



中国经典名著

全元曲

杂剧集锦

(四)

文清校正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| 1 |
| 第一折 | 1 |
| 楔 子 | 7 |
| 第二折 | 9 |
| 第三折 | 14 |
| 第四折 | 22 |
|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| 30 |
| 第一折 | 30 |
| 第二折 | 37 |
| 楔 子 | 46 |
| 第三折 | 48 |
| 第四折 | 56 |
| 海门张仲村乐堂 | 64 |
| 第一折 | 64 |
| 第二折 | 69 |
| 楔 子 | 73 |
| 第三折 | 75 |
| 第四折 | 82 |
| 包龙图智赚合同义字 | 86 |
| 楔 子 | 86 |
| 第一折 | 87 |
| 第二折 | 92 |
| 第三折 | 95 |
| 第四折 | 103 |
|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| 10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折 | 108 |
| 第二折 | 116 |
| 第三折 | 126 |
| 第四折 | 133 |
| 争报恩三虎下山 | 137 |
| 楔 子 | 137 |
| 第一折 | 141 |
| 第二折 | 146 |
| 第三折 | 154 |
| 第四折 | 160 |
|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| 164 |
| 第一折 | 164 |
| 第二折 | 171 |
| 第三折 | 177 |
| 第四折 | 181 |

神奴儿大闹开封府

第一折

(冲末扮李德义同搽旦王腊梅上)(李德义云)小可汴梁人氏，嫡亲的五口儿家属。哥哥李德仁，小生李德义，嫂嫂陈氏，浑家王氏，小字腊梅。我根前无出，哥哥有个孩儿，唤做神奴儿。俺两房头则觑着那孩儿。这个家私，都是哥哥、嫂嫂掌把着。他十分操心，我与二嫂吃着现成衣饭，好不快活也。(搽旦云)李二，如今伯伯、伯娘说，你每日则是贪酒，不理家计。又说俺两口儿积攒私房，你又多在外少在家，一应厨头灶脑，都是我照觑。俺伯娘房门也不出，何等自在。俺两口儿穿的都是旧衣旧袄，他每将那好绫罗绢帛，整匹价拿出来做衣服穿。你依着我言语，将这家私分开了，俺两口儿另住，可不还快活那。(李德义云)二嫂，你坚意要我分另了。俺是敕赐义门李家，三辈儿不曾分另，教我怎么对哥哥说？二嫂再寻思咱。(搽旦云)我那里受的这等气！李二你多吃上几碗酒，假妆个醉，到那里则依着我说，定要分开这家私便了。(李德义云)既然你主意要分开这家私，罢、罢、罢，到那里我则依着你便是。咱和你见哥哥去来。(同下)(正末扮李德仁同大旦陈氏上)(正末云)自家姓李，双名德仁，浑家陈氏，所生一子。当孩儿生时，是个赛神的日子，就唤孩儿做神奴



儿，今年十岁也。我有个兄弟是李德义，娶的王氏。则我那兄弟媳妇儿，有些乖劣。他妯娌不和，他常是闹。自祖父以来，俺家三辈儿不曾分另，敕赐义门李家。大嫂，俺兄弟媳妇口强，你让他些儿，看俺父母的面皮。（大旦云）你说的是，我怎么也与他一般的见识？（正末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我可也自小心直，使钱不会，学经纪。但能勾无是无非，便休说黄金贵。

【混江龙】想为人一世，如今这有钱的谁肯使呆痴？昨日个眉清目秀，今日个便腰屈头低。窗外日光弹指过，席前花影座间移。（云）大嫂，这早晚怎生不见孩儿下学来？（大旦云）孩儿这早晚敢待来也。（僮儿上，云）自家神奴儿便是。下学家中吃饭去。奶奶，我来家了也。（僮儿做哭，见科）（大旦云）孩儿，你来了也，却为甚么啼哭？（僮儿云）奶奶，一般学生每，都笑话我无花花袄子穿哩。（正末唱）见孩儿撒旖旎，放娇痴，心闹吵，眼乜嬉，打阿老，痛伤悲。我把这手帕儿搵了腮边泪，省可里着嗔着恼，你休那等自跌自推。

（云）大嫂，拣个有颜色的段子，与孩儿做领上盖穿。（李德义同搽旦上）（李德义云）来到哥哥门首也。二嫂，俺是共乳同胞的亲兄弟。如今过去呵，着我怎么说的出来？（搽旦云）李二，你只推醉哩，依着我便是。咱过去来（同见科）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我唱喏哩。嫂嫂，唱喏哩。（正末云）呀，兄弟来了也。你不醉了也！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这个



妇人我与他唱喏，他怎么不还我的礼？好生不贤慧那。（大旦云）我还叔叔礼来。（搽旦云）我拜你，你不还我礼也罢。李二是您叔，嫂看父母面皮，也该还李二的礼。李二，还不和他闹哩。（李德义做打偻儿科，云）这小弟子孩儿，怎生不叫我？（正末云）兄弟，是嫂嫂不是了，看我的面皮咱。（唱）

【油葫芦】 你但有酒后便特故里来俺这里，兄弟你可也撒滞滯。（二末云）哥哥，你兄弟心中烦恼，你可知道也？（正末唱）兄弟你心中烦恼我争知？（二末云）我敬意的探望哥哥来，倒受这等的气？（正末唱）你一番价探望哥哥吃的来醺醺醉，你一番价见嫂嫂常只是冲冲气。（搽旦做打调科，云）李二，你来我和你说。如今你那哥哥，还则是向着嫂嫂。你依着我，分开这家私者。（正末唱）你没来由寻唱叫，你可便因甚的？浑家你便见他来则合先施礼，（带云）兄弟，是你嫂嫂不是了也。（唱）今日个您嫂嫂是还礼的迟。

（搽旦云）李二，你不说呵，等到几时？（李德义云）二嫂，你坚心要分另，我和哥哥是一母所生的亲弟兄，怎么开口？（搽旦怒云）你还不说哩。（李德义云）你恼怎的？我则依着你。（李德义做见大末科，云）哥哥，便好道：“老米饭捏杀也不成团”，咱可也难在一处住了。似这般炒闹，不如把家私分开了罢。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你差了也。便是你嫂嫂都不是了呵，也还放着我哩。（唱）



【天下乐】你便有那万件事也合看着我的面皮，你可便情也波知，谁敢道是欺负你，我见他嗔忿忿怒从心上起。（搽旦云）李二，今日好歹要分了这家私罢。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你向着嫂嫂，弟兄上无一些儿情分。你则守着这不贤慧的嫂子住，分开了这家私罢。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你恰才入门来，说你嫂嫂不曾还你的礼，如今可要分家私。（唱）你打破盆则论盆，休的要缠麻头续麻尾，（大旦云）既然小叔和婶子要分开这家私呵，依着他分开了罢。（正末云）噤声！（唱）连你也迎风儿簸簸箕。

（搽旦云）李二，好共歹今日务要把家私分另了罢。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不争分另了这家私，不违悖了父母的遗言？这家私断然分不的。（搽旦云）李二，不要信他，好共歹今日务要把家私分另了罢。（正末唱）

【那吒令】你哥哥劝你，休烦天恼地；大嫂你靠这壁，休推天抢地；孩儿这里耍哩，休啼天哭地。（带云）李大员外、二员外，（唱）俺须是亲手足，您须是亲妯娌，有甚么话不投机。

（搽旦云）伯伯，我这等受气，你那里知道？（正末唱）

【鹊踏枝】丈夫的失了尊卑，媳妇儿不贤慧。他两个一上一下，直留支刺，唱叫扬疾。（搽旦叫科，云）天哟，欺负俺两口儿也！（正末云）噤声！（唱）那里也赵礼让肥，你可甚家有贤妻。



(带云)兄弟，凡百事看着你哥哥的面皮咱。(唱)

【寄生草】我和你须是亲兄弟，又不是厮认义。你今日不相识的故意为相识，你可便不亲的结托为亲戚。兄弟也，你可怎生全不知尽让您这哥哥意？(搽旦云)俺倒不言语，他倒说长道短的。李二，你还不打他哩。(正末唱)你这般揎拳捋袖为因何？枉惹的街坊每耻笑，着亲邻每议。

(搽旦云)李二，他坚意不分家私，你着他弃一壁儿就一壁儿。(李德义云)怎生是弃一壁儿就一壁儿？(搽旦云)他说道祖先三辈儿不曾分另这家私，怕违了父母的遗言。不分便也罢。都是那嫂嫂搬调的您弟兄每不和，你如今着他休弃了嫂嫂，我便不分这家私。这的是弃一壁儿就一壁儿。(李德义云)他是哥哥的儿女夫妻，又无罪犯，怎生着休了他？(搽旦打李德义科，云)我有主意，你则依着我者。(李德义云)也罢，我依着你。哥哥，实不相瞒，这家私三辈儿不曾分另，是父母遗留的言语，俺怎敢违拗。这个也罢。俺家中不和，都是嫂嫂不贤慧。你如今休弃了嫂嫂，我便不分这家私；你若舍不的嫂嫂，便分另了这家私。哥哥你心下如何？(正末云)兄弟也，俺是敕赐义门李家，祖传三辈儿，不曾分另这家私。你要我休了嫂嫂，可也容易，争奈纸墨笔砚俱无。(李德义云)二嫂，咱哥哥说无纸笔。(搽旦云)我这里有剪鞋样儿的纸，描花儿的笔，都预备下了。(李德义云)哥哥，纸墨笔砚都有了也。(正末云)兄弟也，我选个好日子休你嫂嫂。(搽旦云)子丑寅卯，今日正好。则今日是大好日辰，写了罢，写了罢。(正末云)



将来、将来。大嫂也，则被你带累杀我也！（大旦云）员外，我又无罪过，你如何休弃了我？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你写的是着，再不要改移了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后庭花】 您哥哥为人无改移，我这里便要写待写着个甚的？（李德义云）你若无兄弟情呵，留着这妇人罢。（正末唱）不争我便恋着他恩义，怎肯着我弟兄每分在两下里。（搽旦云）李二，你看你哥哥口里便强，手里可不肯写那休书哩。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不必作难，你写了休书罢。（正末唱）兄弟你莫嫌迟，你与我疾忙研墨，我手擎着纸共笔，索将他来便舍弃。则消的我别主媒，再寻一个年少的。

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你既是割舍不的嫂嫂，倒休了你兄弟罢。（正末唱）

【柳叶儿】 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，媳妇儿是墙上泥皮，可不说相随百步尚有徘徊意。（大旦云）员外，咱是儿女夫妻，你怎下的休了我也？（正末唱）我须索依着他那主意，疾忙的休离，大嫂也，你便休题道儿女夫妻。

（云）兄弟也，父母遗留的言语你不听，今日要分另了家私。死于九泉，有何颜见亡父母之面。兀的不气杀我也！（正末气倒科）（大旦哭科，云）员外，精细着，精细着！（李德义云）哥哥，精细着！可怎生是了？（正末作醒科）（唱）



【赚煞尾】你常存着见官的心，准备着告人的意。则你那状本儿如瓶注水，俺亲弟兄看成做了五眼鸡。（搽旦云）俺若欺负你，头上有天哩。（正末唱）你也须索念着好门风祖亡留遗，今日为他谁觅闹寻非，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。你就那般瞒心昧已，就这般生忿忤逆，（云）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休言不报也。（唱）敢只争来早与来迟。（作气死下）

（大旦云）谁想把员外气杀了也。员外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（同僮儿哭科，下）（李德义云）谁想哥哥一口气气死了，丢下你兄弟一个，可怎生是了也！（搽旦云）李二休啼哭，你哥哥已死了也。着嫂嫂领着神奴儿另住守寡。泼天也似家私，都是俺两口儿的。（李德义云）说的是。二嫂，哥哥亡逝已过，则等他埋葬了，这家私都是我的。二嫂，今日称了你的心愿也。（诗云）苦为分居事不公，弟兄情义一场空。堪怜兄长今朝丧，则除是南柯梦里再相逢。（下）

楔 子

（大旦领僮儿上，诗云）天下人烦恼，都在我心头。自从员外亡化过了，可早断七也。家里别无得力的人，则有一个老院公，家私里外，多亏了他。我根前只靠的这个神奴儿。孩儿也，你休门前耍去。（僮儿云）奶奶，我要街上耍去哩。（大旦云）孩儿也，无人领你去。（僮儿云）着老院公领我去。（大旦云）你唤将老院公来。（僮儿云）院公，俺奶奶唤你哩。（正末扮院公上，云）老汉是这李员



外的老院公便是。自从老员外身亡之后，嫂嫂与神奴孩儿另住。见老汉年纪高大，做不的重生活，着我每日看管神奴儿小哥哥。恰才嫂嫂呼唤，不知有何事，须索走一遭去。（见科，云）嫂嫂。唤老汉有何事？（大旦云）院公，孩儿要街上耍去，你领将他去，你便领将他来。（正末云）嫂嫂但放心，老汉手里领将哥哥去，我手里还领将哥哥来。（大旦云）院公，你小心在意，休着我忧心也。（下）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你跟老汉长街市上闲耍去来。（同僮儿做耍科，云）哥哥耍的勾了，则怕嫂嫂家中盼望，俺与你还家去来。（僮儿哭科，云）老院公，我要傀儡儿耍子。（正末云）哥哥休啼哭，我买将来便了。哥哥你只在这桥边站着，等我与你买去咱。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 我将这傀儡儿杆头疾去买，哥哥你莫得胡行休动侧，兀良我刚转过那条街。休着你娘忧心儿等待，我与你大走去可兀的买将来。（下）

（李德义做醉科，上，云）弟兄每休怪，改日还席。（僮儿做叫科，云）兀的不是叔叔？叔叔！（李德义云）是谁唤我哩？（僮儿云）叔叔，是神奴儿叫你哩。（李德义云）兀的不是神奴儿，你在这里做甚么？（僮儿云）老院公领将来，我要个傀儡儿耍，老院公替我买去了，着我这里等他哩。（李德义云）这个老弟子孩儿，我两房头，则觑着神奴一个。倘若马过来踏着孩儿呵，可怎了也！孩儿也，我和你家去来。（僮儿云）我不去，婶子利害。（李德义云）不妨事，放着我哩。我和你家去来。（李德义做抱僮儿科）（净扮何正



冲上，做撞李德义科，云)哥哥休怪，是在下不是了也。(李德义做骂科，云)村弟子孩儿，你眼瞎？撞了我打是么不紧。我两房头则觑着这个神奴孩儿，就如珍珠一般，倘若有些好歹怎了？你是个驴前马后的人。兀那厮，你不认的我？我是义门李家，我是李二员外。你知道我那住处么？下的州桥往南去，红油板搭高槐树，那个便是我家里。(何正云)我非私来乍到，我接包待制大人去哩。(李德义云)你那包待制管的我着？(何正云)噤声！我把你个村弟子孩儿，我不误间撞着你，我陪口相告，做小伏低。你骂我做驴前马后，数伤我父母；我道接包待制大人去，你道包待制敢怎的我？儿也，你便是李二员外，这个小的，是神奴孩儿。你那住处下的州桥往南行，红油板搭高槐树。你常足弯着吉地而行。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，该谁当直，马粪里污的杖子，一下起你一层皮。李二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。(下)(李德义抱僮儿云)我儿，抱着你家去来。(下)

第二折

(搽旦上，云)自家李二嫂便是。自从伯伯亡过已后，那嫂嫂领着神奴儿另住。如今止有神奴儿那小厮，还不称我的意。我一心则待要所算了那小厮，家私便都是我两口儿的。(李德义抱僮儿上、醉科，云)二嫂开门来。(搽旦云)李二回来了，我开开这门。(李德义云)二嫂我醉了也。我抱的神奴儿来，你好看孩儿，卖些好果子儿好烧饼儿与他吃，休惊吓着他。我且歇息去。(李德义做睡科)(搽旦云)李二，你兀的不又醉了也！我知道，你睡去。我如今得



做就做，趁他睡去，便将他勒死了。等他酒醒时，我自有主意。（做拿绳子勒儻儿科，云）你往黄泉做鬼去，休要怨我。（儻儿做慌、哭科，云）婶子，我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婶子你好狠也！怎下的勒杀我也？（搽旦做勒死儻儿科，云）将这小厮勒杀了也，看李二醒来说甚么？（李德义做醒科，云）好酒也！我醉则醉，心上可明白。我记得抱将神奴儿家来，可怎么不见他？二嫂，神奴孩儿在那里？（搽旦云）神奴儿在那里睡哩，你看去。（李德义做看儻儿科，云）你这个不贤慧的妇人，怎下的着孩儿在冷地上睡着？孩儿在这床上睡可不好？你这妇人，怎生这等不贤慧？（做起身看科，云）我儿，你起身来床上睡去。（做再看科，云）哎哟！二嫂，你好狠也！两房头则看着神奴儿一个，你怎么下的将他勒死了。若是嫂嫂要神奴儿，教我把个甚的还他？这场官司，少不的要打。我和你见官去来！（搽旦云）呸！是你抱将来，着我勒杀了他。你是夫主，你主的事，我不依你！我和你见官去，到那里你说一句，我说两句，你说两句，我说十句，我务要对在你身上。我就和你见官去。（李德义云）他倒赖在我身上，似此怎了？（搽旦云）这也容易，你抱将他来，别人又不知道。我和你把这小厮埋在阴沟里。（李德义云）埋在阴沟里，这上面可不显出来？（搽旦云）着石板盖上，再垫上些土儿，踹一踹，便有谁知道？（做埋儻儿科，云）填上些土，泼上些水。哎哟！整累了我一日，可不是个干净。若不是我靠着您，那有这个见识。（李德义云）二嫂，你好狠也！则怕嫂嫂来呵，你自去支吾他。（搽旦云）眼见的神奴儿勒杀了也，家私都是我的。天那！我有这一片好心，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。（同下）（正末上，云）



老汉买傀儡儿回来，不见小哥，不知往那里去了？嫂嫂问呵，着我说甚么的是？我索寻去咱。神奴儿哥哥，那里去了也！（唱）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一合儿使碎我心，半霎儿忧成我病。几条街穿着走，则我这两条腿打折般疼。好着我胆战心惊，急攘攘空侥幸，哎，你个小冤家可也是怎生？我恰才把着手街上闲行，（带云）哥哥要傀儡儿，我去买。（唱）怎生转回头就不知个踪影？

【梁州第七】你莫不大街上逢着甚么驴马？你莫不小巷里撞着甚么车乘？则我这好言好语无心听。我将你来厮将厮领，同坐同行。眼睛儿般照觑，气命儿般看承。他行坐里陪着一个笑脸儿相迎，待飞腾则恨我肋下没稍翎。教我便来来去去脚似撻梭，我可便笃笃末末身如这翻饼，哎哟天那！好教我便慌慌速速手似捞铃。（云）想必哥哥等不得，回家去了。我且到家中看咱。（大旦上，云）院公你来了也。（正末慌科）（唱）则听的，叫咱一声。水浇般不由我浑身冷，我待悔来教我悔不定。（大旦云）神奴孩儿在那里？（正末唱）告嫂嫂休忙且暂停，（大旦云，做哭科）（正末唱）省可里两泪如倾。

（大旦云）院公，怎生不见神奴孩儿？（正末云）嫂嫂，我说则说，你则休烦恼。我和哥哥街上闲耍，哥哥要一个傀儡儿，老汉道你则在这里等着。老汉买傀儡儿去了，急回来不见了哥哥也。（大旦云）不见了孩儿，可怎了也？（正



末云)嫂嫂,你休烦恼,老汉和嫂嫂寻哥哥去。天也早哩!我倒拽上这门,咱寻将去来。(唱)

【四块玉】一壁厢说与厢长,一壁厢报与坊正,恨不的翻过那物穰人稠卧牛城,(做叫云)街衢巷陌,张三李四,赵大王二。(唱)你若见的可便也合通个名姓。不见了小舍人,可教俺也便待怎生?(带云)两房头则觑着哥哥一个哩。(唱)呆老子也我只索与他偿命。

(大旦云)院公,俺两房头则觑着孩儿一个。怎生了也?(正末云)嫂嫂,街上没有,则怕一般小弟兄每送哥哥来家,也不见的。(同做回科)(大旦云)我开开这门,点上灯。院公,我问你咱,你敢打孩儿来?孩儿害怕也敢躲了你,因此上寻不见孩儿。(正末云)嫂嫂你放心,老汉在门首觑着神奴儿哥哥咱。(唱)

【隔尾】我将你怀儿中撮哺似心肝儿般敬,眼前觑当似在手掌儿上擎。(带云)神奴儿哥哥。(唱)我叫道有二千声神奴儿,将你来叫不应。为你呵走折我这腿胫,俺嫂嫂哭破那双眼睛。我这里静坐到天明,将一个业冤来等。

(正末做睡科)(僮儿扮魂子上,云)自家神奴儿是也。老院公领着我街上耍,我要一个傀儡儿耍,老院公替我买去了,我在州桥上等着他。不想遇着俺叔叔,抱将俺家去,俺婶子将绳子勒杀我,埋在阴沟里石板底下压着哩。恐怕老院公不知,我去托一梦与他咱。来到也。老院公,开门



来,开门来。(正末云)哎哟!哥哥来了也,哥哥家里来。(唱)

【牧羊关】我则迫走的你身子困,又嫌这铺卧冷,我与你种着火停着残灯。怕你害渴时有柿子和梨儿,害饥时有软肉也那薄饼。我将你寻到有三千遍,叫道有二千声。怎这般死没堆在灯前立?(带云)小爹爹,家里来波。(唱)你可怎生悄声儿在门外听?

(带云)神奴儿哥哥家里来,是老汉的不是了也。(僮儿哭科)(正末唱)

【骂玉郎】我这里连忙把手多多定,(僮儿哭科)(正末唱)他那里越撒拗放蒙挣,则管里啼天哭地相刁蹬。哎,你个小丑生,世不曾,有这般自由性。

【感皇恩】呀,他那里暗气吞声,侧立傍行。则管里哭啼啼,悲切切,不住泪盈盈。往常时似羊儿般软善,端的似耍马儿般胡伶。(僮儿做哭科,云)老院公,你聒噪甚么?(正末唱)你道我闲聒噪,他那里撒滞滞,不惺惺。

(云)哥哥,谁欺负你来?(僮儿云)老院公,自从你替我买傀儡儿去了,我在那州桥上等你。却遇着俺叔叔,抱的俺家去。俺婶子将绳子勒杀我,埋在阴沟里面石板底下压着。老院公,你与俺做主咱。(正末惊科)(唱)

【采茶歌】听的他说真情,兀的不吓掉了我的魂灵,



天那!急的我战笃速不敢便蓦入门。将我这睡眼朦胧呼唤醒,我只见他左来右去不消停。

(僮儿推正末科,云)老院公,你休推睡里梦里。
(下)(正末做醒科,云)兀的不唬杀我也!原来是一梦。嫂嫂,哥哥来了也。(大旦云)哥哥来了也,哥哥在那里?(正末云)老汉说则说,嫂嫂你休烦恼。老汉在门首,身子困倦,不想睡着了,梦见神奴儿哥哥。他说有叔叔抱他家去,被李二嫂将他勒死了,埋在水沟里面石板底下。哥哥道委实死的苦也。(大旦做哭倒科)(正末做扶大旦科,云)嫂嫂苏醒着!天色明了也,俺到李二家寻去来。(大旦做醒科,云)哎哟!神奴儿,兀的不痛杀我也!(正末唱)

【黄钟尾】我这里潜踪蹑足临芳径,我与你破步撩衣近小亭。见孩儿,世不曾,不由我,不悲哽,天色寒,风力冷,夜迢迢,星耿耿,忽的阴,忽的晴。我则道神奴儿在曲槛闲行,(带云)兀的不是哥哥来了也。(唱)哎!却原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。(同下)

第三折

(李德义同搽旦上)(李德义云)自家李二的便是。二嫂,你好下的手也!自从你搬调的我要分另了家私,将我哥哥气杀了,一应家私,都在手里,你还不足,直把神奴儿勒杀了。儿也!痛杀我也。若是嫂嫂来寻呵,都在你身上。(搽旦云)不妨事,若来时我自有个分晓。我关上这门



者。(正末同大旦上,大旦云)院公,我和你寻神奴儿去来。
(正末云)嫂嫂放心,我不道的饶了李二家两口儿哩。(唱)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 这厮每败坏风俗,搅的俺一家儿不成活路,那吃敲才百计亏图。则他那长舌妻,杀人的贼,教我就怎生轻恕。待和他厮结着衣服,拣一个大衙门将他告去。

【醉春风】 他和我做杀死冤仇,我和他决无干罢处。
(正末叫冤屈科)(大旦云)且休叫,休叫。(正末唱)我可便豁恶气连叫了两三声,嫂嫂也你休将这口来堵,堵。饶你这舌辩如苏秦,口强似陆贾,我看你怎生般分诉。

(云)开门来,开门来。(李德义做慌科,云)二嫂,兀的不唤门哩!可怎了也?(做开门科,云)我开开这门。(正末扯科,云)你强要家私,勒死了孩儿,更待干罢也。(李德义背云)这事怎了?我可怎生支吾他去?(搽旦云)伯娘,你来俺家有何事?(大旦云)我来寻神奴儿来。说叔叔抱将来在你家里。(搽旦云)谁曾见你那神奴儿来?他来俺家里做甚么?(正末云)神奴儿在你家里。(李德义云)这个老弟子孩儿,神奴儿做甚么到俺家里?(大旦云)是叔叔抱将孩儿来家也。(李德义云)几曾抱那孩儿?我和你问街坊每去,可谁见来?(正末唱)

【红绣鞋】 你也不索硬打挣去街坊上么喝,神奴儿死尸骸只在这水沟里埋伏,(搽旦做慌科,云)谁和你说在



水沟里埋着?如今在那里?在那里?(正末唱)孩儿也向那梦儿里依本画葫芦。他为甚的便慌笃速,一句句紧支吾?您正是贼儿胆底虚。

(李德义云)神奴儿委实不在俺家里。(大旦云)叔叔,是你抱将孩儿来了也。(李德义云)我抱将来,谁见证?你自寻去。(正末云)你休闹,我自寻去。(唱)

【迎仙客】又不曾下甚雨水,因甚这般湿泥淤?(搽旦云)是泼下的恶水。(正末唱)你道是水沙儿谁人糝上土?(搽旦云)见这块儿凹,扫了些粪草土儿填上,又洒了些水儿。俺家的勾当,要你管着我?(正末唱)这石板为甚撇开?(搽旦云)天晴开水道,下雨不足弯泥。我开沟来,开沟来!(正末唱)这水路因何当住?(搽旦云)雨下的紧了,怎么不漫出水来?神奴儿在那里?你自寻么?(正末唱)不索你便将我来催促,我与你便慢慢寻将去。

(云)嫂嫂,他故意的藏了尸首也。(搽旦云)李二你来。这妇人年纪小,守不的那空房,背地里有奸夫所算了他孩儿,故意的来俺这里展赖。你问他要官休也私休。(李德义云)说的是。嫂嫂你要官休也私休?(大旦云)怎么是官休?怎么是私休?(李德义云)你若是官休呵,我告到官中,三推六问,吊拷绷扒。你无故因奸气杀俺哥哥,谋害了侄儿,不怕你不招;你若是私休呵,你将那一房一卧都留下,则这般罄身儿出去,任你改嫁别人,这个便是私休。(大旦云)我肚里胆壮,怕做甚么。我情愿和你见官去。(正末



云)我和你见官去来。(同下)(净扮孤领张千上)(孤诗云)官人清似水，外郎白似面。水面打一和，糊涂做一片。小官是本处县官，今日升厅，坐起早衙。张千喝擗箱放告。(李德义、搽旦扭大旦、正末同上)(李德义做叫科，云)冤屈也!(张千云)拿过来。(众见跪科)(孤云)你这一行人告甚么?(李德义云)相公可怜见。这个是我嫂嫂，背地里有奸夫，这老子他尽知情。气杀了我哥哥，所算了我侄儿，都是这妇人。告大人与小的做主咱。(孤云)那人命事，我那里断的?张千与我请外郎来。(张千云)令史相公有请。(丑扮外郎上，诗云)天生清干又廉能，萧何律令不曾精。才听上司来刷卷，登时唬的肚中疼。自家姓宋名了人，表字脏皮，在这衙门里做着个令史。你道怎么唤做令史?只因官人要钱，得百姓们的使；外郎要钱，得官人的使，因此唤做令史。我正在私房里打盹，张千来请，不知有何事?(做见张千科，云)张千，你唤我做甚么?(张千云)相公请你断事哩。(外郎云)料着是告状的，又断不下来，唤我哩，我见相公去。张千，报复去，说我外郎来了也。(张千报科，云)相公，外郎来了也。(孤云)道有请。(张千云)请进去。(外郎见科，云)相公请我来有何事?(孤见外郎跪科，云)外郎，我无事也不来请你。有告人命事的，我断不下来，请你来替我断一断。(外郎云)请起来，外人看着不雅相。兀那一行人，那个是原告?(李德义云)小人李二，便是原告。(外郎做看李二科，云)哦，这厮!我那里曾见他来。哦、哦、哦，是那一日巡街去，来到他家门首，我讨个凳儿坐一坐，他就不肯拿出来。我儿也，你今日犯到我这衙门里来。张千，与我采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



(李德义过银子，舒指头科)(外郎做看科，云)你那两个指头瘸?可又来，晚夕送来。你这一行人，那个是原告?那个是被告?兀那厮，你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你告甚么?对我从实的说来。说的是也罢，说的不是，着实打呀。(李德义云)相公可怜见。这个是我嫂嫂，背地里有奸夫，这老子他尽知其情。气杀了我哥哥，所算了我侄儿，都是这妇人。告大人与小的做主咱。(外郎云)这个是人命的事。看起来这个妇人，是个不良的。张千，将这妇人采近前来。兀那妇人，你怎生气杀丈夫?勒杀亲儿?与我从实的说来。(大旦云)小妇人并不曾气杀丈夫，勒杀亲儿。(外郎云)这厮不打不招。张千，与我着实打者。(张千云)招了罢。(打科)(外郎云)将这妇人采在一壁，将那老子采近前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外郎云)兀那老人，这妇人怎生气杀丈夫?勒杀亲儿?你与我从实的说来。(正末云)相公可怜见。俺嫂嫂并无奸夫。(外郎云)看起来偷寒送暖，都是你这老弟子。张千与我打着者。(张千做打科，云)快招了罢。(打科)(外郎云)兀那老子，我问你，他那丈夫无了多少时也?(正末云)相公，听老汉慢慢的说一遍咱。(唱)

【石榴花】俺哥哥死尽七不曾把灵除，(外郎云)这妇人必定有奸夫。(正末唱)俺嫂嫂可无倚靠现持服。(外郎云)怎生勒杀亲儿来?(正末唱)当日个为孩儿撒拗便啼哭，(外郎云)那小厮哭，可为甚么?(正末唱)他待要长街市上耍去，(外郎云)谁领将他去来(正末唱)只老汉和他步步相逐。(外郎云)你领他到那里去?(正末云)哥哥要傀儡耍，老汉说我买去。(唱)转回头百般的无寻处，(外郎云)



你可在那里寻他来?(正末唱)绕着这前街后巷两头寻覷。
(外郎云)你曾问人来么?(正末唱)撞着这个那个多曾分付，神奴儿端的见来无。

(外郎云)你也还到那里去寻他来?(正末唱)

【斗鹤鹑】 绕着那土市街头，(外郎云)你寻到多早晚来?(正末唱)直走到天昏日暮。(外郎云)你可多早晚回家去?(正末唱)老汉还家时才过初更，比到来恰交二鼓。(带云)其时朦胧睡里，梦见神奴儿也曾道来。(唱)他道婶子也把咽喉紧紧的掐住，勒的他一命卒。可怜那做爷的命掩黄泉，做儿的又身归也那地府。

(外郎云)李二告这妇人，勒杀他亲儿哩。(正末唱)

【上小楼】 李二也天生狠毒，可便的心生嫉妒。俺家里偌大的房屋，许富的家私，则觑着神奴。(外郎云)李二根前有甚么小的?(正末唱)那李二呵也无男，也无女，单则是一夫一妇，你可便着谁来抵当门户?

(外郎云)看将起来，气杀丈夫，勒杀亲儿，眼见的这神奴儿不是他那亲生嫡养的，因此上把他勒杀了。莫不是个义儿么?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 做儿的不是义儿，做母的也不是义母。想着他咽苦吐甘，偎干就湿，怎生抬举。休说道十月怀耽，



长立成卜，且则说三年乳哺，怎下的生割断他那子母每肠肚？

（外郎云）兀那妇人，你既是与他从小里夫妻，你怎生气杀丈夫？谋害了亲儿性命？与奸夫图谋他家私？你若不招呵，我不道的饶了你也。从实招了者。（大旦云）冤屈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十二月】俺嫂嫂与员外从小里媳妇，他可使 掌把着门闾。你道他将亲来所图，你道他抵盗那财物。这公事凭谁做主，都是他二嫂妆诬。

（外郎云）他若有奸夫呵，快快与我指攀出来。（正末唱）

【尧民歌】 呀！他是个好人家平白地指着奸夫，（外郎云）我好歹要这桩事断的明白。（正末唱）哎，你一个水晶塔官人忒胡突。便待要罗织就这文书，全不问实和虚。（外郎云）你快与我招了者。（正末唱）则管你招也波伏，外郎呵自睿付，兀良可是他做来也那不曾做？

（外郎云）我为吏一生清正，不受民财，那个不知道。（正末唱）

【耍孩儿】你可甚平生正直无私曲？我道您纯面搅则是一盆糊。若无钱怎捱得你这登闻鼓？便做道受官厅党太



尉能察雁，那里也昌平县狄梁公敢断虎。一个个都吞声儿就牢狱，一任俺冤仇似海，怎当的官法如垆。

(外郎云)这个是人命事，和他说甚么来。不打不招，张千，将那泼妇人打着者。(张千打科，云)招了罢，招了罢。(大旦云)我并无此事，招不得。(外郎云)这厮赖肉顽皮，不打不招。张千，着实打者。(张千打科，云)招了罢，招了罢。(外郎云)兀那妇人，你招也是不招?(大旦云)我是好人家女，好人家妇，我那里受的这等拷打，我葫芦提招了罢。是我有奸夫，气杀丈夫，所算了孩儿，都是我来。(外郎云)既是招了，也不屈，你画了字。张千，将长枷来，上了长枷，下在死囚牢里去。(大旦云)天那，谁与我做主也?(正末云)嫂嫂，痛杀我也!做叔叔的图谋了家私，婶子儿勒杀了侄儿。官儿糊突，令史贪赃，等包待制大人下马呵。(唱)

【煞尾】 凭着我纸儿上写着这一一的犯由，怀儿里揣着这重重的痛苦。只待他包龙图来到南衙府，拚的个接马头一气儿叫道有二千声屈。(下)

(大旦云)天那，着谁人与我做主也?(下)(外郎云)李二，你是个原告，出去随衙听候。(李德义云)理会的。(同搽旦下)(外郎云)张千，你伏侍我一日，辛苦了，不曾吃饭。张千，你自吃饭去。如今新官下马，我待接新官去也。(下)(孤云)你看么，断事一日，饭也不曾吃。外郎和张千都去了，着一个抬抬这桌子也好。罢、罢、罢，我自家



端着这桌子罢，（做掇卓科，下）

第四折

（外郎同张千上）自家宋了人的便是。如今新官下马，有许多文书不曾攒的，如今日在此攒这文书。张千，有一应闲杂人等，休放过来，若有人来打搅我，我不道的饶了你哩。（李德义上，云）自家李二的便是。闻说包待制大人下马，这文书不曾完备。我如今见令史去，可早来到也。张千哥，令史相公在那里？（张千云）正在司房里攒文书哩。一应闲杂人等，都不放过去。（李德义做拖开张千、见科，云）令史相公，我这桩事不曾了，怎生可怜见？（外郎努嘴）（张千拖李德义科，云）我说令史攒文书哩，出去，出去。（李德义做出科，云）张千哥，怎生方便？我见令史相公说一句话。（做见外郎科，云）令史相公，无多银子，只五两送相公买钟酒吃。（外郎云）张千，看茶来与二哥吃。这桩事都在我身上。二哥，你自家去。（李德义云）都在相公身上。我家去也。（下）（外郎云）张千，抬了书案，跟着我接新官去来。（同下）（正末扮包待制领张千上，云）老夫包拯是也。西延边赏军回来，到这汴梁城中。张千，摆开头踏，慢慢的行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喝科）（正末唱）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恰才个上西延奉诏赏三军，这回来敢辞劳顿。乘驿马，到仪门，避不的远路风尘，望南衙内急忙进。



(神奴儿扮魂子上,打拦路马前转科)(正末云)好大风也!别人不见,惟有老夫便见,马头前一个屈死鬼魂。兀那鬼魂,你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?跟老夫开封府里去来。(魂子旋下)(张千排衙上,云)喏,在衙人马平安,抬书案。(正末上,云)老夫升厅坐早衙者。张千,唤的当的当该司吏来。(张千云)当该司吏安在?(外郎上,云)来了。你都在司房里躲着,厅上唤哩,我答应去。(做见科,云)小的每是当该司吏。(正末云)兀那司吏,有甚么合金押的文书,将来我看。(外郎云)理会的。(外郎做递文书科,云)文书在此。(正末云)这个是甚么文卷?(外郎云)这个是在城李阿陈,因奸气杀丈夫,勒杀亲儿。前官断定了,大人判个斩字,拿出去杀坏了罢。(正末云)这一行人都有么?(外郎云)都有。(正末云)都与我唤上厅来。(外郎云)张千,把李阿陈一起都拿过来者。(张千拿李德义、大旦上科,云)当面。(外郎云)大人,则这个便是李阿陈一起。(正末云)兀那厮,说你那词因。(李德义云)我哥哥是李德仁,小的是李德义。俺嫂嫂有奸夫,气杀俺哥哥,所算了侄儿。大人与小的每做主咱。(正末云)谁是那李阿陈?(大旦云)小妇人便是。(正末云)兀那李阿陈,我问你咱。(唱)

【庆东原】谁主意把你家私竟?(大旦云)是小叔叔来。(正末云)李德义你听得么?(唱)谁气的男儿命不存?(大旦云)也是小叔叔来。(正末云)李德义你听得么?(唱)却原来将亲兄气杀都是伊生忿。(李德义云)大人,不干小的事。都是我这嫂嫂,他不和六亲,气杀俺哥哥,勒杀孩儿,都是他来。(正末唱)你道他不和六亲?(李德义



云)大人若不信,则问街坊邻舍便是。(正末唱)噤声!索问甚么街坊四邻?(带云)李德义,你若不招呵。(唱)一顿打敢着你死有十分。(带云)兀那李德义。(唱)我则问你状内词因,不要你将枝稍隐。

(云)这文状上有个院公,可怎生不见?(外郎云)院公下在牢中哩。(正末云)他有甚么罪过,下在死囚牢里?与我提将来者。(张千云)院公死了也。(正末云)怎么死了。(外郎云)院公生一个大刺唬癩死了也。(正末唱)

【搅箏琶】只你这批头棍,屈打死那平民。现如今暴骨停尸,是坐着那一款罪犯招因?小叔儿和嫂嫂干寻衅,令史每死也波钱亲,背地里揣与些金银。休想那正眼儿敢觑着原告人,我将你拔树连根。

(云)这桩事,必然暗昧。兀那李德义,你那侄儿那里去了?(李德义云)是俺嫂嫂同奸夫所算了他来。(正末云)兀那李阿陈,说你那词因。(大旦云)告大人息雷霆之怒,罢虎狼之威。小妇人与李大是儿女夫妻。当日李二要分另家私,李大便道:俺是敕赐的义门李家,三辈儿不曾分另,你如何要分另?一口气气杀俺丈夫。有神奴孩儿,要街市上耍去,院公引的孩儿到州桥左侧。孩儿要傀儡儿耍子,院公买傀儡儿去了,不期李二撞见孩儿,抱的家去,婶子将孩儿勒死了。我与院公寻去,他倒说我有奸夫,所算了孩儿。不由分诉,拖到宫中,三推六问,吊拷绷扒,屈打成招。今日投至见大人,似那拨云见日,昏镜重明。柔软



莫过溪涧水，不平地上也高声。大人怀揣万古轩辕镜，照察我这衔冤负屈情。(正末云)兀那司吏，这妇人口内词因，怎生和这状子上不同那?(外郎云)大人，他都是那揭帖上学定了的，休听他说。这妇人有奸夫，勒杀亲儿，都是他来。(正末云)兀那李阿陈，我再问你咱。(唱)

【雁儿落】你莫不是李员外娶的后婚?(大旦云)俺是绾角儿夫妻，持过公婆孝服，埋殡夫主，每自的浇茶奠酒上坟哩。我家是敕赐义门李氏，怎敢辱抹家门?大人可怜见。(正末唱)他道是绾角儿成秦晋。他去那公婆行持孝服，他将亲夫主才埋殡。

【得胜令】每日价浇茶奠酒上新坟，怎肯贪图淫欲辱家门。你道他所算了孩儿命，我道来须是他嫡母亲。想着他生身，他曾受十月怀耽孕，抬举得成人，他也曾有三年乳哺恩。

(云)你看这李阿陈口内词因，与这状子上不同，其中必然暗昧着，老夫怎生下断。中间但得一个干证的来，可也好也。(何正上，见正末跪科，云)喏!小的是何正。(正末云)你是何正，这桩事怎来?你说。(何正云)小的姓何名正，是衙门中祇候人。我则道大人唤何正哩?(正末云)你看老夫波。他是衙门中一个祇候人。老夫年纪高大，耳背了，既然不干你事，你去。(何正下)(做见李德义、鬲科，云)我那里见这厮来哦，你是那李二员外。(何正做打科，云)快招!快招!(正末云)何正做甚么，将那李德义这



般打也？(何正云)大人断事，小的每是祇候人，官不威牙爪威。(正末云)你看这厮胡说，下厅去。(何正又打李德义科)(正末云)你看何正那厮，好无礼也。(唱)

【沉醉东风】他去那原告人十分觑问，眼见的那被告人九分关亲。他将李阿陈相哀悯，他去那李二行百般的施仇恨，料应来必有个缘因。我见他两次三番如丧神，早难道肋底下插柴自稳。

(云)张千，拿下何正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张千做拿何正科)(正末云)你为甚么将这李德义来揪搦搥打？必然官报私仇。说的是万事都休。说的不是，将铜铡先切了你那驴头。(何正云)大人息怒，听小的从头至尾慢慢的说一遍：当日大人去西延边赏军去。小的听的大人回还，忙离府地，急出衙门，远接大人前去。来到州桥左侧，带酒慌速，不误间撞了他一交。他怀里抱着个小的，叫做神奴儿。我陪言相告，做小伏低，他恼骂不绝，数伤父母。我本唬吓他一句道：我非私来乍到，迎接包待制大人去。他道：包待制便怎的我？(李德义做怕科)(何正云)我儿也，我且饶你这一句。谁想大人升厅，唤小的何正下厅去，看见了这厮，便好道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向厅前揪搦搥打，也只是报州桥左侧毁骂这场的仇恨，别无他意。(诗云)包爷爷高抬明镜，非干我言多伤行。见李二抱定神奴，是小人叫名何正。(正末云)兀那李二，你将的神奴儿那里去了？(李德义云)我抱了家去，分付与妻子王氏来。(正末云)我问你咱，你娶的妇人，是儿女夫妻，是半路里娶



的?(李德义云)是半路里娶的。(正末云)何正,与我拿将那妇人来者。(何正云)理会的。(李德义云)你认的我家里么?(何正云)你不道来,下的州桥往南行,红油板搭高槐树哩。(下)(搽旦上,云)自家李二的浑家。正在家中闲坐,这一会儿有些眼跳,不知有甚么人来?(何正上,云)来到李家门首也。(做见搽旦科,云)兀那妇人,大人衙门里唤你哩。(搽旦云)我不怕你,就和你见大人去。(同见正末科)(何正云)当面。(正末云)兀那妇人,你知罪么?(搽旦云)大人,小儿犯罪,罪坐家长,干小妇人每甚么事?(正末云)这妇人也说的是。小儿犯罪,罪坐家长。你出去。(搽旦出门做打呵欠、睡科)(神奴儿扮魂子打搽旦科,云)丑弟子,你不说怎么?(搽旦慌科,云)气杀伯伯也是我来,混赖家私也是我来,勒杀侄儿也是我来,是我来,都是我。来。(何正云)你看他。(正末云)何正。(何正云)有。(正末云)为甚么这般大惊小怪的?(何正云)大人,那妇人出的衙门,搦着那手,他说:气杀伯伯也是我来,混赖家私也是我来,勒杀侄儿也是我来,是我来,是我来,都是我。来!(正末云)与我拿过来。(何正做拿搽旦、见科)(正末云)兀那妇人,你说那词因。(搽旦云)我有甚么词因?小儿犯罪,罪坐家长,干我甚的事!(正末云)既无词因,不干你事,出去。(搽旦做出门打呵欠、睡科)(魂子打科)(搽旦招科)(何正拿见正末科)(如此三科)(正末云)何正,你敢戏弄老夫么?你从实的说,说的是便罢,说的不是,我不道饶了你哩。(何正云)好是奇怪。(做沉吟科,云)哦,我知道了也。(唱)



【甜水令】好教我便烦恼恼，个敞个敞焦焦，嗔嗔忿忿，都变做了笑欣欣。我这里亲举霜毫，写道牒文，使颗印信，将着去衙门外把火烧焚。

(云)大家小家儿，有个门神户尉。何正，你将这道牒文，衙门外烧了者。(何正做接科，云)理会的。(正末诗云)老夫心下自裁划，你将金钱银纸快安排。邪魔外道当拦住，只把那屈死的冤魂放过来。(唱)

【折桂令】嘱付那开封府户尉门神，当住他那外道邪魔，放过他这屈死冤魂。(何正云)我烧了纸，一阵好大风也，(放魂子进门科)(正末云)别人不见，惟有老夫便见。(唱)见一阵旋风儿打个盘涡，足律律绕定阶痕。(云)兀那鬼魂，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？你说，我与你做主咱。(魂子诉词云)告大人停嗔息怒，听孩儿细说缘故：俺母亲婶子不和，因此上分家另住。当日我学里回家，我待要街上觑觑。老院公领我出门，来到那十字大路。我见个卖傀儡的过来，院公道我与你买去。等院公不见回身，撞见我嫡亲叔父。领的我到他家中，俺婶婶便生嫉妒。将麻绳拴住脖子，勒的我登时命卒。一灵儿荡荡悠悠，每日家嚎珮痛哭。正撞见你这清耿耿无私曲的待制爷爷，与我这没投奔屈死的神奴儿做主。(正末云)哎，好可怜人也！(唱)他和那亲兄长无此儿义分，将一个小孩儿屈死在荒村。叵奈顽民，簸弄钱神，便应该斩首云阳，更揭榜晓谕多人。

【收江南】呀！谁着你个逆风儿点火落的这自烧身，



便不念自家骨肉自家亲，也须知举头三尺有灵神。今日到南衙来勘问，才见得我老龙图就似那一轮明镜不容尘。

（云）一行人听我下断：本处官吏，不知法律，错勘平人，各杖一百，永不叙用。王腊梅不顾人伦，勒死亲侄，市曹中明正典刑。李德义主家不正，知情不首，杖断八十。何正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重赏花银十两。将应有的家私，都与李阿陈永远执业。设一个黄箒大醮，超度神奴儿升天。（词云）则为这搅家泼妇心愚鲁，故要分居灭上祖。若不是包龙图剖断不容情，怎结束神奴儿大闹开封府。

题目 包龙图单见黑旋风

正名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



朱太守风雪渔樵记

第一折

(冲末扮王安道上，诗云)一叶扁舟系柳梢，酒开新瓮
 鲊开包。自从江上为渔父，二十年来手不抄。老汉会稽
 郡人氏，姓王双名安道。别无甚营生买卖，每日在这曹娥
 江边堤岸左侧，捕鱼为生。我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是朱买臣，
 一个是杨孝先，他两个每日打柴为活。我那兄弟朱买臣，
 有满腹才学，争奈文齐福不齐，功名得不到手，在这本处
 刘二公家为婿。今日遇着暮冬天道，纷纷扬扬，下着如此
 般大雪，两个兄弟山中打柴去了。老汉沽下一壶儿新酒，
 等两个兄弟来时，与他荡寒。我且在这避风处等待着，这
 早晚两个兄弟敢待来也。(正末扮朱买臣同外扮杨孝先
 上)(杨孝先云)哥哥，你看这般大雪呵，怎生打柴？不如回
 去了罢。(正末云)小生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，姓朱名
 买臣。幼年颇习儒业，现今于本庄刘二公家作赘。有妻是刘
 家女，人见他生得有几分人才，都唤他做玉天仙。此女颇
 不贤慧，数次家和小生作闹，小生只得将就让他些罢了。
 小生在这本庄上，结义了两个朋友，哥哥是王安道，兄弟
 是杨孝先。哥哥是个捕鱼的渔夫，兄弟杨孝先和小生一般
 负薪为生。俺弟兄每日在堤圈左侧，闲谈一会。今日纷纷
 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，冻的手都僵的，怎生打柴？(叹
 科)(云)朱买臣，你如今四十九岁也，功名未遂，看何年



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!(杨孝先云)哥哥,想咱每日打柴,几时是了也?(正末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十载攻书,半生埋没,学千禄。误杀我者也之乎,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。

【混江龙】老来不遇,枉了也文章满腹待何如?俺这等谦谦君子,须不比泛泛庸徒。俺也曾蠹简三冬依雪聚,怕不的鹏程万里信风扶。(云)孔子有言: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天那!天那!(唱)我如今空学成这般瞻天才,也不索着我无一搭儿安身处。我那功名在翰林院出职,可则划地着我在柴市里迁除。

(杨孝先云)哥哥,似俺杨孝先学问不深,这也罢了。哥哥,你今日也写,明日也写,做那万言长策,何等学问,也还不能取其功名,岂非是个天数?(正末云)常言道:皇天不负读书人。天那!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!(唱)

【油葫芦】说甚么年少今开万卷余,每日家长叹吁,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。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,咱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。我空学成七步才,漫长就六尺躯。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,怎生来偏着我风雪混樵渔?

【天下乐】我一会家时复挑灯来看古书,我可便踣也波蹶,那官职有也无,一会家受饥寒便似活地狱。则俺这朱买臣,虽不做真宰辅,(云)我虽然不做官,却也和那



做官的一般。(杨孝先云)哥哥,可怎生与做官的一般?(正末唱)俺可也伴着他播清名一万古。

(杨孝先云)哥哥说的是。(正末云)那江岸边不是哥哥的渔船?待我叫他一声。(做叫科,云)哥哥。(王安道云)俺两个兄弟来了也,快上船来!(做上船科)(王安道云)你两个兄弟请坐,老汉沽下一壶儿新酒,等你来荡寒,咱就此处闲攀话咱。(杨孝先云)雪下的紧,着哥哥久等也。(王安道做递酒科,云)兄弟满饮一杯。(正末云)哥哥先请。(王安道云)兄弟请。(正末做饮酒科)(王安道再递酒科,云)孝先兄弟,满饮一杯。(孝先做饮科)(王安道云)兄弟,咱闲口论闲话。我想来这会稽城中有钱的财主每,不知他怎生受用,兄弟细说一遍。我试听咱。(正末云)哥哥,便好道风雪酒家天。据着哥哥说呵,也有那等受苦的人;据着你兄弟说呵,也有那等受用的人。(王安道云)兄弟也,可是那一等人受用?(正末云)哥哥且休题别处,则说会稽城中有那等仕户财主每,遇着那太热的时节,他也不受热;遇着那太冷的时节,他也不受冷。哥哥不信时,听你兄弟说一遍咱。(王安道云)兄弟,你道那财主每,他冬月间不受冷,夏月间不受热,你说的差了也。可不道冷呵大家冷,热呵大家热,偏他怎生受用?你说,你说!(正末唱)

【村里逐鼓】他道下着的是国家祥瑞,(带云)哥哥,这雪呵,(唱)则是与那富家每添助,(王安道云)那富贵的人家,怎生般受用快活?(正末唱)他向那红垆的这暖阁,一壁厢添上兽炭,他把那羊羔来浅注。(王安道云)红垆暖



阁，兽炭银瓶，饮着羊羔美酒，遇着这等大雪，果然是好受用也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他一来可也会受用，第二来又遇着这般好景致。（唱）门外又雪飘飘，耳边厢风飒飒，把那毡帘来低簌，（王安道云）看这等凛冽寒天，低簌毡帘，羊羔美酒正饮中间，还有甚么人扶侍他？（正末唱）一壁厢有各刺刺象板敲，听波韵悠悠佳人唱，醉了后还只待笑吟吟酒美沽，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这一会儿雪大风紧越冷了也！（正末唱）哎，哥也，他每端的便怎知俺这渔樵每受苦？

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想来你学成满腹文章，受如此穷暴，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？（正末唱）

【元和令】总饶你似马相如赋《子虚》，怎比的他石崇家夸金谷。（王安道云）那有钱的怎如你这有学的好也？（正末唱）岂不闻冰炭不同垆，也似咱贤愚不并居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见这会稽城市中的人，有穿着那宽衫大袖的乔文假醋，诗云子曰，可不知他读书也不曾？（正末唱）他则待人前卖弄些好妆梳，扮一个峨冠士大大。

（王安道云）似他这等奢华受用，假扮儒士，难道就无有人识破他的？（正末唱）

【上马娇】那一等本下愚，假扮做儒，他动不动一刻地谎喳呼。见人呵闲言长语三十句，（王安道云）怕不的他外相儿好看，只是那腹中文章须假不得。（正末唱）他虚道是腹隐九经书。



【胜葫芦】可正是天降人皮包草躯，(王安道云)他也曾看书么?(正末唱)学料嘴不读书。他每都道见贤思齐是说着谬语。那里也温良恭俭?(王安道云)那礼节上便不省的，倘遇着人说起诗词歌赋来，怎生答应?(正末唱)那里也诗词歌赋?端的个半星无。

(王安道云)兄弟，我今日也捕不的鱼，两个兄弟也打不的柴，咱各自还家去罢。孝先兄弟，你家中借一担柴，与你哥哥将的家去，争奈媳妇儿有些不贤慧，免得他又要吵闹。(正末唱)

【寄生草】见哥哥把那鱼船缆，冻的我手怎舒?(王安道云)兄弟，好大雪也。(正末唱)正值着扬风搅雪可便难停住。你待要收纶罢钓还家去，哎，哥也!只怕你披蓑顶笠迷归路。似这等战钦钦有口不能言，(带云)看了哥哥和兄弟这个模样呵，(唱)还说甚这晚来江上堪图处?

(正末同孝先下)(王安道云)俺两个兄弟去了也，老汉也撑船还家去罢。(下)(外扮孤领祗从上，诗云)寒窗书剑十年客，智勇干戈百战场。万里雷霆驱号令，一天星斗焕文章。小官乃大司徒严助是也。小官以儒术起家，累蒙擢用，现拜大司徒之职。奉圣人的命，着小官遍巡天下，采访文学之士。今来到此会稽城外，风又大，雪又紧，左右摆开头踏，慢慢的行。(应科)(正末同孝先冲上)(祗从做打科，云)璘!甚么人?避路!(孝先下)(孤云)住者。两个人冲着我马头，被祗从人打将一个去了，只有这一个放下他



那钩绳匾担，立在道傍。明明是个打柴的了，怎么身边有一本书？想必是个读书的，我试问他咱。兀那打柴的，大雪之中，因何冲着我马头？（正末云）小生是一个贫穷的书生，低着头迎着风雪，走的快了些，不想误然间冲着马头，望大人则是宽恕咱。（孤云）你既然是读书之人，为何不进取功名？却在布衣中负薪为生，莫非差矣？（正末云）大人，自古以来，不只是小生一个，多少前贤，曾受窘来。（孤云）你看此人贫则贫，攀今览古，像个有学的。我就问你前贤有那几个受窘来，你试说一遍，小官拱听。（正末云）大人不嫌絮烦，听小生慢慢的说一遍咱。（唱）

【后庭花】想当日传说曾板筑，（孤云）传说板筑，殷高宗建为太宰。还再有谁？（正末唱）更有那倪宽可使曾抱锄。（孤云）倪宽是我武帝时御史大夫，还再有谁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宁戚曾歌牛角，（孤云）宁戚叩角而歌，齐桓公举为上卿。还再有谁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韩侯他也曾去钓鱼。（孤云）韩侯就是那三齐王韩信，果然曾钓鱼来。可再有谁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秦白起是军卒，（孤云）那白起是秦将，起于卒伍之中。再呢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苏秦田无半亩。（孤云）苏秦后来并相六国，可怎么冻的他死？再呢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公孙弘曾牧猪，（孤云）那公孙弘也是我汉朝的宰相，曾牧猪于东海。再呢？（正末唱）有一个灌将军曾贩屨。（孤云）那灌婴我只知他贩缯，却不知他贩屨。（正末唱）朱买臣一略数，请相公听拜覆。

【青哥儿】哎，我这里叮咛、叮咛分诉，这都是始



贫、始贫终富。(带云)且休说别的，则这一个古人，堪做小生比喻。(孤云)可是那个古人?(正末唱)则说那姜子牙，正与区区可比如。他也曾朝歌市里为屠，蟠溪水上为渔，直捱到满头霜雪八旬余，才得把文王遇。

(孤云)看此人是个饱学的人。贤士，你说了一日，不知你姓甚名谁?(正末云)小生姓朱名买臣。(孤云)谁是朱买臣?(正末云)小生便是。(孤云)左右，快接了马者!我寻贤士觅贤士，争些儿当面错过了。久闻贤士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幸遇尊颜，实乃小官万幸也。(正末云)不敢!不敢。(孤云)贤士，你平日之间，曾做下甚么功课来?(正末云)小生有做下的万言长策，向在布衣，不能上达，望大人略加斧正咱。(孤云)你将来我看。(做看科，云)嗨!真乃龙蛇之体，金石之句!贤士，我与你将此万言长策献与圣人，到来年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我举保你为官，你意下如何?(正末云)若得如此，多谢了大人。(唱)

【赚煞】一转眼选场开，发了愿来年去，直至那长安帝都，(孤云)据凭贤士锦绣文章，何所不至!(正末唱)凭着我锦绣也似文章敢应举。(孤云)明年去，也是迟了。(正末云)大人，你道为何，这几年不进取功名来?(孤云)这可是为何?(正末唱)也是我不得时可便韞椟藏诸，我若是的鳌鱼，怕不就压倒群儒?(孤云)贤士，你若去进取功名，岂在他人之下。(正末唱)我着普天下文人每，那一个不拱手的伏!(孤云)请贤士收拾琴剑书箱，来年应举去也。(正末云)大人，别的书生用那琴剑书箱，小生则用着身边



一般儿物件，夺取皇家富贵。(孤云)贤士，可那一般儿物件？(正未唱)凭着这砍黄桑的巨斧，端的便上青霄独步，(云)别的书生说道月中丹桂，若到的那里，折得一枝回来，足可了一生之愿。不是我朱买臣敢说大言也，(唱)落可便我把那月中仙桂剖根除。(下)

(孤云)贤士去了也。小官不敢久停，将此万言长策，献与圣人走一遭去。(诗云)虽未相逢早识名，为将长策献朝廷。买臣若不遭严助，空作樵夫过一生。(下)

第二折

(外扮刘二公同旦儿扮刘家女上，诗云)段段田苗接远村，太公庄上戏儿孙。庄农只得锄刨力，答贺天公雨露恩。老汉姓刘，排行第二，人口顺都唤我做刘二公。嫡亲的三口儿家属，一个婆婆，一个女孩儿。婆婆早年亡逝已过。我这女孩儿生的有几分颜色，人都唤他做玉天仙。昔年与他招了个女婿，是朱买臣。这厮有满腹文章，只恨他偎妻靠妇，不肯进取功名。似这般可怎生是好？(做沉吟科，云)哦，只除非这般，孩儿也，你去问朱买臣讨一纸儿休书来。(旦儿云)这个父亲，越老越不晓事了。想着我与他二十年的夫妻，怎生下的问他要索休书？(刘二公云)孩儿也，你若讨了休书，我拣着那官员士户财主人家，我别替你招了一个；你若是不讨休书呵，五十黄桑棍，决不饶你！快些去讨来！(下)(旦儿做叹科，云)待讨休书来，我和朱买臣是二十年夫妻，待不讨来，父亲的言语又不敢不依。罢、



罢、罢，我且关上这门，朱买臣敢待来也。（正末拿钩绳、扁担上，云）这风雪越下的大了也。天啊！你也有那住的时节也呵！（唱）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 我则见舞飘飘的六花飞，更那堪这昏惨惨的兀那彤云霭，恰便似粉妆成殿阁楼台。有如那擗绵扯絮随风洒，既不沙却怎生白茫茫的无个边界。

【滚绣球】 头直上乱纷纷雪似筛，耳边厢飒刺刺风又摆，（带云）可端的便这场冷也呵，（唱）哎哟，勿、勿、勿！畅好是冷的来奇怪，（带云）天那、天那！（唱）也则是单注着这穷汉每月值年灾。（带云）似这雪呵，（唱）则俺那樵夫每怎打柴？便有那渔翁也索罢了钓台，（带云）似这雪呵，（唱）则问那映雪的书生安在，便是冻苏秦也怎生去搦笔巡街？则他这一方市户有那千家闭，抵多少十谒朱门九不开，（带云）似这雪呵，（唱）教我委实难捱。

（云）来到门首也。刘家女，开门来，开门来。（旦儿云）这唤门的正是俺那穷厮。我不听的他唤门，万事罢论，才听的他唤门，我这恼就不知那里来！我开开这门。（做见便打科，云）穷短命，穷弟子孩儿！你去了日光景，打的柴在那里？（正末云）这妇人好无礼也！我是谁，你敢打我？（唱）

【倘秀才】 我才入门来，你也不分一个皂白，（旦儿云）我不敢打你那！（正末唱）你向我这冻脸上不 俫你怎么



左搵来右搵。(旦儿云)我打你这一下，有甚么不紧!(正末唱)哎!你个好歹斗的婆娘，(云)我不敢打你那!(旦儿云)你要打我那!你要打这边打，那边打。我舒与你个脸，你打、你打!我的儿，只怕你有心没胆，敢打我也?(正末唱)你个好歹斗的婆娘可便忒利害!也只为那雪压着我脖顶着这头难举，冰结住我髭髻力着这口难开，(旦儿云)谁和你料嘴哩!(正末唱)刘家女倌你与我讨一把儿家火来。

(旦儿云)哎呀!连儿、盼儿、憨头、哈叭、刺梅、鸟嘴，相公来家也，接待相公。打上炭火，酩上那热酒，着相公荡寒!问我要火，休道无那火，便有那火，我一瓢水泼杀了;便无那水呵，一个屁也迸杀了!可那里有火来，与你这穷弟子孩儿!(正末云)兀那泼妇，你休不知福!(旦儿云)甚么福?是、是、是，前一幅，后一幅，五军都督府。你老子卖豆腐，你奶奶当轿夫，可是甚么福?(正末唱)

【滚绣球】你每日家横不拈，竖不抬，(旦儿云)你将来波，有甚么大绫大罗，洗白复生，高丽毛莫丝布，大红通袖膝，仙鹤狮子的胸背?你将来我可不会裁?不会剪?我可是不会做?(正末云)我虽无那大绫大罗与你，我呵，(唱)惯的你千自由百自在。(旦儿云)你这般穷，再着我自在些儿，我少时跟的人走了也!穷短命，穷弟子孩儿，穷丑生!(正末唱)我虽受穷呵，我又不曾少人甚么钱债，(旦儿云)你穷，再少下人钱债，割了你穷耳朵，剝了你穷眼睛，把你皮也剥了!我儿也，休向嘴，晚些下锅的米也没有哩!(正末云)刘家女倌，咱家里虽无那细米呵，你觑



去者波，(唱)我比别人家长趱下些干柴。(旦儿云)你看么，我问他要米，他则把柴来对我。可着我吃那柴，穿那柴，咽那柴?止不过要烧的一把儿柴也那。(正末唱)你是个坏人伦的死像胎，(旦儿云)穷短命，穷剥皮，穷割肉，穷断脊梁筋的!(正末唱)你这般毁夫主畅不该。(旦儿云)我儿也，鼓楼房上琉璃瓦，每日风吹日晒雹子打。见过多少振冬振，倒怕你清风细雨洒?我和你顶砖头对口词，我也不怕你!(正末云)止不过无钱也啰，你理会的好人家好家法，你这等恶人家恶家法。(唱)哎!刘家女傣，你怎生只学的这般恶叉白赖?(旦儿云)穷弟子，穷短命，一世儿不能勾发迹!(正末云)由你骂，由你骂，除了我这个穷宇儿，(唱)你可便再有甚么将我来栽排?(旦儿云)可也勾了你的了!(正末云)留着些热气，我且温肚咱。(唱)则不如我侧坐着土坑，这般颓挽着膝，(旦儿云)似这般穷活路，几时捱的彻也?(正末云)这个歹婆娘，害杀人也波，天那，天那!(唱)他那里斜倚定门儿手托着腮，则管哩放你 那狂乖。

(旦儿云)朱买臣，巧言不如直道，买马也索余料，耳檐儿当不的胡帽，墙底下不是那避雨处。你也养活不过我来，你与我一纸休书，我拣那高门楼大粪堆，不索买卦有饭吃，一年出一个叫化的，我别嫁人去也!(正末云)刘家女，你这等言语，再也休说!有人算我明年得官也。我若得了官，你便是夫人县君娘子，可不好那!(旦儿云)娘子、娘子，倒做着屁眼底下穰子!夫人、夫人，磨眼儿里。你砂子地里放屁，不害你那口碇。动不动便说做官，投到你



做官，你做那桑木官，柳木官，这头踹着那头掀；吊在河里水判官，丢在房上晒不干。投到你做官，直等的那日头不红，月明带黑，星宿目斩眼，北斗打呵欠！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，蚊子穿着兀刺靴，蚊子戴着烟毡帽，王母娘娘卖饼料！投到你做官，直等的炕点头，人摆尾，老鼠跌脚笑，骆驼上架儿，麻雀抱鹅蛋，木伴哥生娃娃，那其间你还不得做官哩！看了你这嘴脸，口角头饿纹，驴也跳不过去，你一世儿不能勾发迹！将休书来，将休书来！（正末云）刘家女那，先贤的女人你也学取一个波。（旦儿云）这厮穷则穷，攀今览古的，你着我学那一个古人？你说，你奶奶试听咱。（正末唱）

【快活三】你怎不学贾氏妻，只为射雉如皋笑靥开？（旦儿云）我有甚么欢喜在那里，你着我笑？（正末云）你不笑，敢要哭，我就说一个哭的。（唱）你怎不学孟姜女，把长城哭倒也则一声哀？（旦儿云）朱买臣，穷叫化头！我也没工夫听这闲话。将休书来，休书来！（正末唱）你则管哩便胡言乱语将我厮花白，你那些个将我似举案齐眉待？

（旦儿云）快将休书来！（正末唱）

【朝天子】哎哟，我骂你个叵耐，（旦儿云）你叵耐我甚么？（正末唱）叵耐你个贱才，（旦儿云）将休书来，休书来！（正末云）这个歹婆娘害杀人也波。天那，天那！（唱）可则谁似你那索休离舌头儿快！（旦儿云）四村上下老的



每，都说刘家女有三从四德哩！（正末云）谁那般道来？（旦儿云）是我这般道来。（正末唱）你道你便三从四德，（旦儿云）你说去，是我道来，我道来！（正末唱）你敢少他一画，（云）刘家女，你有一件儿好处，四村上下别的妇人都学不的你。（旦儿云）可又来，我也有那一桩儿好处？你说我听。（正末唱）刘家女，你比别人家爱富贵，你也敢嫌俺这贫的忒煞。（旦儿云）你这破房子，东边刮过风来，风边刮过雪来，恰似漏星堂也似的，亏你怎么住！（正末云）刘家女，这破房子里你便住不的，俺这穷秀才正好住。（唱）岂不闻自古寒儒在这冰雪堂何碍？（旦儿云）你也不怕人嗔怪！（正末云）哎，天那，天那！（唱）我本是个栋梁材，怎怕的人嗔怪？（旦儿云）你是一个男子汉家，顶天立地，带眼安眉，连皮带骨，带骨连筋，你也挣些儿波！（正末云）我和他唱叫了一日，则这两句话伤着我的心。兀那刘家女，这都是我的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岂不闻不知命无以为君子，则这天不随人呵！（唱）你可怎生着我挣些儿波？（旦儿云）你也布摆些儿波！（正末唱）你怎生着我布摆？（旦儿做拿匾担、钩绳放前科，云）则这的便是你营生买卖！（正末云）天那，天那！（唱）我须是不得已仍旧的担柴卖。

（旦儿云）我恰才不说来，你与我一纸休书，我别嫁个人，我可恋你些甚么？我恋你南庄北园，东阁西轩，旱地上田，水路上船，人头上钱？凭着我好描条，好眉面，善裁剪，善针线，我又无儿女厮牵连，那里不嫁个大官员？对着天曾罚愿，做的鬼到黄泉，我和你麻线道儿上不相见。则为你冻妻饿女！二十年，须是你奶奶心坚石也穿。穷弟



子孩儿 ,你听者 ,我只管恋你那布袄荆钗做甚么 ! (正末唱)

【脱布衫】哦 ,既是你不恋我这布袄荆钗 , (旦儿云)街坊邻里听着 :朱买臣养活不过媳妇儿 ,来厮打哩 ! (正末云)你这般叫怎么 ?我写与你则便了也。 (旦儿云)这等 ,快写、快写 ! (正末唱)又何须去拽巷也波啰街。 (旦儿云)你洗手也不曾 ? (正末唱)我止不过画与你个手模 , (云)兀那刘家女 ,你要休书 ,则道我这般写与你便干罢了那 ! (旦儿云)由你写 ,或是跳墙募圈 ,剪柳棚包儿 ,做上马强盗 ,白昼抢夺 ;或是认道士 ,认和尚 ,养汉子 !你则管写 ,不妨事 ! (正末云)刘家女 ,我则在这张纸上 ,将你那一世儿的行止都教废尽了也。 (唱)我去那休书上朗然该载。

(云)刘家女 ,那纸墨笔砚俱无 ,着我将甚么写 ? (旦儿云)有、有、有 !我三日前预准备下了落鞋样儿的纸 ,描花儿的笔 ,都在此。你快写 ,你快写 ! (正末云)刘家女 ,也须的要个桌儿来。 (旦儿云)兀的不是桌儿。 (正末云)刘家女 ,你掇过桌儿来 ,你便似个古人 ,我也似个古人。 (旦儿云)只管有这许多古人 ,你也少说些罢。 (正末唱)

【醉太平】卓文君你将那书桌儿便快抬 , (旦儿云)你可似谁 ? (正末唱)马相如 ,我看你怎的把他去支划 , (旦儿云)纸笔在此 ,快写了罢。 (正末唱)你、你、你 ,把文房四宝快安排。 (云)刘家女 ,我写则写 ,只是一件 ,人都算我明年得官 ,我若得了官呵 ,把个夫人的名号与了别人 ,你不干受了二十年的辛苦 ! (旦儿云)我辛苦也受的勾了 ,



委实的捱不过。是我问你要来，不干你事。(正末云)请波，请波。(唱)你也索回头儿自揣，(旦儿云)我揣个甚么？是我问你要休书来，不干你事。(正末唱)非是我朱买臣不把你糟糠待，赤紧的玉天仙忍下的心肠歹。(带云)罢、罢、罢。(唱)这梁山伯也不恋你祝英台，(云)任从改嫁，并不争论。左手一个手模。将去！(唱)我早则写与你个贱才！

(旦儿云)贱才，贱才，一二日一双绣鞋。我是你家奶奶，将来我看这休书咱。写着道：任从改嫁，并不争论。左手一个手模。正是休书。(正末云)刘家女，这休书上的字样，你怎生都认的？(旦儿云)这休书我家里七八板箱哩。(正末云)刘家女，风雪越大了，天色已晚，这些时再无去处，借一领席荐儿来外间里宿，到天明我便去也。(旦儿云)朱买臣，想俺是二十年的儿女夫妻，便怎生下的赶你出去？投到你来呵，我秤下一斤儿肉，装下一壶儿酒，我去取来。(做出门科，云)我出的之门来。且住者，这厮倒乖也。你既与了我休书，还要他在我家宿？则除是恁的。呀！我道是谁？原来是安道伯伯。你家里来，朱买臣在家里。伯伯你到里面坐，我唤朱买臣出来。(再入门科，云)朱买臣，王安道伯伯在门首，你出去请他进来坐。(正末云)哥哥在那里？请家里来。(旦儿推末出门科，云)出去，我关上这门。朱买臣，你在门首听者。你当初不与我休书，我和你是夫妻；你既与了我休书，我和你便是各别世人。你知道么？疾风暴雨，不入寡妇这门。你再若上我门来，我挝了你这厮脸！(正末云)他赚我出门来，关上这门，则



是不要我在他家中。刘家女，你既不开门，将我这钩绳、匾担来还我去。(旦儿云)我开。咦!这等道儿，沙地里并都是俺淘过的。你赚的我开开门，他是个男子汉家，他便往里挤，我便往外推，他又气力大，便有十八个水牛拽也拽不出去。你要钩绳、匾担，你看着，我打这猫道里撵出来。(正末云)兀那妇人，你在门里面听者，你恰才索休的言语，在我这心上，恰便似印板儿一般记着。异日得官时，刘家女，你不要后悔也!(旦儿云)既讨了休书，我悔做甚么!(正末云)刘家女，咱两个唱叫，有个比喻。(旦儿云)喻将何比?(正末唱)

【三煞】你似那碓石未石比玉何惊骇，鱼目如珠不拣择。我是个插翅的金雕，你是个没眼的燕雀，本合两处分飞，焉能勾百岁和谐?你则待折灵芝喂牛草，打麒麟当羊卖，摔瑶琴做烧柴。你把那沉香木来毁坏，偏把那臭榆栽。

【二煞】那知道岁寒然后知松柏，你看我似粪土之墙朽木材。断然是捱不彻饥寒，禁不过气恼，怎知我守定心肠，留下形骸。但有日官居八座，位列三台，日转千阶。头直上打一轮皂盖，那其间谁敢道我负薪来?

【随煞尾】我直到九龙殿里题长策，五凤楼前骋壮怀。我若是不得官和姓改，将我这领白襕衫脱在玉阶，金榜亲将姓氏开。敕赐宫花满头戴，宴罢琼林微醉色，狼虎也似弓兵两下排，水罐银盆一字儿摆，恁时节方知这个朱



秀才!不要你插插花花认我来,哭哭啼啼泪满腮,你这般怨怨哀哀磕着头拜。(云)兀那马头前跪的是刘家女么?祇候人,与我打的去!(唱)那其间我在马儿上,醉眼朦胧将你来并不睬。(下)

(旦儿云)朱买臣,你去了罢,你则管在门首唧唧啾啾怎的?(做听科,云)呀,这一会儿不听的言语俫。(做开门科,云)开开这门,朱买臣你回来,我斗你耍。嗨,他真个去了。他这一去,心里敢有些怪我哩!我既讨了休书,也不敢久停久住。回俺父亲的话,走一遭去。(下)

楔 子

(王安道上,云)老汉王安道,因为连日大雪,不曾出去捕鱼,只在家里闲坐,却不知我那两个兄弟可是如何?(刘二公上,云)冰不搭不寒,木不钻不着,马不打不奔,人不激不发。我刘二公为何道这言语?只因朱买臣苦恋着我家女孩儿玉天仙,不肯去进取功名。昨日着女孩儿强索他写了一纸休书也。我暗地里却将着这十两白银,一套绵衣,送与王安道,教他赍发朱买臣上朝取应去。若得一官半职,改换家门,可不好也!我如今往见王安道走一遭去。可早来到他家门首。安道哥哥在家么?(王安道云)甚么人唤门哩?我开开这门。我道谁,元来是刘二公。老的,你那里去来?(刘二公云)安道哥哥,我别无甚事。我家女孩儿问你兄弟朱买臣索了休书也。(王安道云)老的,你差了也。想兄弟朱买臣学成满腹文章,异日为官,不在



他人之下，为何问他索了休书？(刘二公云)那里是真个问他索休书？因为他偎妻靠妇，不肯进取功名，只管在山中打柴为生，几时是那发迹的日子？我着玉天仙明明的索了休书，老汉暗备下这十两白银，一套绵衣，寄在哥哥跟前，等你那兄弟来辞你呵，你赍发他上朝取应去。若得一官半职，改换家门，认俺不认俺，哥哥，你则做一个大大的证见。(王安道云)老的，这个你主的是。等他来辞我时，我自有个见识。老的也，你放心的去。久已后他不认你时，都在老汉身上。(刘二公云)恁的呵，老汉回去也。

(下)(王安道送科，云)刘二公去了，朱买臣兄弟，这早晚敢待来也。(正末上云)小生朱买臣。自从与了刘家女一纸休书，我要上朝取应，不免辞别王安道哥哥，走一遭去。(做见科，云)呀！兀那门首不是哥哥？(王安道云)兄弟，你来了也，请里面坐。(杨孝先上，云)且喜今日雪晴了也，我要去打柴，就顺路看我安道哥哥去。(做见科)(王安道云)兄弟，你正来的好，一发同进去。买臣兄弟，你今日为何面带忧容？(正末云)哥哥，你兄弟与那妇人一个了绝也。(王安道云)你休了媳妇儿，兄弟，你如今可往那里去？(正末云)你兄弟要上朝取应去，辞别哥哥来也。(王安道云)好兄弟，你若到京师得一官半职，改换家门，不强似你打柴为生？只是你如今应举去，可有甚么盘缠？(正末云)正忧着这件，你兄弟怎得那盘缠来？(杨孝先云)我想哥哥学成满腹文章，不去应举，怎么能勾发达时节？只是兄弟贫难，连自己养活不过，那讨一厘盘缠相送，如何是好？(王安道云)兄弟，你哥哥在这江边捕鱼，二十年光景，积攒下十两白银，又有新做下一套绵衣，都是我身后的底



本儿。兄弟，你如今上京求官应举去，我一发都与了你，一路上好做盘缠。久以后得官时，你则休忘了你哥哥者。（杨孝先云）这尽勾盘缠了。（正末云）若得如此，索是谢了哥哥，受你兄弟几拜咱！（做拜科）（王安道云）兄弟免礼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今年也则是朱买臣，到来年也则是朱买臣，哥哥记着你兄弟临行之时说的两句话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可是那两句话？（正末云）哥哥，道不的个知恩报恩，风流儒雅；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我是个不读书的人，你说的话，恰便似印在我这心上。我则记着：知恩报恩，风流儒雅；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兄弟此一去，则要你着志者。（正末云）哥哥放心！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十载诗书晓夜习，（杨孝先云）哥哥此去，必然为官也。（正末唱）一举成名天下知，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你哥哥专听喜信哩！（正末唱）你是必耳打听好消息。（做拜别科）（王安道云）兄弟，你小心在意者。（正末唱）休嘱付小心在意，我可敢包夺的一个锦衣归。（下）

（王安道云）买臣兄弟去了也，他此一去必得成名。我眼望旌捷旗，（杨孝先云）耳听好消息。（同下）

第三折

（刘二公上，云）事要前思，免劳后悔。谁想朱买臣得了官，肯分的除授在俺这会稽郡做太守。我想来，他若说起这前情，俺可怎了也？我如今且着孩儿在家中，下一个那



疙疸茶儿，烙下些椽头烧饼儿，等张卜敞古那老儿来，问他一声，便知道个好歹。这早晚那张卜敞古敢待来也。（正末扮张卜敞古上，叫云）策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！（诗云）月过十五光明少，人到中年万事休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马牛。老汉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，姓张，做着捻靶儿的货郎。人见我性子乖劣，都唤我做张卜敞古。三日五日去那会稽城中打勾些物件，则见那城中百姓每，三个一攒，五个一簇，说道是接待新太守相公哩。我道我也看一看，怕做甚么？无一时则见那西门骨刺刺的开了，那骨朵衙仗，永罐银盆，茶褐罗伞下，五明马上，端然坐着个相公。百姓每说看去来波，老汉也分开人丛，不当不正，站在那相公马头前。我不见那相公时，万事都休；我见了那相公，不由我眼中扑簌簌的只是跳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俺这本村里一个表侄朱买臣。他今日得了官也。我是他乡中伯伯哩！我叫他一声，怕做甚么？我便道：“朱买臣！”倒不叫这一声，万事都休，恰才叫了这一声，则见那扞班脊梁不着的大汉把老汉恰便似鹰拿燕雀，拿到那相公马头前，喝声“当面”，着我磕扑的跪下。爹爹，我老汉死也！我则道相公不知打我多少，元来那相公宽洪大量。他着我抬起头来，我道：“老汉不敢抬头”，他道：“你为甚么不抬头。”我道：“我直到二月二那时，可是龙抬头，我也不敢抬头！”那相公道；“恕你抬头！”老汉只得抬起头来。那相公认的是我张卜敞古也，那相公滚鞍下马，在那遭傍边放下那栲栳圈银交椅，着两个公吏人把老汉按在那栲栳圈银交椅上，那相公纳头的拜了我两拜，拜的我个头恰便似那量米的栲栳来大小。我道：“相公拜杀老汉也！”



那相公道：“伯伯，你吃御酒么？”我道：“老汉酒便吃，却不曾吃甚么御酒。”他道：“那个御酒是朝廷赐的黄封御酒。”一连劝老汉吃了三钟。他便道：“伯伯，你孩儿公事忙，不曾探望的伯伯，伯伯休怪！”老汉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那相公上的马去了。老汉挑起担儿，恰待要走，则见那相公滴溜的拨回马来，问道：“伯伯，王安道哥哥好么？”我说道：“快。”“杨孝先兄弟好么？”我说道：“快。”他把那四村上下、姑姑姨姨、婶子伯娘、兄弟妹子，都问道“好么”，我说道：“都快。”那相公拨回马去了。老汉挑起担儿，恰待要走，则见相公滴溜的又拨回马来，问道：“那刘二公家那个妮子还有么？”我道：“相公你问他怎的？”那相公道：“伯伯，你不知道。你见他时，说你侄儿这般威势。”我道：“老汉知道。”那相公上马去了也，我挑起这担儿往村里来卖。老汉平生一世有三条戒律：第一来不与人作保，第二来不与人作媒，第三来不与人寄信。我待不寄信来，想着那相公拜了两拜，道了又道，说了又说。这般怎的？呆弟子孩儿，漫坡里又无人，见鬼的也似自言自语，絮絮聒聒的！你寄信不寄信，也只凭得你。张个撇古，误了买卖也！（做走科，叫云）箠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！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我每日家则是转瞳波寻村，题起这张个撇古那一个将我来不认？（做走科，叫云）箠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！（唱）我摇着这蛇皮鼓可便直至庄门。小孩儿每搭着铜钱兜着米豆，（云）三个一攒，五个一簇，都耍子哩。听的我这蛇皮鼓儿响处，说道：“张个撇古那老



子来了也，咱买砂糖鱼儿吃去波！”（唱）则他把我似闻风儿寻趁。若遇见朱太守的夫人，索与他寄一个烧的着燎的着风信。

【醉春风】 你看我抖搜着老精神，我与你便花白么娘那小贱人。想着你二十载夫妻怎下的索休离，这妮子你畅好是狠，狠。道不的个一夫一妇，一家一计，你可甚么一亲一近。

（云）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。摇动这不琅鼓儿，若那老子出来呵，我着几句言语，我直着心疼杀那老子便罢。（做摇鼓科，叫云）笨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！这个是那老子出来也。（刘二公上，云）来了也，这不琅鼓儿响的是那老子。我出去问他一声。（做见科，云）拜揖！（张云）拜揖！拜揖！我少你那拜揖？（刘二公云）快么？（张云）快不快，干你甚事？（刘二公云）谁恼着你来？（张云）可不曾恼着我来。（刘二公云）老的也，这两日不见，你往那里来？（张云）我往城里去来。（刘二公云）老的也，城里有甚么新事？（张云）无甚么新事，一贯钞买一个大烧饼，除了这的别无了。（刘二公云）不是这个新事，是那新官理任，旧官迁除，那个新事。（张云）我见来，我见来，接待新太守相公来。我待说与你，争奈误了我买卖也。我改日说与你。（刘二公云）你只今日说了罢。（张云）你真个要我说，你望着你那祖宗顶礼了，我便说与你。（刘二公云）老的，你说了罢。（张云）你个老弟子孩儿，你若不顶礼呵，我说了不折杀你？你顶礼了我便说与你。（唱）



【迎仙客】我则见那公吏一字儿摆，那父老每两边分。(云)无一时则见那西门骨刺刺的开了，我则见那骨朵衙仗，水罐银盆，茶褐罗伞，那五明马上坐着的呵，(刘二公云)可是谁那?(张云)我买卖忙，不曾看，我忘了也。(刘二公云)我央及你波，那做官的可是谁?(张云)等我想，哦，我想起来了也。(唱)是你那前年索了休离的唤做朱买臣!(刘二公云)惭愧，俺家女婿做了官也!(张云)老弟子孩儿!你道不要便宜，去年时节不说是你家女婿，今日得了官，便说是你家女婿，一个好相公也!(唱)他可不托大不嫌贫，(云)他不看见我，万事都休；一投得见了，便认的俺是本村里张伯伯，连忙滚鞍下马，按我在那银交椅上，纳头的拜了两拜。(唱)他先下拜险些儿可便惊杀那众人。施礼罢复叙寒温，(云)那相公问道：王安道哥哥好么?杨孝先兄弟好么?那四村上下、姑姑姨姨、婶子伯娘、兄弟妹子，都好么?我道：都好，都好。(唱)他把那旧伴等可便从头儿问。

(刘二公云)曾问我来么?(张云)不曾问你，想着你是个好儿哩!(刘二公云)待我唤出孩儿来。玉天仙孩儿，朱买臣做了官也。你出来，张个敝古在这里，你见他一见。(旦儿上，云)嗨，谢天地!我去问他个信咱。(张云)这个是那妮子出来了也，我直着几句言语，气杀那妮子便罢!(旦儿云)伯伯万福!(张做拜科，云)呀、呀、呀了早知夫人奶奶来到，只合远接。那壁厢虽然年纪小，是那五花官诰，驷马高车，太守夫人奶奶哩!这壁厢虽然年纪老，则是个村庄家老子。奶奶免礼，折杀老汉也!(旦儿云)我



不是夫人，我问朱买臣讨了休书也。(张云)奶奶，休斗老汉耍。(旦儿云)我不斗你耍，我真个讨了一纸休书哩!(张云)奶奶不是那等不贤惠的人。(旦儿云)我真个要了休书也。(张云)是真个要了休书也?(旦儿云)是真个。(张云)小妮子，你早些儿说不能的?倒可惜了我这几拜。(旦儿云)谁着你拜来?老的，你见我那朱买臣，他说甚么来?(张云)我见来。(旦儿云)他说甚么?(张唱)

【喜春儿】刚只是半星儿道着呵，(张做嘴脸科)(旦儿云)老的，你怎么做这嘴脸?(张唱)他把你十分恨，(旦儿云)他恨我些甚么那?(张唱)他无非想着你一夜夫妻有那百夜恩。(旦儿云)他还说甚么?(张唱)他道汉相如伸意你个卓文君，(旦儿云)伸个甚的意思?(张云)他道你把车驾的稳，(旦儿云)他敢是要来取我么?(张唱)没着便嫁他人?

(旦儿云)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，每日家偎慵堕懒，生理不做，今日做了官，就眼高了。这厮原来是个忘人大恩，记人小恨，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儿!(张云)这妮子好无礼也!(唱)

【上小楼】你道他忘人大恩，又道他记人小恨。谁着你生勒开他，生则同衾，死则同坟。(旦儿云)他每日家偎妻靠妇，四十九岁，全不把功名为念。我生逼的他求官去，我是歹意来?(张唱)你道他过四旬，还不肯把那功名求进，(云)老的也，你记的俺庄东头王学究说的那一句书



儿么?(刘二公云)是那一句书?(张唱)他则是个君子,可便固守本分。

(刘二公云)他全不想在我家这二十年,把冷水温做热水,热水烧作滚汤与他吃,如今做了官,糙老米不想旧了,可怎生则记短处?(张唱)

【么篇】那妮子强勒他休,这老子又绝了他亲。眼见的身上无衣,肚里无食,(带云)大雪里赶出他来,(唱)可着他便进退无门。(刘二公云)我孩儿又不曾别嫁了人,是斗他耍,怎么这等认真,就说嘴说舌,背槽抛粪?(张唱)你道他才出身,便认真,和咱评论,(云)他在你家做了二十年女婿,只是打柴做活,不曾受了一些好处,临了着个妮子大风大雪里勒了休书,赶他出去,你则说波,(唱)这个是谁做的来背槽抛粪?

(刘二公云)哎,他如今做了官,便不认的俺家里,眼见的是忘恩背义了也!(张唱)

【满庭芳】这的是知恩哎报恩,(旦儿云)他再说些甚么来?(张唱)他着你便别招女婿,再嫁取个郎君。(旦儿云)他再说些甚么来?(张唱)他道你枉则有蛾眉螭首堆鸦鬓,可怎生少喜多嗔。道你是个木乳饼钱亲也那口紧,道你是个铁扫帚扫坏他家门。(旦儿云)他再说些甚么来?(张唱)他道你便无些儿淹润,又道你不和那六亲,端的是雌太岁,母凶神!



(云)误了我买卖也,(摇鼓做走科)(旦儿云)老的,还有甚说话,一发说了罢。(张云)他说来,说来!(唱)

【耍孩儿】他肩将那柴担担,口不住把书赋温,每日家穿林过涧谁瞅问?他和那青松翠柏为交友,野草闲花作近邻。但行处有八个字相随趁,(刘二公云)是那八个字?(张唱)是那斧镰绳担、琴剑书文。

(旦儿云)他如今做了官,比那旧时模样,可是如何?(张唱)

【一煞】他如今得了本处官,端的是别换了一个人,那的是貌随福转你可也急难认。他往常黄干黑瘦衣衫破,(带云)你觑去波,(唱)到如今白马红缨彩色新。一弄儿多豪俊,摆列着骨朵衙仗,水罐银盆。

(刘二公云)这话不是他说的,都是你说的。(旦儿云)说了这一日,都是你这老苟麻嘴,没空生有,说谎吊皮,片口张舌,口困出来的!(张唱)

【煞尾】这的是他道来,他道来,可着我转伸,我转伸。(刘二公云)他做了官呵,便把我怎的?(张云)他敢怎的你?(唱)他将你才朋扒吊拷施呈尽!(旦儿云)呸!我是他的夫人,他敢怎么的我?(张云)误了我买卖!(摇鼓叫科,云)笨篱马杓,破缺也换那!(唱)直将你那索休离的冤仇他待证了本!(下)



(刘二公云)孩儿，不妨事，有我哩！咱去王安道伯伯那里。

第四折

(王安道上，云)老汉王安道。自与兄弟朱买臣别后，他奋着那一口气，到的帝都阙下，一举及第，除在俺这会稽郡，为大守之职，正是俺的父母官哩。我在这曹娥江边，堤圈左侧，安排下酒肴，请他到此饮宴。可是为何？当初兄弟未遇时，俺与杨孝先兄弟每日在此谈话。他若不忘旧时，必然到此。这早晚兄弟敢待来也。(刘二公同旦儿上，云)老汉刘二公是也。今日朱买臣做了本处太守，料他为休书的缘故，必然不肯认我。如今先与王安道老的说知，着他说个方便才是。这是他家门首，孩儿，我与你自家过去。(做见科)(王安道云)这是令爱？老的，你同他来有何说话？(刘二公云)只为女婿朱买臣得了官，他若不认俺时，可怎了也？(王安道云)老的放心，这桩事元说老汉做个大证见，今日都在老汉身上。(刘二公云)既是这般，老汉在一壁伺候着，等你回话便了。(同旦儿下)(正末领张千上，云)小官朱买臣是也。自从到的帝都阙下，一举及第，所除会稽郡太守。有王安道哥哥，教人请我，在这江堤左侧，安排酒肴。你道为甚的来？俺哥哥则怕我忘旧哩！祇从人，慢慢的摆开头踏行者！朱买臣，谁想有今日也呵！(唱)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 往常我破绸衫粗布袄煞曾穿，今日个紫罗襴恕咱生面。对着这烟波渔父国，还想起风雪



酒家天。见了些霏霏云烟，我则索映着堤边耸定双肩，尚兀自打寒战。

(云)左右接了马者!(做见科,云)哥哥,间别无恙!(王安道云)相公来了也。相公峥嵘有日,奋发有时,请坐!(正末云)若不是哥哥,你兄弟岂有今日?记得你兄弟临行时说的话么?去年时也则是朱买臣,到今年也则是朱买臣。道不的个知恩报恩,风流儒雅,知恩不报,非为人也。哥哥请上,受你兄弟几拜咱。(做拜科)(王安道回拜科,云)相公免礼,折杀老汉也!相公请坐,将酒来。(做递酒科,云)相公喜得美除,满饮十杯。(正末云)哥哥先请。(王安道云)不敢,相公请。(正末饮酒科)(王安道云)相公慢慢的饮几杯。(正末云)张千,俺兄弟每说话,休要放过那闲杂人来打搅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喝科,云)相公饮酒,闲杂人靠后!(杨孝先上,云)自家杨孝先便是。打听的俺哥哥朱买臣得了官,在这里饮酒,我过去见哥哥,呀!这等威严,怎好过去?待我高叫一声,怕做甚么?朱买臣哥哥! (张千喝云)璘!这厮是甚么人?怎敢叫俺相公的讳字?(做打科)(正末云)张千,你好无礼也!不得我的言语,擅自把那打马的棍子打他这平民百姓,你跟前多有罪过,好打也!(唱)

【川拨棹】 我则待打张千,(云)且问那吃打的是谁?(杨孝先云)哥哥,是你兄弟杨孝先。(正末唱)原来是同道人杨孝先。(孝先做拜、踞倒酒瓶科)(正末回科,云)兄弟免礼!(杨孝先云)哥哥喜得美除!(王安道云)兄弟你



也来了?(正末云)兄弟好么?(杨孝先云)哥哥,您兄弟好。
(正末唱)俺也曾合火分钱,共起同眠,间别来隔岁经年。
(云)兄弟也,你如今做甚么营生买卖?(杨孝先云)哥哥,
你兄弟依旧打柴哩。(正末唱)还靠着打柴薪为过遣,怎这
般时命蹇?

(刘二公同旦儿上,云)孩儿,俺和你同见朱买臣去来。
(旦儿云)父亲,我先过去。(刘二公云)孩儿你先过去,看
他认也不认。(旦儿见跪科,云)相公喜得美除,我道你不
是个受贫的么!(正末云)俺这朋友饮酒处,张千,谁着你
放他这妇人来?打回去!(唱)

【七弟兄】这是那一家宅眷?稳便。(王安道云)夫人
也,来了也。(正末做见、怒科,唱)请起波玉天仙!去年
时为甚耽疾怨?觑绝时不由我便怒冲天,今日家咱两个重
相见。

(旦儿云)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!(正末唱)。

【梅花酒】呀,做多少假腼腆,咱须是夙世姻缘,
今世缠绵,可怎生就待不到来年?(旦儿云)相公,旧话休
题。(正末唱)当初你要休离我便休离,你今日呵要团圆我
不团圆。(云)刘家女,你不道来那。(旦儿云)我道甚么
来?(正末唱)你道你正青春正少年,你道你好描条好眉面,
善裁剪善针线,无儿女厮牵连,别嫁取个大官员。



【喜江南】去波侬，更怕你舍不了我铜斗儿的好家缘，(旦儿做悲科，云)我那亲哥哥，你不认我，着我投奔谁去?(正末唱)孟姜女不索你便泪涟涟，辩人情使不着你野狐得这涎。(旦儿云)你今日做了官也，忒自专哩!(正末唱)非是我自专，你把那长城哭倒圣人宣。

(旦儿云)你认了罢!(正末云)张千，不与我抢出去，怎的?(张千做抢科，云)快出去!(旦儿做出门)(刘二公问科，云)孩儿也，他认你了不曾?(旦儿云)他不肯认我。(刘二公云)孩儿也，咱两个过去来。(做见科，云)朱买臣，我说你不是个受贫的人么!(正末云)兀那老子是谁?(王安道云)是相公的太山岳丈哩!(正末云)你兄弟不认的他。(王安道云)是相公岳丈刘二公。(正末云)哥哥，他不是卓王孙么?(唱)

【雁儿落】你这卓王孙呵，怎生便不重贤?(王安道云)他是刘二公，怎做的那卓王孙?(正末云)他既不是卓王孙，(唱)索怎生则搬调的个文君女嫌贫贱?我则问你，逼相如索了休，你当初可也对苍天曾罚愿?

(云)今日座上的众人，你可认得么?(旦儿云)认的。这个是王安道伯伯，这个是杨孝先叔叔。(正末唱)

【得胜令】你可便明对着众人言，还待要强留连。(旦儿云)今日个富贵重完聚，可也好也!(正末唱)你想着今日呵富贵重完聚，(云)刘家女侬，(唱)你当初何不的饥寒守



自然?(云)你不道来?(旦儿云)我道着甚么来?(正末唱)你道便做鬼到黄泉,咱两个麻线道儿上不相见。各办着个心也波坚,岂不道心坚石也穿?

(王安道云)相公,认了他罢。(正末云)哥哥,你兄弟难以认他。(刘二公云)我是你丈人,你认我也不认?(正末云)我不认!(刘二公云)亲家劝一劝儿。(王安道云)相公,你认他也不认?(正末云)我不认。(王安道云)你不认,我则捕鱼去也!(杨孝先云)相公,你认也不认?(正末云)我不认。(杨孝先云)你不认,我则打柴去也!(旦儿云)朱买臣,你认我么?(正末云)我不认!(旦儿请谢科,云)你不认,我则嫁人去也!(王安道云)相公,你只是认了他罢!(正末云)我断然的不认他!(旦儿云)朱买臣,你若不认我呵,我不问那里,投河奔井,要我这性命做甚么?(正末云)噤声!(唱)

【甜水令】折莫你便奔井投河,自推自跌,自埋自怨!(旦儿云)王伯伯,你劝一劝儿波!(正末唱)便央及煞俺也不相怜!折莫便一来一往,一上一下,将咱解劝,总盖不过你这前愆。

(王安道云)相公,你认了罢!(正末云)哥哥,(唱)

【折桂令】从来你这打渔人顺水推船,想着那凛冽寒风,大雪漫天。想着我那身上无衣,肚里无食,怀内无钱。(云)刘家女,你不道来?(旦儿云)我道甚么来?(正末



唱)你怕甚舍不得我那南庄北园，撇不了我那东阁西轩？我如今旱地上也无田，水路里也无船。只除这紫绶金章，可不的依还是赤手空拳？

(云)刘家女，你欲要我认你也，你将一盆永来。(张千云)水在此。(王安道云)相公，你只认了夫人罢！(正末唱)

【落梅风】也不索将咱劝，你也索听我的言，你将那一盆水放在当面。(王安道云)兀的没有了水也。(正末唱)请你个玉天仙任从那里漉。(旦儿做泼水科，云)我漉了也。(正末唱)直等的你收完时再成姻眷。

(王安道云)相公，这是泼水难收，怎么使得？(刘二公云)亲家，势到今日，你不说开怎么？(王安道云)住、住、住！请相公停嗔息怒，听老汉慢慢的试说一遍咱。也非是我忍耐不禁，也非是我牵牵搭搭。则为你四十九岁只思偃妻靠妇，不肯进取功名，你丈人搬调你浑家，故意的索休索离，大雪里赶你出去。男子汉不毒不发。料得你要进取功名，无有盘费，必然辞别老汉。我又贫穷，有甚东西把你赍发？你也想，这白银十两，绵衣一套，我是个打鱼人，那里得来？是你丈人暗暗的送来与我，着我明明的赍发你。投至赴得科场，一举及第，饮御酒，插宫花，做了会稽太守，当初受贫穷，三口儿受贫穷；今日享荣华，却独自个享荣华。相公，你可早忘了知恩报恩，风流儒雅；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！(正末云)哦！有这等事！若不是哥哥说开就



里，你兄弟怎生知道？丈人，则被你瞒杀我也！（刘二公云）女婿，则被你勒杀我也！（旦儿云）官人，则被你勒杀我也！（正末唱）

【沽美酒】 我只道你泼无徒心太偏，元来是姜太公使机变，不钓鱼儿只钓贤。你可便施恩在我前，暗赍发与盘缠。

【太平令】 从来个打渔人言如钩线，道的我羞答答闭口无言。明明的这关节有何难见，险些把一家儿恩多成怨。我如今意转，性转，也是他的运转，呀，不独是为尊兄做些颜面。

（孤领祇从上，诗云）汉家七叶圣明君，不尚军功只尚文。试问会稽朱太守，是谁吹送上青云？小官大司徒严助，曾为采访贤士，到此会稽，遇着朱买臣，将他万言长策举荐在朝，果得重用，除授会稽太守之职。闻的他妻子刘氏，曾于大雪之中，强索休书，赶他出去。他记此一段前仇，不肯厮认。岂知这也非他妻子之罪，元来是丈人刘二公妆圈设套，激发他进取功名之意。小官早已体探明白，奏过官里，如今就着小官亲自赍敕，着他夫妻完聚。既是王命在身，怎么还惮的跋涉？须索驰驿去走一遭。可早来到也，左右，接了马者！（做入见科，云）朱买臣，你休弃前妻一事，圣人尽知来历。今着小官赍敕到此，一干人都望阙跪者，听圣人的命：朱买臣苦志固穷，负薪自给，虽在道路，不废吟哦，特岁加二千石，以充俸禄。妻刘氏其貌如玉，



其舌则长，虽已休离，本应弃置，奈遵父命，曲成夫名，姑断完聚如故。王安道、杨孝先、刘二公等，并系隐沦，不慕荣进，可各赐田百亩，免役终身。谢恩！（正末同众谢科）（唱）

【鸳鸯煞尾】方知是皇明日月光非遍，天恩雨露沾还浅。道我禄薄官卑，岁加二千，昔日穷交，都皆赐田。便是妻子何缘，早遂了团圆愿。倒与他后世流传，道这风雪渔樵也只落的做一场故事儿演。

（刘二公云）天下喜事，无过夫妇团圆。今日既是认了，便当杀羊造酒，做一个庆贺的筵席！（词云）玉天仙容貌多娇媚，恋恩情进取偏无意。假乖张故逼写休书，到长安果得登高第。除太守即在会稽城，显威风谁不惊回避。怀旧恨夫妇两参商，覆盆水险做傍州例。若不是严司徒赍敕再重来，怎结末朱买臣风雪渔樵记？

题目 严司徒荐达万言书

正名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



海门张仲村乐堂

第一折

(冲末扮同知同大旦、搵旦、净王六斤、张千上)(同知云)花下晒衣嫌日淡，池中濯足恨鱼腥。花根本艳公卿子，虎体鹅班将相孙。小官完颜女直人氏，完颜姓王，仆察姓李。自跟着狼主，累建奇功，加某为蓟州同知之职。嫡亲的三口儿家属。我有两个夫人，大夫人张氏，二夫人王氏腊梅。这个是我大夫人带过来的，姓王，是王六斤。我有个岳父，是海门张仲，在朝为官，因年老，如今致仕闲居。今日是我生辰之日，同僚官都来与我贺寿。大夫人，我则怕你父亲来。他来则说闲话，搅了我酒席。王六斤，但有人，都请过来；则有我那丈人，休着他过来。(王六斤云)理会的。(防御上，云)丝纶阁下文章静，钟鼓楼头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小官蓟州防御是也。自中甲第以来，累蒙擢用。今圣恩可怜，加小官为蓟州府尹之职。今日是同知相公生辰贵降之日，与他上寿，走一遭去。可早来到也。张千，报复去，道有小官在于门首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报的大人得知，有防御大人在于门首。(同知云)道有请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有请。(防御见科，云)相公，今日是相公寿诞之日，小官特来相贺。(同知云)量小官有何德能，着相公用心也。(做递酒科，云)将酒来，相公满饮一杯。小官也饮一杯，慢慢的饮酒，



看有甚么人来也。(正末扮张孝友上，云)老夫姓张名仲，字孝友。幼年曾为县官，因为老夫年迈，致仕闲居，在南宫蓟州城南海门临村，盖了座堂，名曰是村乐堂。老夫有个女孩儿，嫁与这蓟州同知。今日是同知生辰之日，老夫遣些酒礼，与同知上寿，走一遭去也呵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我如今乐矣忘忧，暮年衰朽，甘生受。虚度了春秋，每日家诗酒消白昼。

【混江龙】 遣家童耕耨，老夫则待爱庄农种植乐田畴。我无福穿轻罗衣锦，有分着盆绢粗绸。我则索睡彻三竿红日晓，觉来时一壶浊酒再扶头。我将世事都参透，幻身躯似风中秉烛，可怜见便似兀那水上浮沤。

(云)想俺这闲居的是好快活也。(唱)

【油葫芦】 每日家遥指南庄景物幽，指望待住的久，这的是祖宗基业子孙收。我和这等愚眉肉眼难相瞅，凡胎浊骨难相守。世间有三件事，我如今都一笔勾。到如今世财、红粉、高楼酒，休争气看看白了少年头。

【天下乐】 休、休、休。人到中年万事休，我如今孤也波身，孤身可便得自由，端的是飘飘一叶不缆轻舟。假若我便得些自由，没揣的两鬓秋，争如我便且修身闲袖手？



(云)可早来到也。张千,报复去,道有老夫在于门首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报的大人得知,有老相公来了也。(同知云)道有请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有请。(见科)(同知云)呀、呀、呀,父亲,请、请、请。(大旦云)父亲来了也。父亲万福。(正末云)老夫今日备了些酒礼,特来贺寿。将酒来,我与同知递一杯。(同知云)量您孩儿有何德能,着父亲用心也。(正末做递酒科,云)同知请。再将酒来,老相公满饮一杯。(防御云)老相公请。(正末云)老相公请。(饮酒科)(正末云)将酒来,孩儿饮一杯。再将酒来,王都管吃。(王六斤云)您孩儿不敢。(大旦云)父亲,小夫人不曾吃酒哩。(正末云)一来老夫年纪高大,第二来与府尹相公攀话,忘了与二夫人把盏,夫人休怪老夫。(搽旦云)不敢,不敢。(同知云)下次小的每,看酒来。(正末云)休把盏,我与老相公闲攀话者。(搽旦背云)一席好酒,走将这老子来,又打搅了。(防御云)住、住、住,小官久闻老相公村乐堂的景致,你说一遍,我试听者。(正末云)老夫那村乐堂上,一年四季,春、夏、秋、冬,都有景致。听我慢慢的说一遍者。(唱)

【村里逐鼓】 正值着那丽人天气,恰正是那太平的时候。趁着他这花红和柳绿,绕着这社南社北。他每则在兀那庄前庄后,他每都携着美酝,穿红杏,拖翠柳。我直吃的笑吟吟,醺醺的带酒。

(防御云)老相公,夏间再有甚么景致?说一遍者。(正末唱)



【元和令】 锦模糊江景幽，翠峻峭远山岫。正是稻分畦，蚕齐簇，麦初熟。我是个老人家闲袖手，就着这古堤沙岸那答儿绿阴稠，缆船儿执着钓钩。

(防御云)老相公收纶罢钓，新酒活鱼，是好幽乐也。
(正末唱)

【上马娇】 我将这锦鲤兜，网索收。就着这村务酒初熟，恰归来半醉黄昏后。暮雨儿收，看牧童归去倒骑牛。

(防御云)秋间可是如何?(正末唱)

【游四门】 秋间恰正是败荷萍里正方秋，呀呀的寒雁过南楼。恰正是荷枯柳败芙蓉瘦，风力冷飕飕，看霜降水痕收。

(防御云)老相公，这秋间的景致，还有几般清幽?再说一遍者。(正末唱)

【胜葫芦】 我则见浅碧粼粼露远洲，滴溜溜红叶一林秋，怕的是明日黄花蝶也愁。仿孟嘉庄上，就渊明篱畔，老夫酒醒时节再扶头。

(防御云)冬暮间天道，可是怎生也?(正末唱)

【后庭花】 冬间老夫待寻梅访故友，踏雪里沽艳酒。



宝篆焚金鼎，浊醪饮巨瓿。我和你意相投，酒筵中不够，者莫再约住林下叟，就村务将琴剑留。

（防御云）酒够了，老夫告回也。（正末云）早哩，且坐的也。（唱）

【柳叶儿】直吃到二更时候，笑喧哗交错觥筹，直待吃的月移梅影黄昏后。心相爱意相投，醉时节衲被蒙头。

（同知打净王六斤，云）王六斤，我分付你甚么来？不应亲者强来亲也。（正末云）可不道对客不得嗔狗。我本待去了来，恰才王都管吃了几下打，我试安抚他者。王都管，（唱）

【单雁儿】我向来打了个稽首，你身上的是非只为我恰才多开口。这的是我做下事可着你承了头，可你敢休和老夫记冤仇。

（王六斤云）老相公，您孩儿不敢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尾声】我见他呵羞，我则推个逃席走，（防御云）老相公，再饮几杯。（拖下坐科）（正末唱）请你一个府尹官人放手。（云）同知！（唱）你可怎全不提防你那脑后忧，这的是你恋着金枷玉锁遭囚。我则怕你久已后，枉丁将你闲忧，我正是莫与儿孙作马牛。你如今贪杯恋酒，（云）你到的卧房中，将的镜子来，照你那面皮去波。（唱）则被这



酒灌的你来黄干黑瘦，你正是养家活计下场头。(下)

(防御云)相公，酒够了，多多的定害。左右，将马来，回家中去也。(下)(同知云)大夫人，我说你这父亲不达时务，来便则说闲话，把我那一席好酒都搅了。罢、罢、罢，防御相公也去了。安排酒肴，后堂中饮酒去来。为官受禄居州郡，安享荣华乐事多。今日画堂开玳宴，洞房犹是听笙歌。(同下)

第二折

(搽旦上，云)妾身是同知相公的小夫人。有大夫人是张氏，他带将一个小的来，是王六斤。我见这小的聪明，我着他近身边伏侍我，俺两个有些不伶俐的勾当。相公歇息了也，我叫六斤来者。(做叫科)(王六斤上，云)下次小的每，前后收拾，夫人叫我哩。(六斤见搽旦科，云)你叫我怎的？我打发相公睡哩。(搽旦云)相公歇息了也不曾？(王六斤云)歇息了。(搽旦云)咱这里不自在，去后花园亭子上去来。(王六斤云)也好，也好，俺去来。(同下)(正末扮曳刺上，云)洒家是个关西汉，岐州凤翔府人氏。在这蓟州当身役，与这同知相公做着个后槽，喂着一块子马。一块子好马也呵！(唱)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同知着我不将差罚当，专把征驼喂，喂的似按板肥，好马也，我与你刷刨的恰便似泼油光。索与你收拾了铺床，把骏骑牵在槽上，草料也拌上一筐。我与你拖着那半片席头，美也，我与你急转过前厅后



堂。

【梁州】眷的是侧个敞个敞厨房中暄热，爱的是宽绰绰过道里风凉。夜深也无一个人来往。半片席斜铺在地下，两块砖掇在头行。正天炎似火，地热如炉。过道里不索开窗，洒家道来则这的便似天堂。我与你直挺挺忙拨倒身躯，就着这凉渗渗席垫着我这脊梁，美也，就着那风飏飏扇着我那胸膛。愁的是后晌，晌晌。我恰才煮料切草都停当，安排下搅草棒。喂的他槽上的征马宛有些肚囊，料煮到上半磁缸。

(云)洒家与你睡一觉者。(做睡科)(王六斤同搽旦上，云)慢慢的走，赤、赤、赤。(搽旦、六斤做跳正末身上过)(打科)(正末云)哎哟，哎哟，甚么人劈劈泼泼，则管里打？(六斤云)是我都管。(正末云)都管，都管，你忒休都管了。(六斤云)夫人也在这里。(正末云)夫人，夫人，这早晚在这里。有甚么匀当？我别处睡去便了也。(下)(搽旦云)六斤也，我为你耽惊受怕，你休负了我心也。(六斤云)我若负心，我就该死也。(正末上)(唱)

【贺新郎】是谁人这早晚不寻常？俺的把曲槛斜穿，呀的将角门儿开放。是谁人这早晚往花园里撞？这嘶引定谁家一个艳妆？莫不是求食卖笑的红妆？(云)好也罗。(唱)荒淫怎坐夫人位。除了名字有何妨？着这个浪包搂一迷里胡厮谎。若拿贼做个证见，我着他望穿堂打会关防。(拿六斤科)(唱)



【梧桐树】你可便休想我把伊轻放，这公事决声扬。往往同知将他向，好也罗，将一个腌盆儿掇在他头直上。

(云)有贼也!有贼也!(搽旦云)这弟子孩儿无礼。我在这里直料来，有甚贼么?(六斤云)奶奶。与他些东西，买他不语。(搽旦云)我与他这枝金钗儿。(六斤云)兀那爪子也。你不要言语，我与你这枝金钗儿。(正末云)你做的歹勾当，倒与我枝金钗儿!(六斤云)悄悄的，休教同知听见。(正末云)同知这早晚做了个糟得恼了也。(同知上，云)兀那厮，你说甚么哩?(正末云)早是爪子不曾说相公甚么。(同知云)你也骂的我够了也。你怎么大呼小叫的?(正末云)相公，他两个在这坨儿哩。(六斤同搽旦骂科，云)爪驴!爪弟子孩儿!爪畜生!(三科了)(正末唱)

【四块玉】不索你厮掩藏，休倔强，(同知云)好是奇怪也，你回去罢。(正末云)洒家知道。(唱)我急走的去那厨房中我点着灯光，若是实呵小人请功赏。早来个可便黑洞洞的，如今照耀的来便刚朗朗，请同知觑见这二人的气象!

(搽旦云)同知，休听这弟子孩儿胡言汉语的。(同知云)气象怎的?小夫人。你在这里做甚么来?(正末云)他两个在这坨儿哩。(搽旦同六斤骂科，云)爪驴!爪弟子孩儿!俺在这里做甚么来?(正末唱)

【哭皇天】气的我一跳三千丈，(司知云)兀那后槽，



有甚么勾当?你实说。(正末云)不是洒家在相公跟前说呵，(唱)相公若不信呵自觑当。不是我私过从硬主张，嗻，你莫不便要一纸从良。一个是夫人，一个是伴当。(带云)你既是夫人。更深半夜，兰堂画阁里不睡。(唱)黑洞洞的向一些花园里、花园里有甚勾当?你向那扑堂的土上，尚兀自印下这脊梁。

(搽旦云)是这驴打滚来!(正末云)那个人肯做这等勾当?(唱)

【乌夜啼】 请同知自向跟前望，夫人为甚么汗塌湿残妆?(搽旦云)是露水珠儿滴在我脸上来!(正末唱)都管为甚粉贴在鼻梁?(六斤云)我有些怕后，打了个白鼻儿。(正末云)夫人说波，都管说波，可怎生不言语?(唱)不似那昨来个爪驴、爪贼、爪马，叫吡吡的眼睛荒。(云)好也。(唱)不信你那扑扑的小鹿儿心头撞，打叠起无颜色，无情况，花言巧语，数黑论黄。

(同知云)你说，他两人有甚么显证?(搽旦云)有甚么显证?你拿出来!(正末云)要见显证，金钗儿便是显证!(同知云)小夫人，这金钗儿不是你的?(搽旦云)我恰才着花枝儿抓在地下，这爪子拾了我的，他不还我。(同知云)夫人也，你这金钗儿吊了好几遭了也。(正末唱)

【尾声】 则这金钗儿是二人口内的招伏状，更压着那十字街头犯由榜。这公事不虚诳，道得来捏住喉嗓，请



你个、请你个水晶塔的官人都莫偏向。做贼来见赃，杀人来见伤。这的是都管的奸情唆狗，不是这后槽的谎！（下）

（搽旦云）相公，你歇息去。（同知云）夫人，你执料去罢，我歇息去也。（下）（搽旦云）六斤，我和你说：这等爪子在家里打搅，我明日则教同知赶了他去罢。俺两个可不自在也。（六斤云）奶奶，我则是磕头罢了。（搽旦云）收拾了门户，我歇息去也。（同下）

楔 子

（同知同搽旦、王六斤上）（同知云）昨日被后槽闹炒了一会也。（搽旦云）那个弟子孩儿，不似好人，偷东摸西，打发他去了罢！（同知云）夫人说的是。六斤，与我唤将那后槽出来。（六斤叫科，云）理会的。后槽安在？（正末上，云）相公唤洒家有甚勾当。我须见相公去。（六斤云）兀那爪子，为你磨了我半截舌头，要放你回去哩。（正末云）谢了哥哥。（见同知科，云）相公唤洒家有甚的勾当？（同知云）兀那厮，你当几时后槽了？（正末云）我该当一年。（同知云）当一年，还有多少时？（正末云）我当了半年了。（同知云）罢，我饶你半年，放你回去罢。（正末云）相公，我去也。我拜相公两拜。（同知云）你拜了我，你也拜夫人两拜么。（正末云）我不拜夫人。（同知云）你怎生不拜？（正末云）我曲不下这腰，洒家腰疼。（同知云）你若不拜呵，我不放你回去。（正末云）我葫芦提拜两拜罢。（唱）

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同知着洒家下班去不唤再休来，便有那包龙图把他也难赛。我则怕那王伯当，泼秀才，久后生心，(云)干我甚的事来？(唱)知他是和尚在钵盂在？

(同知云)兀那厮，去罢。(正末做叫六斤科，云)唆狗！唆狗！(六斤云)门口有传神的叫我哩。弟子孩儿，我叫做唆狗！我出这门来。(正末云)阿哥，可不道唆狗也。我去也，好处你便说些，歹处休说。阿哥，我去也。(六斤云)你去也，我知道。(三科了)(正末叫六斤云)唆狗！唆狗！(六斤云)他又叫我。我出的这门来。(正末云)阿哥。(六斤云)可早两遭也。(正末云)他是二夫人，你是伴当，你两个有这等勾当，道不的瓦罐不离井口破，我去也。(六斤云)你去罢，我知道了。(正末回头招手科)(六斤见科)(云)敢是唆狗？(正末云)这厮可撵了我的！(下)(同知云)后槽去了也。夫人，俺后堂中饮酒去来。(同下)(搽旦上，云)自家小夫人的便是。我如今和王六斤两个不得自在。我要合一服毒药来，或是茶里饭里着上，药杀了同知，我和王六斤永远做夫妻。唤将六斤来。(六斤上，云)奶奶，你唤我做甚么？(搽旦云)我和你不得自在。你合一服毒药来，药杀了同知，我和你永远做夫妻，可不好那？(六斤云)我知道。(搽旦云)好孩儿，不枉了。门首看着，则怕相公来家。(六斤云)理会的。(同知上，云)小宫衙门中回来，身子有些不好。夫人，安排一碗酸汤来，我吃者。(大旦云)我做去。(大旦拿汤上科)(搽旦云)拿来我尝一尝？没滋味。姐姐，你去取些盐醋来。(大旦下)(搽旦云)可拿那药来，放在碗里。(大旦上，云)有了盐醋了也。(搽旦云)



姐姐，我才和他急聒了几句，相公有些怪我。你拿这汤去。
 (大旦云)相公，酸汤，你吃一口儿。(同知惊科)哎哟，怎生火光进散？谁做的汤来？(搽旦云)姐姐做的。(同知云)好夫人！我怎生歹着你，你有这等歹心？将大棒子来。(搽旦云)相公，你不要打他，他是你儿女夫妻。做这等勾当，你告他去，我是证见。(同知云)你也说的是。我家里打他，私置牢狱。我去衙门里告防御大人，走一遭去来。(下)(防御领张千上，云)小官防御是也，今日在衙门中闲坐。令人，门首觑者，看有甚的人来。(同知上，云)可早来到也。不必报复，我自过去来。(做见跪科，云)相公与我做主者。(防御云)相公请起。有甚的事？(同知云)有我大夫人是儿女夫妻，他合毒药害我。相公与我做主者。(防御云)相公，你是同僚官，我难问。(同知云)相公，你若不问，我上司告去。(防御云)住、住、住，我问便问。谁是原告？相公。(同知云)我有二夫人做状头，合毒药的是王都管，药丈夫的是大夫人，并不干小夫人之事。相公与我做主者。(防御云)相公，我自有主意，(同知云)相公，回去也。(下)(防御云)这桩事我也难问。张千，说与张本，着他好生问，这桩事问成了呵，可来回我的话。将马来，我且回私宅中去也。(下)

第三折

(牢子上，云)手执无情棒，怀揣滴泪钱。晓行狼虎路，夜伴死尸眠。自家是五衙都首领。今有同知的大夫人、二夫人和王六斤，下在这牢里面。与我拿将出来！(大旦、搽



旦同王六斤上)(搽旦云)俺两个又无罪过。俺这里坐的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牢子云)不要大惊小怪，则怕有提牢官来。(正末扮令史上)(咳嗽科，云)我姓张名本，是这汾州西河县人氏，做着个令史。口则说个令史，也难。要知律令，晓史书，方可做的个令史。(做回头科，云)后兴，同知相公叫我牢里问事去，着你娘做些酷累来。我知同知家道上好生不明。正之在人，格之在己。休道前程苟贪，上察推天心，下察推地炁。明有祸福相随，暗有鬼神相报。然后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苍难欺也呵。(唱)

【商调】【集贤宾】 我从那幼年间将吏道文字把，我去那儒吏上少书滑。笔尖上斟量一个轻重，案款内除减了增加。我则待惜黎民户减了差徭，须是我爱庄农一犁两耙。则俺那同知好将拦状插，前厅上审问撒达。这厮每其中必暗昧，就里决争差。

【逍遥乐】 我与你亲身临牢下，自审个虚实，辩个真假。

(云)来到这牢门首也。 扯动这绳子。(牢子做惊科，云)来了，来了。是提牢官来了，我开门去。(牢子开门、撞正末头、倒科)(牢子云)哎哟、哎哟，可怎么好？原来是提控，撞倒他怎么了？(正末云)这个是甚么门？(牢子云)这个是牢门。(正末云)可知是牢门，牢门里门上拴一条绳子，绳子上拴着铃子，有人来扯动这绳子，里面那铃子铎琅响一声，你便不合攢出得脑来。假若有那劫牢的来，一



棍子打杀你，你死不争，孩儿也，你不带累他那官长么？(牢子云)提控说的是。(牢子做拿起笠子看科，云)坏了笠子了。(正末云)着个补笠子的补了者。(牢子云)理会的。(正末云)开了这门了，我进去。(做见大旦、搽旦科)(正末云)这个是个甚么人？(牢子云)这两个是夫人，这个是都管。(正末做努嘴科)(牢子做拿旦、六斤云)过来跪者。(大旦、搽旦、六斤做跪科)(搽旦云)我又无罪过。我跪者，看他怎么放我起来？(正末问牢子云)你姓甚么？(牢子云)我不醒。(正末云)你姓甚么？(牢子云)哦，你问我姓甚么？我姓王。(正末云)庞？(牢子云)王。(正末云)黄？(牢子云)提控，我写与你看：三画中间一竖。是王。(正末云)你是三画王？(牢子云)我正是三画王。(正末云)三画王，把墨来。(牢子云)这一场苦又不善了。我又不是太医，着我把脉，没奈何。官差，依着他。(牢子拿正末手把脉科，云)一肝、二胆、三脾。(正末云)你做甚？(牢子云)你说着我把脉来。(正天云)是砚瓦上磨的。(牢子云)那个是墨？(正末云)是。(牢子云)无了墨了。(正末云)土地龕子上有块墨。(牢子云)理会的。他这有心记事，我寻去。真个有一块墨。提控，有了墨了。(正末云)三画王，砚瓦上灰吹了者。(牢子向正末吹科)(正末眯了眼科)哎哟，哎哟。(牢子云)嗨，眯了提控眼也。(正末云)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过河来打打米米。(牢子云)甚么打打米米？(正末云)拿过来。(牢子云)靠前跪着！(正末云)你姓甚么？(六斤云)我姓王。(正末云)庞？(六斤云)王。(牢子云)提控，提控，他也是三画王。(正末云)你也是三画王？(牢子云)提控，正是三画王。(正末云)王甚的？(六斤云)王都管。(正末云)你都管谁？(六斤云)



家前院后，都是我执料，叫我做王都管。（正末云）写官名。（六斤云）我是王六斤。（正末做写科，云）责状人王六斤又六斤。（牢子云）没我则这般道。（正末云）兀那厮，你招了者。（六斤云）你着我招甚么？（正末云）要你招了者！（六斤云）你着我招甚么？（正末唱）

【醋葫芦】我这里轻轻的将你那手腕儿捏，款款的将他这脚面儿踏。你若是招成了，我将你厮提拔，你身上休惹的粗棍子打。唻！咱两人好生的说话，（六斤云）干我甚事？冤屈也。（正末唱）没来由村丑生叫吖吖。

（云）责状人王六斤又六斤。（搽旦云）我又无甚么罪过，谁听你那言语？我家里去也。（正末云）三画王，他说甚？（牢子云）他说他无罪过，他要家里去。（正末云）三画王。（牢子云）有。（正末云）你待开了个牢门，教他去。（牢子云）理会的。我待开开这牢门。（正末云）你去，你去。可又不敢去。你觑的我个头似土块，气的我翻上倒下的。壁上孩儿，一簇簇画的来不曾哭，手里拿定把槌儿，打你奶奶眉楞骨。这个姐姐，是个夫人，你也是个夫人。这个姐姐，似凤凰飞在梧桐树，自有傍人话短长。（唱）

【么篇】你可休把人来厮笑话，觑的人来似粪渣。打官司处使不着你粉鼻凹，觑不的铺眉苦眼乔势杀！（搽旦做扭捏科）（正末云）我那里受的他！（唱）百忙里便吊腰撒跨，（云）三画王，将大棒子来。（牢子云）理会的，有！（正末唱）半合儿勘你个搅蛆扒。



(同知上,云)小官同知的便是。有我那大夫人,因奸合毒药丈夫。我告防御大人,谁想防御相公不整理,分付与张本外郎他问这桩事。那个人又难说话。则怕他不知道我这家务事,我与他说一声去。来到这牢门首,拽动这牵铃索。(牢子云)来了,来了。不知甚么人,拽动这牵铃索。我开开这牢门。(做开门科,云)原来是同知相公。(同知云)张千,我家那桩事,如今怎么样?(牢子云)张令史正问这桩事哩。(同知云)你说一声,道我在门首,有话和他说。(牢子云)理会的。(见正末科)(正末做写科,云)同知。(三科了)(牢子云)牢门首有同知相公有请,有说的话。(正末云)你便道,外郎,牢门首有同知相公。怎么你走到我身边厢?同知,同知,着我写了两三个同知。(牢子云)谁着你写来?相公请提控说话。(正末出门见同知科,云)相公,你来这里,有甚么事?(同知云)张本,你不知道,我家那桩事,药丈夫是那大夫人,合毒药的是王六斤,并不干我那二夫人事。和你说一声。(正末云)相公,你既知道,你自家问了罢,我行胡搵乱搵!你不搵,三画王,你关了门者。(牢子云)开了牢门,则怕磕你一个骨都。(正末云)三画王,关了牢门。(牢子云)是,我关了牢门。(俌儿上,云)我是个敞执法的孩儿。我爹爹在牢里问事,我娘着送饭,我去,来到这牢门首。(做见同知,与唱喏科)(俌儿云)吞之。(同知云)这个是张本的孩儿,你那里来?(俌儿云)我爹爹在牢里问事哩,我娘着我送饭去。(同知云)来、来、来,与你这贯钞,替我买个蒸饼来。(俌儿云)我知道,我买去。(下)(同知云)我支转了他,将这一饼黄金,我放在这饭罐里。他若见,自知其意。(俌儿上,云)



吞之，没了蒸饼了，还你钞。(同知云)我不要，就与你罢。
 (俵儿云)我不敢要。(同知云)为甚么不要?(俵儿云)俺爹爹知道，则道我受私哩。(同知云)个敝舍，着您爹爹，休嫌少。(俵儿叫牢子科，云)牢子哥哥开门来。(牢子做开门科，云)我开开这门。原来是个敝舍。你来做甚么?(俵儿云)我来送饭来。(牢子见正末科)(正末云)王六斤，王六斤。(牢子云)个敝舍。(正末做慌科，云)接赦，接赦，开了牢门，装香来，请官，请官。(牢子云)做甚么请官?(正末云)你道接赦，接赦!兀那三画王，你来，你来!我姓张也那我姓个敝?(牢子云)提控，这个是我说的差了也。(正末云)教他过来。(牢子云)理会的。着你过去哩。(正末云)你娘家里做甚么来?(俵儿云)俺娘家里扎麻鞋哩。(正末云)一腿子麻鞋是甚么哩?卖二百文小钞，三口子老小盘缠。是甚饭?(俵儿云)和和饭。(正末云)着你娘做些酷累来，又是和和饭夹。(俵儿云)打你奶奶嘴!胡说。吃了罢。甚么酷累、酷累。(正末做抄饭，怕科)(唱)

【么篇】 则被这金晃的我这眼睛儿花腊擦，吓的我这手脚儿软刺答，可若是官司知道怎割杀?(云)后兴。(唱)你可是那里每将来，你与我疾道者，常好是心粗胆大。天也、天也，则被些小冤家送了这个个敝知法。

(云)后兴，你牢门首见谁来?(俵儿云)见同知来。(正末云)同知说甚?(俵儿云)他说着你爹爹休嫌少。(正末唱)

【后庭花】 颇奈这个打关节的姜子牙，你待搭救这



犯奸情的女浣纱。你则怕萧相国差行了事，好、好、好，哎！你个包龙图能治家。（云）三画王！（牢子云）有。（正末唱）你与我换上沉枷，（牢子云）理会的。上枷。（正末唱）你可休将人来者刺。来日个坐早衙，大人行把状插。小夫人必事发，王都管必定杀。

【柳叶儿】呀，请你个大夫人休怕，浪包搂项带沉枷，说着教他丧胆亡魂怕。休那里括刺刺，叫吖吖，合毒药则是你个蛆扒。（云）三画王，打着者。（搽旦云）并不干我事，都是大夫人来。（正末云）打着者！（牢子打六斤科，云）理会的。招了者！招了者！（六斤云）我吃不过这打。罢、罢、罢，是我来。（搽旦云）是我来，是我来。不要打，我招了便了。（正末云）他可道招了也。点了纸，画了字。三画王，将纸来，封了这罐儿者。（牢子云）将纸来，封了这罐儿。（正末云）三画王，开了牢门。（牢子开门科）（云）理会的，开了门也。（正末见同知科）（同知云）张本，你问的事如何？（正末做扯住同知科）（唱）

【尾声】向前来扯住他，这公事怎干罢？把你上梁不正相公拿，原告人一步一棍子打。把他干连人监下，折证在蓟州府尹相公衙！

（正末并王六斤、搽旦、牢子同下）（同知云）这事不中也。我去央及防御相公去者。（下）（防御上，云）我着张本问那桩事。未知如何。怎生不见来回话？（同知上，云）我去央及防御相公去者。（做见科）（同知云）相公，这一件事



不好了也。我见张本的孩儿送饭去，饭罐儿里我做上一个金子。不想张本封了饭罐儿，他如今要上司告去哩，可怎了也？(防御云)他若上司告去，你便不能勾做这同知也。则除是你丈人张仲，他若认了，你便无事了。(同知云)他如今怪我，他如何肯认？(防御云)都在我身上。俺如今同去央及张仲去来。(同下)

第四折

(张千排衙上，云)喏！在衙人马平安，抬书案！(府尹上，云)清廉居府治，持法敢辞难？断狱能平允，民情得自安。小官乃府尹是也。今日坐早衙，张千，说与那六房吏典，有甚么该金押的文书，将来我看。(张千云)告的相公得知，止有蓟州申将一纸，王六斤合毒药、用金打点那个文书来，人犯还未到哩。(府尹云)张千，若来时，报复我知道。无甚事，我且回后堂中去来。一自为官十数年，公平廉谨始称贤。但得心地无私曲，功名富贵总由天。(正末扮张仲上，云)老夫张仲，在这村乐堂闲坐。观着这四面真山真水，是好景致也呵！(唱)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我则见几行新雁写秋云，画堂中一天风韵。看梅山清隐隐，拖素杖那观门外水粼粼。野馆山村，便着那丹青手画不尽。

(同知同大旦上，云)夫人，这件事则除你父亲认了，俺便无事也。(大旦云)我理会的。咱见父亲去来。(同知



云)俺见父亲去来。(大旦云)你则在门首,我先过去。(大旦做哭科)(正末云)孩儿,你那里去来?怎生不言语?(唱)

【步步娇】往常孩儿杨柳腰枝多丰韵,脸似桃般嫩,今日可怎生憔悴损?我则见绿惨红愁减了精神,为何因,背地里将啼痕来搵?

(云)孩儿,你为甚么来?你说。(大旦云)父亲,如今有同知的小夫人,因与王六斤做下不伶俐的勾当,合毒药下在汤内。同知看将出来,他赖是你孩儿来。有同知将俺具告到官。被张令史推问明白。有同知将金一饼,放在张令史饭罐内,救他小夫人。被张令史将金封记在官,要去上司告去。若去呵,这同知的官便难保也。怎生看你孩儿面皮,则说是父亲来。若认了这金呵,可也好也。(正末云)他如今在那里?(大旦云)见在门首。(正末云)你着他进来。(大旦云)理会的。同知,你自过去。(同知见正末科,云)父亲,这几日怎生不见你来家吃茶?(正末云)我可是敢来么那?(唱)

【殿前欢】怕不待叙寒温,(云)同知。你不知道。(同知云)父亲道甚么来?(正末唱)又着你道不应 江亲者强来亲。只因咱多话着你心怀恨,休怪咱波女婿郎君。(同知云)我一径的来告父亲来。(正末云)你告我怎么?(唱)放着你那筑坟台女赵贞,索甚么闲评论!两个人相般弄,一个叠尸的伯当,一个是贤德夫人!



(同知云)父亲，有这饼金，若父亲肯认了，我便无事来。(正末云)老夫不知是甚么金子!(正末推同知出门科，防御云)同知，这一桩事如何?(同知云)相公，俺岳父不肯认这金。相公，你怎生劝一劝来。(防御云)不妨事，都在我身上。(见正末科，云)老相公，有这一饼金子，你若认了，同知相公便是无事的人也。(正末云)老夫不知甚么金子。(唱)

【川拨棹】 我几曾见劝和人，打关节处厮勒措。卖弄你巧语花言，施展精神。你常好是不依本分，这家私我无中文，掌王条理庶民。

【喜江南】 过来波包龙图门中面糊盆，(做推防御出门科)(防御云)好无礼也。不认便罢，怎么推出我来?更待干罢?拿过那大夫人来，与我打着者。(做打大旦科)(大旦云)父亲救我者。(正末云)是我恶说了他来。(唱)常言道口是祸之门。打关节府尹怒生嗔，我这议论，便有那杀人的公事我招承。

(防御云)既然如此，俺同见官去来。(众虚下)(府尹、张千上，云)聆音能鉴貌，奸伪自昭彰。小官府尹是也。昨日蓟州申到王六斤等一千人犯。张千，你与我律上厅来!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拿王六斤、搽旦、大旦、同知、张仲上)(见科)当面!(众跪科)(府尹云)合毒药是谁来?(王六斤云)是我来。(府尹云)送金是谁来?(张仲云)是老夫来。(府尹云)这桩事老夫尽知也。一行人听我老



夫下断：二夫人败坏人伦，王六斤谋害情真。张孝友施仁重义，认送金回护姻亲。王同知复还旧职，大夫人无事拱明。今日个不能隐讳，将二人明正典刑！

题目 古 傲令史大断案

正名 海门张仲村乐堂



包龙图智赚合同义字

楔子

(冲末扮刘天祥、搽旦杨氏、正末刘天瑞、二旦张氏、俌儿同上)(刘天祥诗云)白云朝朝走，青山日日闲。自家无运智，只道作家难。自家汴梁西关外人氏，姓刘名天祥。大嫂杨氏，兄弟是刘天瑞，二嫂张氏，我根前无甚儿女，止天瑞兄弟有小孩儿，年三岁也，唤做安住。我那先娶的婆婆可亡化了？这婆婆是我后娶的。他根前带过一个女孩儿来，唤做丑哥。我这兄弟和李社长交厚，曾指腹为婚。李社长根前得了个女孩儿，唤做定奴，也三岁了，他两个可是两亲家。如今为这六料不收，上司言语，着俺分房减口。足弟，你守着祖业，俺两口儿到他邦外府赶熟去来。(搽旦云)俺两个年纪高大，去不的了。(正末云)哥哥知嫂嫂守着祖业，我和二嫂引着安住孩儿。趁熟走一遭去。(刘天祥云)这等，你与我请将李社长来者。(正末云)我便请去。(做请科，云)李亲家在家么？(社长上，云)谁唤门哩？我开开这门。原来是刘亲家，有甚么话说？(正末云)俺哥哥有请。(见科)(社长云)亲家，你来唤我，莫不为分房减口之事么？(刘天祥云)正是。只因年岁饥歉，难以度日，如今俺兄弟家三儿。待趁熟去也。我昨日做下两纸合同文书，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，都在这文书上，不曾分另。兄弟三二年来家便罢，若兄弟十年五年来时，这



文书便是大见证。特请亲家到来，做个见人也，与我画个字儿。（社长云）当得，当得。（刘天祥念科，云）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，弟刘天瑞，幼侄安住，则为六科不收，奉上司文书，分房减口，各处趁熟。有弟刘天瑞，自愿将妻带子，他乡趁熟。一应家私田产，不曾分另。令立合同文书二纸，各收一纸为照。立文书人刘天祥同亲弟刘天瑞，见人李社长。（社长云）写的是。等我画个字，你两个各自收执者（画字科）（正末云）既有了合同文书，则今日好日辰，辞别了哥哥、嫂嫂，引着孩儿，便索长行。亲家，我此一去，只等年成熟时便回家来，你是必留这门亲事，等我回时，成就此事。（刘大祥云）兄弟你出路去，比不的在家，须小心着意者。有便频频的稍个书信回来，也免的我忧念，（正末云）哥哥放心，您兄弟去了也。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两纸合同各自收。一日分离无限忧。辞故里，往他州。只为这田苗不救，可兀的心去意难留。（正末、二旦、傣儿同下）

（刘天祥云）亲家，俺兄弟去了也。有劳尊重，只是家贫不能款待。惶恐，惶恐！（社长云）这也不消，在下就告回了。正是：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（同下）

第一折

（外扮张秉彝同旦儿郭氏上）（张秉彝云）自家潞州高平县下马村人氏，姓张名秉彝，浑家郭氏，嫡亲两口儿家



属，寸男尺女皆无，颇有些田地庄宅。因为东京六料不收，分房减口。近日有一人唤做刘天瑞，引着他浑家也是张氏，有个孩儿唤做安住，今年三岁，生的眉清目秀，是好一个孩儿也。我因见刘天瑞是个读书的人，收留他在我店房中安下。也是他的造化低，谁想两口儿染成疾病，一卧不起，小二哥说他好生病重。大嫂，咱那里不是积福处，你的旧衣服将着两件，我的旧衣服也将着两件。咱望他两口儿去来。（同下）（店小二上，云）自家店小二的便是。这是张秉彝家店房，近新来有三口儿趁熟的，到这店中安下，不想他两口儿患病，一日重似一日。人说我穷，他两个还比我穷。莫说道他两口儿迎医服药，连衣服也没的半片，饭食也没的半碗，怎么将养得这病好。我如今不免扶持出来，看看他气色。嗨！也可怜，多分要呜呼了也。（正末同二旦、俌儿上，云）自家刘天瑞。自从离了哥哥、嫂嫂，到这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员外店中安下。多蒙这员外十分美意，并不曾将俺做那外人看待。争奈自家命薄，染了这场疾病，一卧不起。二嫂怎生是好也！（二旦云）眼见的俺两口儿这病，觑天远，入地近，无那活的人也！（正末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拙妇熬煎，主家方便，相留恋。直着俺住到来年，谁想天不从人愿。

【混江龙】俺则为人离乡贱，强经营生出这病根源。拙妇人女工勤谨，小生呵农业当先。拙妇人趁着灯火邻家宵绩纺，小生呵冒着风霜大气晓耕田。甘受些饥寒苦楚，



怎当的进退顿时迳。现如今山妻染病，更被他幼子牵缠。回望着家乡路远，知他是兄嫂高年。好教我眼巴巴没乱杀难相见，枉了也离乡背井，落的个赤手空拳。

(二旦与正末文书科，云)二哥，我这穷命，只在早晚了也。你收拾这文书，保重将息者。(二旦做死状科)(张秉彝上，云)可早来到店中也。君子，你那病体如何?(见正末科，云)呀!原来你浑家亡了也。你如今也有些钱钞。发送你的浑家么?(正末唱)

【油葫芦】量小生有甚人情有甚钱，苦痛也波天。则为那家私生受了二十年，要领旧席铺停柩无一片，要领好衣服妆裹无一件。(张秉彝云)君子，你不须烦恼。我这里都已备下了也。(正末唱)谢员外厮济惠，谢员外肯见怜。(带云)小生若不得员外呵。(唱)则俺这人离财散央亲眷，兀良谁赍发与我一根椽。

(做悲科)(唱)

【天下乐】妻也，知他是你命难逃我命蹇，我想从也波前，也是宿世缘，将重孝不披轻孝来穿。想着你恩共情，想着你贞共贤，我甘心儿与你驾灵车，哭少年。

(张秉彝云)小二哥，着人来抬的二嫂出城外，拣个高原去处，好好的埋葬了者。(抬下)(正末云)员外，我也送他一送。(张秉彝云)你是个病人，那里送的?便不送也罢。



(正末做悲科)(云)妻也，我为着你呵。(唱)

【那吒令】 念不出，消灾的善言；烈不得，买路的纸钱；(张秉彝云)我代你送出去。(正末云)怎敢劳动员外。(唱)我可也放不下，殃人的业冤。一片心迷留没乱焦，两条腿滴羞笃速战，恰便似热地上蚰蜒。

(做走科)(唱)

【鹊踏枝】 我甫抬身到灵枢边，待亲送出郊原，不觉的肉颤身摇，眼晕头旋。挪一步早前合后偃，(正末做倒科)(唱)哎哟！叫一声覆地翻天。

(云)员外，小生有句话敢说么？(张秉彝做扶科，云)你有甚么话？你说。(正末云)小生东京义定坊居住，哥哥刘天祥，小生刘天瑞。因为六料不收，奉上司的明文，着分房减口。哥哥守着祖业，小生三口儿在此趁熟。当那一日，立了两纸合同文书，哥哥收一纸，小生收一纸，怕有些好歹，以此为证。只望员外广修阴德，怎生将刘安住孩儿，抬举成人长大。把这纸合同文书，分付与他，将的俺两把儿骨殖，埋入祖坟。小生来生来世，情愿做驴做马，报答员外。是必休迷失了孩儿的本姓也。(唱)

【柳叶儿】 则被那官司逼遣，他道是没收成千里无烟，着俺分房减口为供膳。因此上携宅眷，撇家缘，图一个苟活偷全。



(张秉彝云)元来你的家缘家计,都在这一纸合同文字上哩。(正末唱)

【青哥儿】 虽则是一张儿合同、合同文券,上写着一家儿庄田宅院,这便我久后归宗的证明显。趁如今未丧黄泉,叮咛你大德高贤。等孩儿长大时年,交付他收执依然。遮莫杀颠沛流连,休迷失水木根源。这便是你张员外种下的福无边,天须见。

(张秉彝云)我知道了。等你孩儿长大成人,交付与他,回还你祖家去也。(正末云)员外,俺那孩儿呵。(唱)

【寄生草】 他目下交三岁,你若抬举他更数年。常则是公心教训诚心劝,教的他为人谨慎于人善,不许他初年随顺中年变。俺便死也难忘你这天高地厚情,员外你则可怜见,小冤家少母无爹面。

(张秉彝云)君子,你自挣。这都在我身上,决不负你所托也。(正末云)员外,我这一会儿不好了,扶我外间里去罢。(做扶科)(正末唱)

【赚煞尾】 不争我病势正昏沉,更那堪苦事难支遣,忙赶上头里的丧车不远,眼见得客死他乡有谁祭奠?(带云)儿也,你若得长大成人呵。(唱)你是必休别了父母遗言:将骨殖到梁园,就着俺那祖父的坟前,古树林峰好墓田。员外,则你便是我三代祖先,我又无甚六神亲眷。可怜见



俺两房头这几口儿，都不得个好团圆。（下）

（张秉彝云）好可怜也！他家三口儿来到我这里，老两口儿都死了，则留下这个小的，刚交三岁。他又无甚亲眷，就留在我家中，抬举的他成人长大，着他回去本乡，认了伯父、伯娘，着他一家儿团圆，也见的我久要不忘之意。（诗云）两口儿身亡实可怜，留下孩儿尚幼年。待他长大成人后，须教骨肉再团圆。（下）

第二折

（张秉彝同旦儿上，云）自从刘天瑞两口儿身亡之后，又早过了十五年光景，安住孩儿长成十八岁了也。人都唤做张安住，他却那里知道原不是我的孩儿。我自小教他读书，他如今教着几个村童。时遇清明节届，我到这坟上烈纸，就今日和孩儿说这个缘故。想他父亲遗言，休迷失了孩儿本姓。可早来到坟上也，怎生不见我孩儿来？（正末扮安住上，云）自家张安住，开着个学堂，教几个蒙童过日。今日清明节届，父亲、母亲先往坟上去了，我须走一遭去也呵。（唱）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 我将着这一所草堂开，聚几个蒙童训，常则是对青灯黄卷埋身。苦了我也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何日得功名进？

【滚绣球】 我可也为甚的甘受贫，不厌勤，抵多少



策顽磨钝，也只为不如人学做儒人。指望待跃锦鳞，过禹门，才是俺男儿发愤，终有日际会风云。不枉了严亲教训能酬志，须信道古圣文章可立身，改换家门。

(见科)(张秉彝云)孩儿。等不的你来，俺和母亲先祭拜了也。你如今从头的拜祖先咱。(正末拜科)(张秉彝云)有坟墓外边那个坟儿，孩儿你也拜他一拜。(正末拜科，云)父亲，墙外边那个坟儿，常年家着您孩儿拜他，可是俺家甚么亲眷？父亲可说与孩儿知道。(张秉彝云)孩儿也，我说与你呵，你休烦恼。你不姓张，本姓刘。你是东京西关义定坊人氏，你伯父是刘天祥，你父亲是刘天瑞。因为你那里六料不收，分房减口，你父亲带你到这里趁熟。不想你父母双亡，埋葬于此。你父亲临终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，应有家私田产，都在这文书上。我抬举你十五年了，孩儿也，俺虽无三年养育之苦，却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。你则休生忘了俺两口儿也。(诗云)我不说之时恩不断，说罢之时断了恩。俺有朝一日身亡后，谁是我的拖麻拽布人？(正末云)这等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(做气倒科)(张秉彝扶科，云)安住孩儿苏醒者。(正末唱)

【倘秀才】俺父亲口快心直怎隐？您孩儿鼻痛心酸怎忍？想着那冻饿死的爷娘，兀的不痛杀人！别了兄嫂，离了家门，养下这个毒害的子孙。

(正末对墓哭科)(唱)



【呆骨朵】想着俺人亡家破，留下这个儿生忿，我直啼哭的地惨天昏。不争将先父母思量，又怕俺这老爷娘议论。则道把十月怀耽想，可将这数载情肠尽。（张秉彝做叹科，云）嗨！他亲的则是亲。（正末唱）他道亲的则是亲，我怎肯知恩不报恩？

（云）父亲、母亲，您孩儿则今日就请起这两把骨殖，回家乡去。见了伯父、伯娘，将骨殖埋入祖坟，您孩儿得来侍奉。未知父亲意下如何？（张秉彝悲科，云）孩儿，则今日可便埋葬你父母去罢。（正末唱）

【倘秀才】待奉着俺先人的教训，怎敢道别了家尊的义分，您孩儿两下里爷娘一样的亲。怎敢道分真假，辩清浑，天地也就着俺亡家丧身。

【滚绣球】想当日盘缠无一文，遗留托二亲，痛杀我也命绝禄尽，谢父亲，将您孩儿抬举成人。离了这潞州下马村，早来到东京义定门，将俺这骨殖埋殡，认了伯父伯娘呵，您孩儿便索抽身。先安定了俺这十五年无主亡魂魄，回来报答你一双的高年养育恩，怎避的艰辛。

（张秉彝云）孩儿也，你去则去，可休不回来。可怜见俺老两口儿，无儿无女，思想杀您也。这的是合同文书，孩儿，你收执了者。（正末做收执、拜别科）（张秉彝云）孩儿，你是必早些儿回来。（词云）怎不教我悲啼痛苦，想起来似刀剜肺腑。你若葬了生身爷娘，是必休忘了你养身



的父母。(下)(正末唱)

【倘秀才】 远远望高山隐隐，近近听黄河滚滚，我则见段段田灯接远村。到祖宅，造亲坟，尽了我这点儿孝顺。

(云)哎!似这等走，几时得到!你也行动些个。(唱)

【滚绣球】 这般担呵我生怕背了母亲，这般提呵又则怕背了父亲，好着俺孝心难尽，做不得郭巨、田真。兀的不厌掉魂，唬煞人，原来是至诚的天顺，可又早动鬼惊神。曾闻的古来孝子担继母，感得闷林两处分，俺今日也脚底生云。

(云)则今日便索回俺那家乡去也。(唱)

【煞尾】 披星带月心肠紧，过水登山脚步勤。意急不将昼夜分，心愁岂觉途路稳。痛泪零零雨洒尘，怨气腾腾风送云。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千里关山劳梦魄。归到梁园认老亲，恁时节才把我这十五载流离证了本。(下)

第三折

(搵旦上，云)妾身刘天祥的浑家。自从分房减口，二哥、二嫂、安住，他三口儿去了，可早十五年光景也。我这家私，火焰也似长将起来，开着个解典铺。我带过来的



女孩儿，如今招了个女婿。我则怕安住来认，若是他来呵，这家私都是他的，我那女婿只好睁着眼看的一看，因此上我心下则愁着这一件。今日无甚事，在这门首闲立着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正末上，云）自家刘安住是也。远远望见家乡，惭愧，可早来到也呵。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 远赴皇都，急煎煎早行晚住，早难道神鬼皆无。我将饭充饥，茶解渴，纸钱来买路。历尽了那一千里程途，几曾道半霎儿停步。

【醉春风】 俺心儿里思想杀老爷娘，则待要墓儿中埋葬俺这先父母。一会家烦恼上眉头，安住到大来是苦，苦！我则道孤影孤身，流落在他州他县，惭愧也，不想还认了这伯娘伯父。

（云）我问人来，这里便是刘天祥伯父家，且放下这担儿者。（做见搽旦科，云）老娘，借问一声：这里可是刘天祥伯父家么？（搽旦云）便是，你问他怎的？（正末拜科，云）原来正是俺伯娘。（搽旦云）甚么伯娘？这小的好诈熟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红绣鞋】 他、他、他，可也为甚么全没那半点儿牵肠割肚？全没那半声儿短叹长吁？莫不您叔嫂妯娌不和睦？（云）伯娘，俺伯伯那里去了？（搽旦云）甚么伯伯？我不知道。（正末唱）伯伯可又无踪影。伯娘那里紧支吾，可教我那搭儿葬俺父母？



(云)伯娘,则我就是您侄儿刘安住。(搽旦云)你说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刘安住么?你父亲去时有合同文书来,您有这合同文书便是真的,无便是假的。(正末云)伯娘,这合同文书。有、有、有。(唱)

【普天乐】我意慌速,心犹豫,若无显证,怎辩亲疏?(递合同科)(搽旦云)争奈我不识字?如何?(正末唱)伯娘可也不会读,将去着伯父亲身觑。(云)好一个贤达的伯娘也,我错埋怨了他。(唱)他元来是九烈三贞贤达妇,兀的个老人家尚然道出嫁从夫。(搽旦入门科)(正末云)呀!伯娘入去了,可怎么这一晌还不见山来?我早猜着了也。(唱)一来是收拾祭物,二来是准备孝服,第三来可是报与亲属。

(刘天祥上,云)自从俺天瑞兄弟,三口儿一去十五年,并无音信。我则看着那刘安住孩儿,知他有也是无。我偌大家私,无人承受,烦恼的我眼也昏了,耳也聋了。(做见科,云)兀那小的,你是谁家的?在我门首走来走去的?(正末云)我又不在你家门首,我这里是认亲眷的,干你甚么事?(刘天祥云)不是我家门首,可是谁家门首?(正末云)那壁敢是刘天祥伯伯么?(刘天祥云)则我便是刘天祥。(正末云)伯伯请上,受您侄儿几拜。(正末拜,科)(唱)

【迎仙客】因歉年趁熟上,别家乡临外府。怎知道命儿里百般无是处。先亡了俺嫡亲的爷娘,守着这别人家父母。整受了十五载孤独,(刘天祥云)你叫做甚么名



字?(正末唱)则俺呵,便是您作儿刘安住。

(刘天祥云)你那里见刘安住来?(正末去)则我便是刘安住。(刘天祥做悲科,云)婆婆,你欢喜咱,俺刘安住孩儿回家来了也。(搽旦云)甚么刘安住?这里哨子每极多,见咱有些家私,假做刘安住来认俺。他爷娘去时,有合同文书,若有便是真的,无便是假的。(刘天祥云)婆婆也道的是。我出去问他。刘安住,你去时节有合同文书,你将的来我看。(正末云)有文书来,适才交付与伯娘了也。(刘天祥云)婆婆,休斗我耍,我问刘安住来,他道你拿着文书了也。(搽旦云)我不曾拿。(刘天祥云)刘安住,婆婆道他不曾拿。孩儿也,你等我来波,怎么就与了他?(正末唱)

【石榴花】俺一生精细一时粗,直恁般不晓事忒糊涂。则他那口如蜜钵说从初,并无间阻,索看文书。我则道是亲骨肉这搭儿里重完聚,一家儿世不分居。我将这合同一纸慌忙付,倒着俺做了扁担脱两头虚。

【斗鹤鹑】我将那百诈的虔婆,错认做三移孟母。我又不索您钱财,又不分您地土。只要把无主的亡灵归墓所,你可也须念兄弟每如手足。便做道这张纸为有若无,难道我姓刘的不亲不故。

(做看担儿悲科,云)父亲、母亲,兀的不痛杀我也!(唱)



【上小楼】想着俺劬劳父母，遇了这饥荒时务。辞着兄嫂，引着妻男，趁着丰熟。怎知道寿短促，命苦毒，再没个亲人看顾，闪的这两把骨殖儿不着坟墓。

【么篇】伯娘你也忒狠酷，怎对付！则待要瞒了侄儿，背了伯伯，下了埋伏。单则是他亲女，和女婿，把家缘收取，可不俺两房头灭门绝户？

(刘天祥云)安住孩儿，你那合同文书委实在那里也？(正末云)恰才是伯娘亲手儿拿进去了。(搽旦云)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，我几曾见那文书来？(正末云)伯娘，休斗您孩儿耍。你恰才明明的拿进去，怎说不曾见？(搽旦云)我若见你那文书，着我邻舍家害疔疮。(刘天祥云)婆婆。你若是拿了，将来我看。(搽旦云)这老儿也糊突。这纸文书，我要他糊窗儿？有甚么用处？这厮故意的来捏舌，待诈骗咱的家私哩。(正末)伯伯，您孩儿不要家财，则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俺父母这两把儿骨殖。我便去也。(搽旦打破正末头科，云)老的，你只管与他说甚么？咱家去来。(关门科)(下)(正末云)认我不队我便罢，怎么将我的头打破了？天那！谁人与我做主咱！(哭科)(李社长上，云)老汉李社长是也。打从刘天祥门省经过，看见一个后生，在那里啼哭，不知为何？我问他波。这小的，你是甚么人？(正末云)我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刘天瑞儿子刘安住，(社长认科，云)是谁打破你头天？(正末云)这不干我伯父事，是伯娘不肯认我，拿了我合同文书，抵死的赖了，又打破我的头来。(社长云)刘安住，你且省烦恼。你是我的女婿，



我与你做主。(正末唱)

【满庭芳】 谢得你太山做主，我是他嫡亲骨肉，又不比房分的家奴。将骨殖儿亲担的还乡，故走了些偌远程途。你道俺那亲伯父因何致怒，赤紧的打尧婆先赚了我文书。(社长云)难道不认就罢了?(正末唱)我可也难回去，但能勾葬埋了我父母，将安住认不认待何如?

(社长云)刘天祥的老婆婆无礼也，我与你说去。刘天祥开门来，开门来。(刘天祥、搽旦上，云)谁唤门哩?(开门科)(社长云)刘天祥，你甚么道理?你亲侄儿回来，你认他不认他便罢，怎生信着妻言，将他头都打破了?(搽旦云)这个社长，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，故来我家里打诨。他即是我家侄，当初发曾有合同文书，有你画的字，有那文书便是刘安住。(社长云)你说的是。兀那小的，你是刘安住，你父母曾有合同文书么?(正末云)是有来，恰才交付与伯娘了也。(社长云)刘大嫂，元来他有文书，是你拿着去了。(搽旦云)我若拿了他文书，我吃蜜蜂儿的屎。(刘天祥云)且休问他文书，则问他那小的，你父亲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为何出外?说的是便是刘安住。(社长云)兀那小的，你既是刘定住，你父亲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为何出外?说的是便是刘安住。(社长云)兀那小的，你既是刘安住，你父亲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因何出外?说的是便是刘安住，说的不是便不是刘安住?(正末云)听您孩儿说来：祖居汴梁西关义定坊，住人刘天祥，弟天瑞，侄儿安住，年三岁。则为六料不收，上司明文，着俺分房减口，各处趁



熟。有弟天瑞，自愿带领妻儿他乡趁熟，一应家私田产，不曾分另。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。立合同文书人刘天祥，同立文书刘天瑞，保见人李社长。不期父母同安住趁熟，到山西潞州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店房中安下，父母染病双亡，有张秉彝抬举的我成人长大。我如今十八岁了，提着俺父母两把骨殖儿，来认伯父。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，伯伯又不肯认我，倒打破了我的头。这等冤枉，那里去分诉也！（社长云）再不消说，正是我女婿刘安住。（搽旦云）这个社长，你好不晓事，是不是不干你事。关上门，老的，咱家里来，（同刘天祥下）（社长云）这个老虔婆，使这等见识，故意不认他。现放着大衙门，我引的你告状去来。（外扮包待制领张千上，云）老夫包拯是也。西延安赏军回还，到这汴梁西关里，只见一丛人闹。张千，你与我看着，为甚么事来？（社长叫科，云）冤屈也。（包待制云）拿过来。。（张千引上，见科，云）当面。（社长词云）告大人停嗔息怒。听小人从头剖诉：小人 是本社长，他姓刘唤名安住。父天瑞，伯伯天祥。是嫡亲同胞手足。。为荒年上司传示，着分房各处趁熟，他父母远奔潞州，在张秉彝店中安寓。就当日造下合同，把家私明明填注。念小人有女定奴，曾许做刘家媳妇。这文书上写作见人，也只为沾亲带故。是一样写成二纸，各收执存为证据。谁想刘天瑞夫妇双亡，死的个不着坟墓。刚留不安三岁孩儿，着谁人与他乳哺。到如今十五余年，多得张秉彝十分看觑。交付与合同文书，着回家认他伯父。将骨殖做一担挑来，指望的傍祖莹好生安厝。到门前偏撞见狠心的伯娘，把文书早先赚去。百般的道假嫌真，全不念连根共树。眼



见得打破额头，闪的他进退无路。幸遇着青天老爷，似明镜不容奸蠹。可怜刘安住负屈衔冤，须不是李社长教唆为务。（包待制云）兀的刘安住，我不问你别的，只问你这十五年在那里居住来？（正末云）小人在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居住来。（唱）

【十二月】 可怜我时乖命苦，只在张秉彝家暂寓权居。生受了些风餐水宿，巴的到祖贯乡间。我只道认着了伯娘伯父，便欢然复旧如初。

【尧民歌】 怎知俺伯娘啊，他是个不冠不带泼无徒，才说起刘家安住便早嘴卢都。他把俺合同文字赚来无，尽场儿揣与俺个闷葫芦。似这冤也波屈，教俺那里诉，只落得自吞声，暗啼哭。

（包待制云）张千将一行人都与我带到开封府里来。（同下）（社长云）孩儿也，将这两把骨殖，且安在我家里，我同你到开封府去来。（正末云）那开封府包龙图，俺也曾见人说来。（唱）

【收尾】 他清耿耿水一似，明朗朗镜不如。他将俺一行人都带到南衙去，我拚把个头磕碎金阶，叫道委实的屈。（同下）



第四折

(张千排衙上，云)在衙人马平安，抬书案。(包待制上，诗云)冬冬衙鼓响，公吏两边排。阎王生死殿，东狱吓魂台。老夫包拯，自十日前西延边赏军回来，打西关里过，有一火告状的是刘安住。老夫将一行人都下在开封府同衙牢里，只不审问。你道为何？只为刘安住告的那词因上说道：十五年前在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家住来，以此老夫十日不问。我已曾差人将张秉彝取到了也。张千，将安住一起，都与我拿上厅来者。(正末同众上)(正末唱)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只俺这小人不解大人机，把带伤人倒监了十日。干连人不问及，被论人尽勾提。暗暗猜疑，怎参透就中意。

(张千云)当面。(众跪科)(包待制云)一行人都有么？(张千云)禀爷，都有了也。(包待制云)刘安住，这个是你的谁？(正末云)是我伯父、伯娘。(包待制云)谁打破你头来？(正末云)是俺伯娘来。(包待制云)谁拿了你合同文书来？(正末云)俺伯娘拿了来。(包待制云)那伯娘是您亲的么？(正末云)是俺亲的。(包待制云)兀那婆子，这个是您亲侄儿不是？(搽旦云)这不是俺亲侄儿，他要混赖俺家私哩。(包待制云)你拿了他文书，如今可在那里？(搽旦云)并不曾见甚么文书，若见果我就害眼疼。(包待制云)兀那刘天祥，这个是你亲侄儿么？(刘天祥云)俺那侄儿，



是三岁离家的，连我也不认的。婆婆说道不是。（包待制云）这老儿好葫芦提。怎生婆婆说不是就不是？兀那李社长，端的他是亲不是亲？（社长云）这个是他亲伯父、亲伯娘，这婆子打破他头。我是他亲丈人，怎么不是亲的？（包待制云）兀那刘天祥，你怎么说？（刘天祥云）婆婆说不是？多咱不是。（包待制云）既然这老儿和刘安住不是亲呵，刘安住，你与我拣一根大棒子，拿下那老儿，着实打者。（正失唱）

【乔牌儿】 他是个老人家多背悔，大人须有才智。外人行白打了犹当罪，可不俺关亲人绝分义。

（包待制云）你只打着他，问一个谁是谁非，便好定罪也。（正未唱）

【挂玉钩】 相公道谁是谁非便得知，（包待制 做怒科，云）兀那刘安住，你可怎生不着实打者，（正未唱）俺父亲尚兀是他亲兄弟。却教俺乱棒胡敲忍下的，也要想个人心大理终难昧。我须是他亲子侄，又不争甚家和计。我本为行孝而来，可怎么生忿而归？

（包待制诗云）老夫低首自评论，就中曲直岂难分。为甚侄儿不将伯父打。可知亲者原来则是亲。兀那小厮，我着你打这老儿，你左来右去。只是不肯打。张千，取枷来将那小厮枷了者。（做枷正末科）（正未唱）



【雁儿落】他荆条棍并不曾汤着皮，我荷叶枷倒替他耽将罪。稳放着打尧婆在一壁，急的那个社长难支对。

【得胜令】呀！这是我独自落便宜，好着我半晌似呆痴。俺只道正直萧丞相，元来是风魔的党太尉。堪悲，屈沉杀刘天瑞，谁知可怎了葫芦提包待制？

（包待制云）张千，将刘安住下在死囚牢里去。你近前来。（打耳暗科）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张千做枷正末下）（包待制云）这小厮明明要混赖你这家私，是个假的，（搽旦云，大人见的是。他那里是我亲侄儿刘安住？）（张千云）禀爷，那刘安住下在牢里发起病来，有八九分重哩。（包待制云）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：那小厮恰才无病，怎生下在牢里便有病？张千你再去看来。（张千报，云）病重九分了也。（包待制云），你再看云。（张千又报，云）刘安住太阳穴被他物所伤，观有青紫痕可验，是个破伤风的病症，死了也。（搽旦云）死了，谢天地。（包待制云）怎么了这桩事？如今倒做了人命，事越重了也。兀那婆子，你与刘安住关亲么？（搽旦云）俺不亲。（包待制云）你若是亲呵，你是大他是小，休道死了一个刘安住，便死了十个，则是误杀子孙不偿命，则罚些铜纳赎；若是不亲呵。道不的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他是各白世人，你不认他罢了，却拿着甚些仗打破他头，做了破伤风身死。律上说：殴打平人，因而致死者抵命。张千将枷来，枷了这婆子，替刘安住偿命去。（搽旦慌科，云）大人，假若有些关亲，可饶的么？（包待制云）是亲便不偿命。（搽旦云）这等，他须是俺亲侄儿



哩。(包待制云)兀那婆子，刘安住活时你说不是，刘安住死了，可就说是。这官府倒由的你那？既说是亲侄儿，有甚么显证？(搽旦云)大人，现有合同文书在此。(包待制词云)这小厮本说的丁一确二，这婆子生扭做差三错四。我用的个小小机关，早嫌出合同文字。兀那婆子，合同文书有一样两张，只这一张，怎做的合同文字？(搽旦云)大人，这里还有一张。(包待制云)既然合同文字有了也，你买个棺材。葬埋刘安住去罢。(搽旦叩头科，云)索是谢了大人。(包待制云)张千，将刘安住尸首，抬在当面，教他看去。(张千领正末上)(搽旦见科，云)呀！他原来不曾死。他是假的，不是刘安住。(包待制云)刘安住，被我赚出这合同文书来了也。(正末云)若非青天老爷，兀的不屈杀小人也！(包待制云)刘安住，你欢喜么？(正末云)可知欢喜哩。(包待制云)我更着你大欢喜哩。张千，司房中唤出那张秉彝来者。(张秉彝上，见正末悲科)(正末唱)

【甜水令】 我只为认祖归宗，迟眠早起，登山涉水，甫能勾到庭帏。又谁知伯母无情，十分猜忌，百般驱逼，直恁的命运低微。

【折桂令】 定道是死别生离，与俺那再养爹娘，永没个相见之期。幸遇清官，高抬明镜，费尽心机。赚出了合同的一张文契，才许我埋葬的这两把儿骨殖。今日个父子相依，恩义无亏，早则不迷失了百世宗支，俺可也敢忘味了你这十载提携。



(包待制云)这一桩公事都完备了也。一行人跪着，听我老夫下断。(词云)圣天子抚世安民，尤加意孝子顺孙。张秉彝本处县令，妻并赠贤德夫人。李社长赏银百两，着女夫择日成婚。刘安住力行孝道，赐进士冠带荣身。将父母祖茔安葬，立碑碣显耀幽魂。刘天祥朦胧有罪，念年老仍做耆民。妻杨氏本当重谴，姑准赎铜罚千斤。其赘婿元非瓜葛，限即时逐出刘门。更揭榜通行晓谕，明示的王法无亲。(众谢科)(正末唱)

【水仙子】把白襕衫换了绿罗衣，抵多少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为甚么皇恩不弃孤寒辈，似高天雨露垂，生和死共戴荣辉。虽然是张秉彝十分仁德，李社长一生信义，也何如俺伯父家有贤妻。

题目 刘安住归认祖代宗亲
正名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



十探子大闹延安府

第一折

(冲末孛老儿、卜儿、旦儿同上)(孛老儿云)段段田苗接远村，太公庄上戏儿孙。虽然只得锄刨力，答贺天公雨露恩。老汉延安府人氏，姓刘，双名荣祖。嫡亲的四口儿家属：婆婆王氏，这个是老汉的儿媳妇儿，我有一个孩，唤做刘彦芳，在京师做着个把笔司吏。时遇着清明一百五，家家上坟祭祖，拜扫坟莹。婆婆，俺准备些肥草鸡儿、黄米酒儿，俺去那祖坟里，烧一陌纸去。若要富，敬上祖。婆婆，你和媳妇儿先去，我封锁了门户便来也。(卜儿云)老的也，你去前后执料的停当者，我与媳妇儿先去，你随后便来也。(同旦儿下)(孛老儿云)婆婆和媳妇儿先去了也，我收拾了酒食，封锁了门户，上坟走一遭去。(下)(卜儿同旦儿上)(卜儿云)老身是刘荣祖的那浑家。今日清明寒食一百五，家家户户上坟祭祖，烧钱烈纸。媳妇儿，俺先行，你公公随后便来也。咱慢慢的行。(净扮葛彪领张千上)(葛彪云)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张子房。出的齐化门，便是獐鹿房。小官姓葛，名彪，字蜊酱，我是蛤蜊酱的便是。父亲是葛监军。我是权豪势要之家，累代簪缨之子。我打死人不偿命，常川则是坐牢。时遇春间天道，万花绽锦，柳绿如烟。我去踏青赏玩，我多领些伴当，但是人家好女孩儿，我拖着便走。我出的这城来。(卜儿、旦儿行



走科)(葛彪云)下次小的每，你见么，你看那柳阴直下，一个年老的婆婆，领着一个年纪小的大姐。你去说一声，借他那大姐，与俺那壁官人递三杯酒，缀三根带儿，叫我三声义男儿，我就上马去也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张千做见卜儿科，云)支揖妈妈。(卜儿云)哥哥万福!有甚么话说?(张千云)那壁官人的言语：借你那年纪小的大姐，与俺官人递三杯酒，叫三声义男儿，俺官人上马便去也。(卜儿怒科，云)这厮好无礼也!他人妻，良人妇，怎生替你把盏?他的娘肯替我男儿把盏么?(张千云)不干小人事，是俺官人说来。我回话去便了也。(张千见净科)(葛彪云)他来也不来?(张千云)他不肯来。他说道：你的娘肯替他男儿把盏么?(葛彪云)他说甚么?(张千云)他那妈妈子说道：着你的娘，肯替他老公递三杯酒，叫三声义男儿，他才着他媳妇儿来哩。(葛彪云)谁这般道?(张千云)是那壁老妈妈子说来。(葛彪云)打这弟子孩儿!我有娘呵，要他替我把盏?你过来，我自己问他去。妈妈下拜哩。(卜儿云)官人，你骑着马哩。有甚么话说?(葛彪云)我恰才着伴当来说。借那壁姐姐，替我把一杯酒儿，叫我三声义男儿，我便去也。(卜儿云)甚么言语!你的娘肯与俺男儿把盏么?(葛彪云)这婆子无礼也!你怎么敢骂我?你不认的我，我是葛监军的舍人，是葛蜊酱。下次小的每，众人打他娘。(卜儿同旦儿做倒科)(张千云)衙内，打杀他两个了也。(葛彪云)休说打死两个，打死二十个，值甚么?打死也马咬马踢马蹶，你不拣那里告去，说是葛蜊酱打死了你也。咱家去来。(同张千下)(孛老儿上，云)老汉收拾了家中，封锁了门户，来到这郊野外。兀的不是我家婆婆和媳妇儿，爹爹，可是



怎么来!(做哭科)(街坊亡,上)兀那老的,你不知道,您这娘儿两个,是葛监军的孩儿着你那大姐替他把盏,叫他三声义男儿,为他不肯,将他娘儿两个都打死了来。(孛老儿云)哥哥,你不说呵,我怎么知道。他是权豪势要之家的人,这里无人近的他。我且将他娘儿两个的尸首浅土儿培埋着,我直到京师,有我的孩儿刘彦芳见在衙门中办事哩。我到的京师,寻见孩儿,和他商量了,去那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。婆婆,则被你痛杀我也!欲赏三春景,翻做满怀愁。寻我孩儿去,必定报冤仇。(同街坊下)(净庞衙内领张千上,云)花花太岁为第一,浪子丧门世无对。阶下小民闻吾怕,势力并行庞衙内。小官姓庞名绩,官拜衙内之职。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,累代簪缨之子。我嫌官小不做,马瘦不骑。我打死人又不偿命,如同那房檐上揭一块瓦相似。我的岳父是葛监军,见在西延安镇守,小舅子是葛彪。我郎舅两个,倚仗着我岳父的势力,谁人敢近的?我小官见在开封府执掌事务。前日有我小舅子暗暗的寄一封书来与我,着我拆开看,谁想俺小舅子打死两个人的命,那苦主要行词告状。有人说道,他是葛监军的孩儿,无人近的他,则怕他来我这开封府里告状来。我自有个主意。张千,你衙门首看着,不问大小事务来告,你不要拦当他。张千,喝擗箱放告。(孛老儿上,云)老汉到这京师,寻找孩儿刘彦芳,与他说知呵,那其间下状告他,也未是迟哩,我来到这衙门首。怎生得一个人来,打听我孩儿信息,可是好也!(刘彦芳上,云)人道公门不可入,我道公门好修行。若将曲直无颠倒,脚踏莲花步步生。小生姓刘,双名彦芳,本贯是延安府人氏,嫡亲的四口儿家属。见今



一双父母，并小生的浑家，在于延安府居住。小生在此开封府，做着个把笔司吏，跟随这庞衙内大人办事。今日相公升堂，坐起早衙。小生有几桩文卷，未曾销缴，去往大人跟前金押走一遭去。可早来到这衙门首也。（做见孛老儿科，云）兀的不是我父亲！父亲，你为甚么来到这里来？（孛老儿哭科，云）孩儿，你不知道。当朝一日，是清明一百五，上坟烧纸，你母亲和你媳妇儿先行，我在家执料，封锁了门户。不想你母亲行至半路，撞见一个葛彪。他调戏你媳妇儿，因不从，就打死你媳妇儿，马踏杀你母亲。本待那里告状来，那里人说，他是权豪势要之家，这里也无人近的他，你去京师大衙门里告他去。我一径的寻你来商量了呵，去大衙门里告他去来。（刘彦芳做哭科，云）母亲也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父亲，你但放心。这个葛彪，是葛监军的孩儿，我如今在这开封府，跟着这庞衙内大人跟前办事哩。大人好生可怜见。我将这一桩事，苦苦的大人跟前哀告，必然与我做主。父亲，你则去那里告去。来到这衙门首。父亲，你且在这里，我先过去大人跟前告去。（做见衙内科）（庞衙内云）刘彦芳，你来有何事干？敢有人欺负你？你说。这个小的，是我手下一个典吏，刀笔上十分通晓，他便是刘彦芳。你有甚么事务来禀？我与你做主。（刘彦芳跪科）（庞衙内云）孩儿也，谁人敢欺负你？你是我手下的个人，欺负你，便是欺负我一般哩。张千，你便与我拿去。（刘彦芳跪科，云）大人可怜见，与你孩儿每做主者。小生延安府人氏，嫡亲的四口儿家属。小生在衙门中，跟随着大人办事，家中见有一双父母，并小生的浑家，见在延安府居住。时遇清明节令，父母与小生的浑家，同上



坟去，行至郊外，撞见一个倚势挟权的葛彪，马踏死小生的母，又打死我的浑家。孩儿每待告天，天又高，待告地，地又厚。大人可怜见，与孩儿做主者。（庞衙内云）这厮可无礼也！你放心，我与你做主。别人也近不的他。（背云）这桩事正是我那小舅子的勾当。则除是这等。刘彦芳，你的事我替你整理，我的事你替我办。你且与我攒造文书去。（刘彦芳云）大人，不知有多少文书？（庞衙内云）也无多，则有三牛车文书。（刘彦芳云）与小人几日假限？（庞衙内云）与你三日假限，我便要完。（刘彦芳云）与小生多少典吏攒造？（庞衙内云）你则独自一个写。（刘彦芳云）大人可怜见，三牛车的文书，与小人三日假限便要完，便有那七手八脚，也攒造不来。（庞衙内云）刘彦芳，你骂谁哩？我姓宠，你说道七手八脚，你比并我是螃蟹？张千，拿枷来上了枷，将这厮下在死囚牢里去。（刘彦芳云）小人是原告。（庞衙内云）我则枷的是原告，（刘彦芳云）兀的不冤屈杀我也！（李老儿见刘彦芳云）孩儿，你为甚么来？（刘彦芳云）父亲也，这事不中也。（李老儿云）孩儿，你怎么来？（刘彦芳云）你不知道，他为头里听的您孩儿说了，便要与我做主。后来着我攒造这三牛车文书，我便说着多少人攒造，他便道则你独自一个；我便道与我几日假限，他便道与你三日假限；我便道我有七手八脚也写不出来。世道我骂他是螃蟹，要将您孩儿下在死囚牢里去。我恰才问人来，他是葛彪的姐夫。父亲也，你不问那里，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。父亲，你救我者，天那！可着谁人与我做主也！（下）（李老儿云）天那，谁想庞衙内是葛彪的姐夫，俺造了关门状也。我婆婆和媳女儿，都无了也，孩儿又下在牢中，要我



这性命做甚么？不拣那里，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。好冤屈也，着谁人与我做主也？（下）（庞衙内云）张千，将那厮下在牢中去了也。早是告着我，告着别人，可怎了也？一壁写书，着我岳父得知。这事不中。到来日我去相府中，禀过此一件事，我慢慢的掠笞这厮。左右将马来，我回私宅中去也。定计巧安排，死人则情埋。有人来缠我，一顿大劈柴。（下）（李老儿上，云）老汉刘荣祖是也。天那，谁想俺家遭着这场横事。老汉偌大年纪，可那里每告去。来到这大街上，我好冤屈也，着谁人与我做主者？（做哭科）（正末领张千上，云）小官姓李名圭，字均玉，本贯河南府人氏。幼年颇勤于学，自中甲第以来，累蒙迁用，官拜廉使之职。今奉圣人的命，为因西延等处，多有官浊吏弊，民间好生冤枉，下情不能上达。上命点差小官，私行体察。我如今更换了衣服，领着张千，长街市上，私行走一遭去。想俺这为官的，都只要奉公守法也呵。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见如今四海无虞，八方黎庶，皆丰富。乐业安居，普天下都托赖着当今福。

【混江龙】 为官的食君之禄，则要尽忠守节侍銮舆，投至的封妻荫子，使婢驱奴。若个是雪案萤窗将黄卷读，怎能勾乌靴象简紫朝服，我则待要守清廉播一个万古留名誉。咱人要一生谄佞，枉负了七尺身躯。

（李老儿云）冤屈也！可谁人与我作主也？（正末云）有那等为官为吏的，陷害良民。小官职居清廉，理当正直除



奸革弊也呵。(唱)

【油葫芦】则为那吏弊官浊民受苦，差小官亲体伏。有一等权豪势要狠无徒。他则待要倚强凌弱胡为做，全不怕一朝人怨天公怒。若有那衔冤的来告诉，小官可也无面目。施行那徒流笞杖我可便依著条律，不恁的何以得民服。

【天下乐】方信道秉正公直是大丈夫。我可便犹也波豫，自应付。我则待赤心报国将社稷扶，我则待要将良善举，我则待把奸恶除，我一心儿敢与民做主。

(孝老儿云)天那!谁人与我做主?我寻一个死罢!(正末云)兀那里一簇人闹，我试看者。一个老人家，你这般寻死觅活的，有甚么冤屈的事，你和我说者。(孝老儿云)你这厮，是那里来的庄家后生?兀的不屈杀我也。你纳你那税粮丝绢去，你管我怎的也?(正末云)你有甚么冤枉的事?你与我说者。(孝老儿云)我便和你说，你也管不的。(正末云)我虽是管不的你，我试猜者。(唱)

【寄生草】莫不是打官司人连累?莫不是告田宅争地土?莫不是争差斗殴人欺负?则管里捶胸跌脚狠忧虑，则见他寻死觅活因何故?(孝老儿做抢白正末科，云)不干你事，你休管我。(正末唱)哎，你个无运智的光子忒村沙，打甚么个明白冤枉咱行诉。

(孝老儿云)冤屈也。(正末唱)



【六么序】他不住高声叫，则见他仰面哭，他连声儿短叹长吁。这老子有甚冤屈，大叫高呼，他扑簌簌泪点如珠。（孝老儿做骂正未科，云）不晓事的精驴禽兽畜生，管你的勾当去，误了你纳税粮，你管我做甚么？天那，屈杀我也？（正未唱）他指鼻凹骂到有三十句，骂的我羞答答倒褪身躯。（做叫科！云）张千，（唱）你悄声儿引到无人处，我可便抬了笠子，脱了衣服。（做脱衣服科）（孝老儿云）爷爷我死也，老汉不认的。大人可怜见。（正未唱）我见他慌悚，踌躇，左右支吾。紧慢相逐。跪在街衢，哀告宾伏。则见他一来一往将咱来便当住，（做冷笑科，云）你恰才不道来。（唱）误了我纳税去。（云）兀那老子，你说你那词因。（孝老儿云）老汉不认的，大人可怜见。老汉是这延安府人氏，姓刘，双名荣祖，嫡亲的四口儿家属。当朝一日，清明节令，因上坟来到荒郊野地，撞见一个倚势挟权的官人，唤做葛彪，他走马蹶死我的婆婆，又打死了我的媳妇儿。老汉来到京师告他，有庞衙内倒把我的孩儿刘彦芳下在牢里了。今日得见大人，便似拨云见日，昏镜重磨。柔软莫过溪涧水，不平地上也高声。怀揣万古轩辕镜，照察衔冤负屈人。（正未云）这厮好无礼也呵！（唱）这厮每恶党凶徒。败坏风俗，将好人家恶紫夺朱。他那爷不良儿又跋扈，则向那小民行挟细拿粗。我放敌头委的和他做，岂不闻人心似铁，官法则炉。

（孝老儿云）大人可怜见，与俺这百姓每做主者。（正未云）兀那老子，我是按察司廉使。那葛彪是权豪势要的人，别处也近不的他，你跟我丞相府里告去来。（孝老儿



云)大人可怜见,与老汉做主者。(正末云)你放心也。(唱)

【尾声】不索你痛嚎咷,准备着伸冤去,则除是宰相府与你个贫民做主。你那人命官司事不虚,便差人提取无徒。我若是责了招状,敢着他目下身殂,我教他赴法云阳上木驴。(孛老儿云)大人说的话有准么?(正末唱)你休猜做谬语,我敢和他实做,(云)小官既为廉使,岂避权豪,则是与民除害也。(唱)将我这正直的名姓播皇都。(同孛老儿下)

第二折

(范仲淹领张千上,云)博览群书贯九经,凤凰池上敢峥嵘。殿前曾献升平策,独占鳌头第一名。小官姓范名仲淹,字希文。生而寒门,长居白屋,曾于僧舍讲书,受清贫苦进学业,一举进士及第,除翰林秘书教授。因母丧去官,复起之后,迁吏部员外郎,权知开封府事。小官轻财好士,养其四方游士。治义田千亩于吴中,疏远宗族,皆有贍给。每临政事,决断不滞,明其黜陟。如有班部监司,不才官吏,一笔勾消,永不叙用。圣人知小官访察精审,举荐无差。官拜天章阁待制之职。今有延安府等处官吏酷虐,枉屈良民。奉圣人的命,差监察廉使李圭,驰驿为巡按决狱。此人廉洁清干,则今日便着李圭,直至延安府等处,清理文卷,走一遭去。则为他志节坚刚守四方,廉能公正作贤良。滥官污吏除民害,决断分明献表章,(下)(经历领张千上,云)博览诗书立业成,名标金榜受皇恩。为



官正直于家国，永保皇图享太平。小官乃府经历是也，幼习儒业，顾看诗书，虽然未到三公位，也是皇家忠孝臣。小官在此相府，为其首领，府衙宰相，每朝差委，岂敢差错半毫分。当今圣主，皇恩宽厚，雨露增加，为因八府宰相，办事辛勤，赐御酒百瓶，汤羊十只，犒劳八府宰相，遣小官安排筵宴。张千，与我唤个厨子来，打料帐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这里有个厨子，最干净伶俐。我试叫他者。（做叫科，云）厨子在家么？（净厨子上，云）我做厨子实是标，偏能蒸作快烹煎。诸般品物全不爱，只在人家偷胡椒。自家厨子的便是。那个叫我哩，我去看者。（做出门科，云）阿哥唤我做甚么？（张千云）经历大人唤你做些儿生活哩。（厨子云）小人便去。可早来到衙门首也。（张千云）你则在这里，我报复去。（见科云）相公，厨子来了也。（经历云）着他过来。（张千云）厨子，着你过去。（厨子做见科，云）相公，唤小人有甚么生活做？（经历云）兀那厨子，今有八府宰相，在省堂筵宴，唤你来打个料帐。八府大人的分饭烧割汤品添换不许少了。你怎生摆布，你说，我试听。先买一只好羊者。（厨子云）相公，如今好肥羊得买。（张千云）怎生得买？（厨子云）七个沙板钱买一只。重一百二十斤，大尾子绵羊至贱。（经历云）张千，就与他七文钱，则问他要一百二十斤的大尾子绵羊。（厨子云）相公，这两日羊贵了。（张千呈答科，云）得也么！（厨子云）一应汤水，都是我管。各要古怪，爽口钻腮。（经历云）安排了筵席也。张千门首觑者，大人每下马时，报复我知道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吕夷简、净回回官人、汉儿官人、女直官人、达达官人，众官同上）（吕夷简云）幼习诗书道业隆，吾家



三辈正儒风。调和鼎鼐名臣子，累代官居八府中。小官姓吕，名夷简，字坦夫，祖乃龟祥，父乃蒙亨，叔乃蒙正。小官幼承父祖遣训，颇习经典，朝廷任用贤良，官拜中书平章领省之职。小官屡进贤才，任用者乃范仲淹、文彦博、曾公亮、司马光、富弼、陈尧佐等，皆小官所荐也。今蒙圣人可怜，见小官擢用良才，铨衡人物，褒贬必当，激浊扬清，御书“方正忠良”四字，敕赐“怀忠”之碑。方今礼乐兴行，肃靖海内。托赖圣人洪福，小官等早朝已退，赐御酒十瓶，就于相府，会众官员饮宴。可早来到也。经历安在？（经历见科，云）大人，小官久候多时也。（吕夷简云）准备的筵会如何？（经历云）大人，筵宴都安排完备了也。令人抬上果桌来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，（吕夷简云）众官人每敢待来也。（净庞衙内上，云）小官衙内庞绩是也。今有刘彦芳的这一桩事未完，我正要禀知大人去，说在丞相府里饮酒，不免的走一遭去。说话中间，可早来到门首也。张千报复去，道有庞衙内在于门首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做报科，云）报的大人得知，有庞衙内在于门首。（吕夷简云）着他过来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着过去。（庞衙内做见科，云）大人，庞绩有禀复的事。（吕夷简云）衙内，有甚么禀复的事？（庞衙内云）大人，小官无事，可也不来。我手下有一个典吏刘彦芳，我为公事，教他撰造文书，他毁骂我。他说七手八脚，我也写不的。他明知我姓庞，是庞衙内，他把我比并做螃蟹，当做品食之类，把我煮在锅里通红了，或是酱烹，或是做鲊，我不害疼？他毁骂大官，小官特来禀知。（吕夷简云）庞绩，这个是你衙门里小的每，打甚么不紧，你那里自发落去罢。（庞衙内云）



谢了大人，小官回去也。(吕夷简云)庞绩，俺八府宰相，今日次宴，你就在此饮几杯酒回去。(庞衙内云)小官知道。(回回官人云)安排酒来，众宰相饮几杯者。(众做饮酒科)(庞衙内施礼科，云)大人恕罪。(回回官人云)与他酒吃者。(庞衙内做饮酒科)(回回官人云)经历。拿那土木八来。(经历云)有。令人拿过那厨子来。(厨子跪科)(回回官人云)兀那厨子，圣人言语，着俺这，八府宰相在此饮酒，你安排的茶饭都不好吃。霍食买在必牙，有甚么好吃的?郭食木儿哈咽鸡，郭食呵厮哈咽马，郭苏盘曷厮哈咽羊，郭食羊哈咽牛，郭食曷厮哈咽鹅，哈哩凹甜食下，都是三菩萨。济哩必牙，吐吐麻食，偌安桌食所儿叭，霍食买在必牙。烧羊里无卤汁，软羊里少杏泥，圆米饭不中吃，安排的茶饭无滋味。经历，与我拿出去的打四十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打厨子科，云)一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出去。(厨子做出门科，云)辛苦了一日，倒打了我一顿，这苦告诉谁的是?(正末领李老儿上)(正末云)小官李廉使，领着刘荣祖，宰相府里投文去来。兀那老的，你跟着我去宰相府里告状去，我与你申诉情由，大人每好歹与你做主也。我若不领你去，着谁人领你去也呵?(唱)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我若是顺人心，便是我亏天理，似这等衔冤负屈谁知?有这等凶徒恶党可便凭权势，他可便往往的把良民累。

(云)兀那老的。(唱)



【滚绣球】到官中他共你，别辩个是与非，岂不闻人命关天关地，堪恨那个公平奸佞的宠绩。将他个媳妇儿一命亏，马踏翻他年老的妻，又将他个原告人亲儿枷起，好将那杀人贼六问三推。可不道明明的王法可便休轻犯，更和那湛湛青天不可欺，莫得耽迟。

(云)来到这相府门首也。(做见厨子科，云)兀那厮。你为甚么事，这等烦恼？(厨子跪科，云)大人可怜见，小人是个厨子，昨日相府里经历在大人。唤小人做了一日一夜，眼也不曾合，今日倒说小人烧羊里无卤法，软羊里无杏泥，圆米饭不中吃，烧鹅烧鸡说不肥，临了将我打了四十。似这等苦，那里告去？(做哭科)(正末云)这的打甚么不紧。(唱)

【呆骨朵】则为他制造的汤水无滋味，你可甚调羹处燮理盐梅。怎能够做茶饭五味俱全，则您那和鼎鼐四时皆失。您治民无决断，他可也怎见这庖官罪！(回回官人云)俺几曾吃一口加味汤。(正末唱)他道是他几曾吃一口加味汤，我道来您，可便都不是宰相职。

(云)兀那厨子，一壁有者，我替你大人跟前说去。(厨子云)理会的。(正末云)兀那老的，你则在这里有者，我过去见大人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廉使李圭在于门首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报科，云)报的大人得知，有李廉使在于门首。(吕夷简云)着他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着过去。(正末做见科)(吕夷简云)李圭，你那里来？(正末云)大人，



小官有禀复的事。(庞衙内背云)这桩事不知他知也不知?(正末云)可怎生有庞衙内在此?(庞衙内云)廉使恕罪也。(正末唱)

【倘秀才】你见了这李廉使都眉南面北，多管是那相公每饥嗔的这饱喜，则为我无过犯难投宰相机。您肺腑，我须知，都则为饮食。

(庞衙内云)大人，庞绩这一会儿身上不好。肚里疼。(吕夷简云)李圭，你有甚事?(正末云)小官正来衙门中，见一个老的声冤叫屈，小官就领他来见大人来。(吕夷简云)在那里?(正末云)见在衙门首。(吕夷简云)拿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拿李老儿见科)(吕夷简云，兀那老的，你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有甚么衙冤负屈的事?你说，我与你做主。(李老儿云)告大人停嗔息怒，老汉细说缘故。西延边是我祖家，延安府是我住处。时遇着清明节令，家家去上坟祭祖。来到那荒郊野地，撞见一个倚势的官人，说葛彪便是他名目。马蹶死老汉的婆婆，又打杀俺一个年纪小的媳妇。待告来无处告，待分诉那里分诉?我一径的来到京师，去那大衙门里声冤负屈。我向那庞衙内跟前告他，好也啰，谁想他是葛彪的姐夫。便着俺孩儿攒造文书，三牛车载的无数。他道与你三日假限，第四日便要完备。俺孩儿道，则我独自一人，便是那七手八脚，整治不出。他道我做螃蟹，不由分说，将孩儿下在牢狱。眼前面放着个鳏寡孤独，送的我一家儿灭门绝户。庞衙内葛衙内倚势挟权，庞衙内葛衙内强要人家宝贝珍珠，庞衙内葛衙内强夺



人家名人书画，庞衙内葛衙内强夺人家妇女，庞衙内葛衙内有失人伦礼数，庞衙内葛衙内败坏风俗。今日老汉见你个清耿耿忒正直无私曲宰相官人，与俺这离着乡、背着井、忍着寒、受着冷、苦恹恹、穷滴滴、无挨倚的百姓做主。（庞衙内云）廉使，圣人的命，教众位大人在此饮酒，你领将人来告状，你好多揽事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滚绣球】非干咱揽是非，听小官说就里，岂知道你倚权豪杀人的详细，你也索问原告人案验虚实，你不将王法依，平将百姓欺，早难道寸心不昧，（庞衙内云）李廉使，你无个面皮，好歹也看俺一殿之臣。你也忒多揽事。（正末唱）哎，你个庞衙内可是那秉正忠直！（庞衙内云）投到我来，大人每都知道了也。（正末唱）则你那衙门关节可便灵如卦，岂不问路上行人人口胜碑，天网恢恢。

（吕夷简云）这桩事都是庞绩的勾当，你倒在这相府中巧言令色说过，瞒过这官府，你是何道理也？（庞衙内云）李廉使，我和你往日无冤。近日无仇，你怎生领将人来告状，你大古来是卑垒卯谏忠臣苟息也？（正末唱）

【倘秀才】我虽个是垒卯谏忠臣苟息，你叫怎么问牛喘爱民的丙吉？少罪波刘文静、魏贤臣、徐世绩。俺须是我，见官里，我和你奏知。

（吕夷简云）这桩事都是庞绩，故令妻舅打死平人，向亲族返枷原告。你的罪非轻，本待拿下你来，不曾得大人



的言语，你且一壁有者。李圭，你领将这老子去，你就问这桩事。我奏知圣人，自有个主意也。（正末云）谢了大人。（唱）

【一煞】 你是个昧血心欺良善图荣贵，岂不闻阴发迟阳显疾，作事欺公逃不离？陷害了他人，强奸民娇妇，胡推打收监，仗岳父门楣。犯不道愆繆，受戚畹行凶吃禄，更无那为国于家，倚权衡越理徇私。衡一片奸雄巧智，依法律尽凌迟！

【尾声】 我便死呵，做一个坚刚节操忠直鬼，不似那坏法欺公谄佞贼，失了人伦，差了道理。倚仗着为官更有权势，常把良民又去欺，马踏死他亲娘强要他妻，倒把平人下在牢内。若到朝中说就里，那其间赴法遭刑待怨谁？偿人命的官司，须要你当罪。（云）便好道杀人的偿命。（唱）你看我纳下头皮去来，我和那厮做到底。（下）

（吕夷简云）李圭去了也。此人有如此廉能公正，不避权豪，如此辈人鲜矣。庞绩，你知罪么？你妻弟打死平人，你又将原告下在牢中，敢不中么！常言道：画地为牢，誓不可入。狱中苦楚，与死为邻。你须是掌刑法的人，岂不知道断狱不公，听讼不审，淹禁囚系，惨酷用刑，此者乃国之典宪，不获已而用之！尔等倚强凌弱，背公向私，你可甚以礼义而教亲，则民不怨矣！孔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《书》曰：“钦哉，惟刑之恤哉。”圣人以仁政宽恤为本，可不体乎！庞绩你



听者：不以王条理庶民，平将人命顺私情？欺公坏法奸猾吏，怎做朝中社稷臣？（下）（汉儿官人云）呸！庞绩，你妻舅打死平人，你又反囚了他原告，这个是你做的勾当，是何理也？圣人说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，”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圣人云：“君子行德以全其名。”你这等小人，行贪以忘其身。常言道：营于利者多患，轻于诺者寡信。茂木丰草，有时而落，物有盛衰，安宜自若？庞绩，你所为非理，所行不公。你这等人，和你说出甚么来？则道俺官人不知道，你听者：庞衙内做事忒歹，欺瞒俺八府臣宰。公厅上则你横行，教人将你怎生遮盖。（下）（女直官人云）庞绩，你知罪么？你妻舅打死平人，又反囚他原告，敢不可么！你须是掌法的人也，为臣者要廉能功干，竭力尽忠，于民有益，于国有功。一无邪僻之心，常存文行忠信。你全不肯秉正直坚心报国，专则待倚权豪仗势欺人。这等人我和你说出甚么来？庞绩奸狡昧神祇，所事瞒人分外为。妻舅倚势伤人命，倒将原告下风雷。偏心便要平人死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良民陷害遭囚困，坏法欺公陋面贼。全无报国忠君意，不把王条秉正直。枯腹岂知经史意，愚人倚仗势家威。两眼望钱贪利赂，一心则待吃堂食。扭曲做直胡弄事，恋酒迷花乔所为。反囚原告非其罪，屈勘平人法度违。逆天行事的无徒子，怎与皇家作柱石。（下）（达达官人云）庞衙内也，结斯陀罗昆，你恰走将来，把俺筵席都搅了。你的妻舅马踏死平人，又打杀他媳妇儿，你又来这里告他，你好生无礼。我是个达达人，不省的你这中原的勾当。我虽是个达达人，落在中原地面，



我坐着国家琴堂，请着俸禄，一应的文案，我敢差了些儿么？你休说我是个达达人，我也曾读汉儿文书，你可甚详明吏理，可许从政？你妻弟行凶，顺私亲反囚原告，仗势用刑。岂不闻圉圉之苦，度日如岁？无罪之人，死于非命，咎将谁归？不思刑者国家之典，所以代天纠罪，岂为官吏逞忿行私者乎？庞绩，你听者：守职居官民父母，徇私用法坏王条。无知猾吏伤人命，你罪犯弥天不可饶。（下）（回回官人云）呸！兀那庞绩，你恰才说道他骂你，可原来你舅子马踏杀他婆婆儿，夺了他媳妇儿，又将他孩儿下在牢里。这的是你的是他的是？你休说我是个回回人，不晓的这汉儿的道理。俺为官的，则要调和鼎鼐，燮理阴阳。我和你说明来？投至俺得坐都堂，皆因是苦尽甘来。俺为官的，则要报国安民，谁教你害百姓苦要钱财？你教他攒造三牛车的文书，他说道七手八脚写不出来，你姓庞本是庞绩，你道他骂你。你听者：庞绩做事忒歹，欺瞒俺八府臣宰。那的是你燮理阴阳，甚的是调和鼎鼐？他则道了七手八脚，你说他骂你做螃蟹。是有那螃蟹么？你见人家好玩呵便要胡钳，他若不与你呵，你可着你那祇从人团脐将上来。你见人家好妇人，便吐涎吐沫，恨不的睁着眼手脚忙抬。讼厅上则你横行，犯下来怎生遮盖？我还有几句儿比并，说与你记在心怀：我恰才待要煮着你来，你又硬头硬脑。俺八府宰相正饮酒哩，不知你从那里扒叔将来。我如今就拿你去着酒饯着，众大人蘸姜醋吃一顿拼醢。你明白犯了事，着人把你钳住，直等的去了头，剥了腿，揪了脐，揭了盖，才显出你那黄来。你这庞绩做事模糊，断事全不如杜甫。说言语必丢仆答，呸！你那口恰似我的屁股。（下）（经



历云) 呸! 庞衙内, 你羞么? 你妻舅打死平人, 你倒反囚了他的原告。你听者: 俺但凡为官者, 请皇家俸禄, 坐国家琴堂, 与民雪冤辩枉, 行政从公, 罔图无久系之囚, 黎庶有歌谣之诵。你全无那玄龄、如晦之忠心, 腹怀着林甫、俊臣之奸佞。你觑军民如草芥, 视百姓如蓬蒿。你这等人, 乃沐猴衣冠之辈, 马牛襟裾之材。你听者: 不将仁政化居民, 倚强凌弱害平人。反囚原告居纆绿, 权豪势要顺私情。为官的常思治国平天下, 每怀忠孝报朝廷。奸贪狡幸庞衙内, 呸, 万代流传做骂名。(下)(庞衙内云) 呸! 吃了这场没滋味。左右将马来, 我去酒铺里, 喝几瓯凉酒去来。本是一衙内, 只要把人昧。人命不为轻, 且去吃一醉。(下)(众做打呸科)(厨子云) 今朝造化低, 四十打了皮。喝上三瓶酒, 睡到日头西。(下)

第三折

(范仲淹领张千上, 云) 仁政安天下, 忠诚立大邦。老夫天章阁待制范牛淹是也。今为镇守西延安监军葛怀愍之子, 乃是葛彪, 往往欺压良民, 将平人打死, 州县官员, 不敢拿问, 皆因此人倚仗权势。今有廉使李圭, 奉命去延安府等处巡按。今奉圣人的命, 赐与势剑金牌, 将此一桩事, 着他就决断明白, 先斩后奏。今着老夫赍与他势剑金牌, 着李圭直至延安府, 勘问此一桩公事去。若勘问成了, 即便申文书老夫知会。敕赐金牌势剑行, 王条专斩不平人。李圭巡按亲勘问, 决定无徒正典刑。(净葛彪领张千上, 云) 好耍好耍, 房上跑马。吊将下来, 跌了左胯。小官葛



彪是也。这两日有些眼跳，为此一桩人命事，我寄书与我姐夫去了，不见回信。今日无甚事，私宅中闲坐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张千、李万上，张千云）自家张千的便是，这一个李万。奉着李廉使大人的言语，着我两个请葛彪大人去。可早来到门首也。祇候人报复去，道有李廉使大人差张千、李万来请大人。（祇候云）理会的。报的大人得知，有李廉使大人的伴当来请大人说话。（葛彪云）必定是我姐夫庞衙内回信来了。着他过来。（张千、李万做见科）（葛彪云）你那里来的祇候人？（张千云）小人是延安府来的祇候人。李廉使大人的言语，道有书呈在那里，着小入每来请大人，亲自到延安府李大人家取书呈去。（葛彪云）也说的是。左右将马来，我亲自到延安府取书呈去也。目下便登程，二人随后跟。同去取书信，便得见缘因。（同下）（葛监军领卒子上，云）三尺龙泉万卷书，皇天生我意何如。山东宰相山西将，彼丈夫兮我丈夫。某乃葛怀愍是也。某文通三略，武谙六韬，望尘知敌数。对垒识兵机，赏罚严明，攻战必胜，多得守边之策，每回临阵，无不干功，圣人可怜，加某为监军都统节制天下兵马元帅征西大将军之职。某今升帐，威势偏别锦衣绣士。摆白虎得胜于辕门，列黄幡豹尾于帐下。锦衣壮士，肩担着赤须旌幢；清秀儿郎，手持着吴钩越戟。阵前列五运转光旗，帐下棚顺天八卦盖。五运转光旗者，有虎牙旗、日月旗、龙凤旗、得胜旗、转光旗；八卦盖者，是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。军不斩不齐，将不严不整。令字旗催报先锋，帅字旗为军中眼目。宝纛旗开，犯令者不论亲疏；得胜旗摇，收军罢尽望封官赐赏。俺这里军随印转行直正，罪若当刑先



言定。在朝休误天子宣，莫违掩这阍外将军令。某镇守西延边上。某有一子，乃是葛彪，因踏青在城外走马，误伤人命，被巡按廉访使李圭，将我孩儿捉获到官，殴打问理。颇奈此人无礼。量你是个芥子大小官职，到的那里？某只今便差十个能行快走的探子，直至延安府，勾将李圭来。传令亲将军士差，能行探子践尘埃。若见李圭休纵放，不分星夜紧勾来。（下）（正末领张千排衙上）（正末云）小官监察巡按李廉使是也。因延安府官浊吏弊，酷虐害良民，令基圣人的命，敕赐势剑金牌，教小官便宜行事，先斩后闻。兀那大小官员，六房吏典，我非是私来也呵。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我可便奉敕承宣，理刑名勘理文卷，察清浊黜陟官员。有那害良民，违公道，我着他身加刑宪。但有那负屈伸冤，诉情由我行分辩。

【醉春风】阶直下威凛凛列公人，书案边个个个个个排着吏典。我则待去奸邪立一统正直碑，把名姓来显，显！为政于民，为臣报国，岂辞劳倦。

（云）我差人拿那葛彪去了，这早晚敢待来也。（葛彪领张千、李万上）（葛彪云）某乃葛彪是也。可早来到这门首也。张千。你先报复去，说道某来了也。（张千报科，云）报的大人得知，拿将葛彪来了也。（正末云）拿将过来。（张千云）拿过去。（葛彪云）他不出来接我，我自过去。李廉使，我来了，有甚么书呈，将来我看者。（正末云）兀那厮，你怎生打死平人，因何不跪着？（葛彪做不跪科）这个



廉使，我做甚么打死人来？我不跪。并然不干我事。（正末云）你不招，更待干罢。张千，拿下去打着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做打科）（葛彪云）哎哟，哎哟！李廉使，你不要歪缠，我不曾惹下事。打山屁来了。（正末唱）

【迎仙客】我观了他目下情，审了他口中言，这官司你可也怎的免？使不着你倚豪强，更那堪仗势权。又不比攀指干连，你与我便从实说把招伏串。

（葛彪云）我可做甚么打死人来？不干我事。（正末云）张千，将那厮且拿在一壁有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净袜子两个上，云）自家是个军，身上穿着青。白日里铺里睡，到晚偷人家葱。我两个是西延边上能行快走的两个探子，一个是李得中，一个是胡乱歇。俺两人奉着元帅的言语，有延安府廉使李圭，着俺两个星夜拿将他来。来到这衙门首。你这里有李圭么？大人的言语，着俺来拿他。张千报复去。也不必吃酒饭，不必要盘缠，快跟将我去来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报科，云）大人，有两个小军来勾大人来。（正末云）着过来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着你过去。（做见私）（正末云）你是甚么人？（探子云）俺两个是西延边上葛元帅差来，你跟着我走，走、走！（正末云）这厮好无理也！你男子打死平人，怎敢到来勾我？拿下这厮去跪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正末唱）

【白鹤子】我亲蒙着圣主差，你为元帅镇延边。你孩儿为人命犯了王条。我可便依国法非私怨。



(云)拿下去,打四十,抢出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出去。(探子哭科,云)我则道有吃的有钱钞?倒吃了一顿打,气出我个四句来了:我今做事没来由,因为勾人惹场愁,把我拖翻则管打。张千是小狗骨头。(下)(探子两个上,云)奉令莫消停,星火疾便行,擒拿李廉使,来见葛监军,俺两个一个是饭当灾,一个是世个饱。奉着兀帅的将令,着俺去延安府拿李圭去。来到这衙门首也。李圭快出来,元帅有勾。(张千报云)大人,又有两个小军来勾大人来。(正末云)拿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着你过去。(做见科)(正末云)你是甚么人?(探子云)元帅着俺勾你来。(正末云)拿下去跪者。他镇边庭,我办公事,他怎敢勾我来。(唱)

【白鹤子】他气哏哏恶势煞,雄赳赳扣厅前。一个个猛虎也似走将来,我直拷的他羊儿般善。

(云)拿下去,打四十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三十、四十、出去。(探子云)气出我个四句来了:大人做事忒乔,拿住我则管便敲。俺两个自家暖痛,头烧酒呷上几瓢。(下)(探子两个上,云)亲奉元戎将令差,擒拿廉使到厅阶。若还捉住不轻放,管取同他一路来。俺是元帅府里勾军的,我是佯不睬,他是不知道。俺奉着元帅将令,着俺拿李圭去。来到这衙门首也。李圭快出来。元帅有勾。(张千云)大人,又有两个人来勾也。(正末云)拿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着过去。(做见科)(正末云)拿下去跪者。(张千拿跪科,云)跪者。(正末唱)



【白鹤子】你两三番勾唤咱，将言语口中传。粗棍子拷你皮肤，我便是打你那监军面。

(云)拿下去，打四十，抢出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三十、四十。出去！(探子云)打杀我也。你不去，倒打我。气出我个四句来了也：则为违条犯法，着我来一径勾拿。他扣厅打我一顿，想起来都是傻瓜。(下)(探子两个上，云)身轻能过岭，脚疾走如风。俺两个是元帅府里勾军的，一个是乔捣碓，一个是任傻瓜。奉着元帅的将令，着俺拿李圭去，来到这衙门首也。李圭快出来，元帅勾你哩。(张千报科，云)大人，又有两个人勾未了。(正末云)拿过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着过去。(正末云)拿下去跪者。(做跪科)(正末唱)

【白鹤子】见威风雄赳赳，一个才果袖并揎拳。俺这里不弱似吓魂台。便压着阎王殿。

(云)拿翻，打四十，抢出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出去。(探子哭云)打杀我也。你不肯去，倒打我。我到元帅府里，慢慢的和你说话。李圭做事忒不中，差我的他是葛监军。一些钱钞不曾有，一顿打的我羊儿风。(下)(探子两个上，云)两腿疾如箭，一心急似风。俺两个是葛监军的小军儿，一个是疙疸头，一个是壁虱脸。俺奉元帅的将令，着俺勾李庚使去。可早来到这衙门首也。李圭快出来，元帅有勾。(张千报科，云)大人，又有两个人来了也。(正末云)拿过来，那里跪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



过去跪者。（做拿跪科）（正末唱）

【白鹤子】他父为官如泰山，儿犯法罪弥天。我若是避权豪顺人情，枉耽着个为风宪。

（云）打四十。抢出去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出去。（探子云）打杀我也。我儿也。你由他。你由他。廉使不识要，不肯遵王法。勾也勾不去，倒吃了他一顿打。（下）（正末云）张千。与我拿过葛彪来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正末云）葛彪，你招了者。（葛彪云）并不干我事。你又不肯打我。（正末云）拿下去，打着者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打科）（葛彪云）老儿，你不要惹事。你打了我，看你怎么见我父亲哩。哎哟。打杀我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快活三】这偿人命是你的罪愆，倒将咱死熬煎。不招呵一命丧黄泉，（葛彪云）大人，看俺父亲的面皮，我送对烧鹅儿你吃。饶了我罢。（正末唱）我可便管县么那监军的面？

（葛彪云）你好没脸，打杀我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朝天子】也是你那命蹇，你休想我便可怜。笃速速打考的身躯颤。打的他皮开肉绽跪在阶前，将你那造恶的形骸变。则你那犯法违条，死而无怨，怎禁你那老无知忒自专。勘问的这事完，我可回那帝辇，（云）做儿的打死平人，做爷的擅勾台省官员。（唱）俺两个便亲自到金銮殿。



(云)这厮不招,打着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打科)(葛彪云)罢、罢、罢,是我打死他媳妇,马踏杀他婆婆来。我都招了也。(正末云)招状是实,画了字,将长枷来枷了,下在死囚牢中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拿葛彪下)(正末云)小官亲造文书,回大人的话去也。(唱)

【啄木儿尾声】教百姓每晓谕的知,将杀人贼斩布市廛,举宜错诸枉民无怨。虽不是包龙图的机变,将我这秉忠百名姓入凌烟。(下)

第四折

(范钟淹领张千上,云)老夫范仲淹是也。有监察廉使李圭,在西延边申将文书来,说葛彪打死人命一事,勘问已成了也。老夫今奉圣人的命,着老夫疾驰驿马,亲往延安府,结证此事,就升赏争圭。不敢久停久住,延安府结证,走一遭去。友命承差不暂停,紧驰驿马出神京。官封能干加三品。罪断权豪按五刑。(下)(葛监军领本子上,云)某乃葛监军是也。颇奈李圭无礼,将勾去的人都打了,更待干罢!某统领三军,直至延安府,拿住李圭,报了冤仇,方称我平生愿足。统领雄兵聚战鞍,匣中轻掣剑光寒。李圭纵有论天表,不报冤仇誓不还。(下)(正末领张千上,云)小官李圭是也。今奉圣人的命,勘问葛彪打死平人事,招伏已完了。听知的早晚有天使至此也。今日升厅,聚大小官员、六房典吏,接应天使去也呵。(唱)

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为臣尽节整纲常，报君恩敬于事上。汉廷汲黯忠，唐室魏徵良。见如今千载名扬，万古流芳，史记谈扬，一个个凌烟阁画图像。

(云)左右衙门首觑者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葛监军上，云)某乃葛怀愍是也。统领三军，到于延安府。不放三军，寸箭不许带进城去，三军都在城外扎营，我亲自见李圭去来。可早到门首也。张千报复去，道有葛监军在于门首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喏！报的大人得知，有葛监军来了也。(正末云)他不自过来，着我接待他去？(张千云)俺大人说来，你不自过去，待教俺大人接待你？(葛监军云)此人这等权重，我试看者。原来有势剑金牌在此。葛怀愍也，你可不来么！我自过去有说话。好难请唤也，李圭！(正末云)好无礼也，葛怀愍！(葛监军云)你怎敢屈勘平人？(正末云)你怎敢擅离汛地？(葛监军跪科)(正末云)我身居台省，执掌提刑；你不遵号令，私离边庭。我问你波。(唱)

【沉醉东风】则你那七禁令何当是你掌？(云)我问你来了呵。(唱)则你那三军印寄付与谁行？少罪波逃军营的姜太公，离寨栅的诸葛亮，辱没杀晋尹铎保障金汤。你为儿子行凶做爹的撇了战场，(云)为将者一轻、二慢、三盗、四欺、五背、六乱、七误。(唱)请你个行号令的监军自想。

(葛监军云)这事不中了也。廉使，咱是一殿之臣，看



我和你旧时颜面，我一时不是了。怎生饶过俺父子之罪也！（正末云）兀那葛怀愍，你的儿子打死平人，你又擅离汛地，平欺俺台省官员，更待干罢！（唱）

【沽美酒】我可也敢和你做一场，休想我便肯轻放。倚着你父子每权豪势力强，你怎敢擅离了边庭地方，忒欺公忒无状。

【太平令】也不索用长问短状，直和你见銮舆打一会官房。（范仲淹冲上，云）老夫范仲淹是也。可早来到延安府也。（张千云）范学士大人下马也，（范仲淹云）甚么人大惊小怪的？（正末唱）正遇着天臣宰相，使不着你狂言抵当。他可便倚仗势强，将人命事不偿，（云）做儿的打死平人，做爷的擅离汛地。（唱）大人也，他罪难容徒流笞杖。

（范仲淹云）张千，将一行人律上厅来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张千拿刘彦芳、李老、庞衙内同上）（跪科）（范仲淹云）一行人听老夫下断：李圭你行公正辅助朝廷，有决断不惧权臣，升你为尚书之职，理文卷抚恤安民。刘彦芳无辜囚禁，为人命被害伤亲，无点李吏役考满，祥符县主簿安身。刘荣祖本乡养老，赏赐与十两白银。葛怀愍擅离汛地，弃牌印私度关津，纵容子致伤人命，削兵权免死充军。庞衙内扭直为曲，罢官职贬为庶人。正犯人行凶葛彪，欺百姓败坏人伦，市曹中当刑处斩，依律条晓谕分明。有罪的分明决断，受赏的望金銮拜谢皇恩。



题 目 八府相聚集枢密院

正 名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



争报恩三虎下山

楔子

(冲末扮宋江引喽囉上)(宋江词云)只因误杀阎婆惜，逃出郢州城，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，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，忠义堂高棚杏黄旗一面，上写着“替天行道宋公明”。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，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。绣衲袄千重花艳，茜红巾万缕霞生。肩担的无非长刀大斧，腰挂的尽是鹊画雕翎。赢了时，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；若输呵，芦苇中潜身抹不着我影。某宋江是也。俺这梁山上，离东平府不远，每月差个头领下山打探事情去。前者差大刀关胜下山，去了个月程期，不见回来；第二个月差金枪教头徐宁下山接应去，也不见回来。小喽囉，便说与弓手花荣，下山接应两个兄弟去。着他小心在意，休违误者。(诗云)传军令岂不分明，偏关胜违误期程。着花荣速离营寨，下山去接应徐宁。(下)(外扮赵通判同正旦李千娇、搵旦王腊梅、净丁都管、俌儿上)(赵通判云)小官姓赵，双名士谦，今为济州通判。嫡亲的六口儿家属，大夫人李千娇，第二个夫人王腊梅，这个丁都管，是大夫人陪送过来的。有一双儿女，是金郎、玉姐。小官要赴任去，有那梁山一带，道路难行。小官只得先去之任，将家属留在这权家店上安下。待上任后，另差人马迎接，一路上也好防护。夫人，你与众家属权寓在此，不久我便差人来取你。我如今



收拾行装先去也。(正旦云)相公稳登前路,等雨水晴时节,可来取俺老小每也。(搽旦云)相公,你一路上小心谨慎,早早的睡,迟迟的起。冷的休吃,吃了冷的生冷病;热的休吃,吃了热的生热病;温的休吃,吃了温的生温病。茶也休吃,饭也休吃,酒也休吃,肉也休吃,面也休吃,投至回家,饿的你娘扁扁的。(赵通判云)二夫人,你须好生看觑一双儿女。丁都管,你用心伏事两个奶奶,照顾行李。则今日我就辞别了夫人,上任去也。(诗云)梁山路近苦难行,家属权时旅店停。方信将军不下马,也须各自奔前程。(下)(正旦云)丁都管。相公去了也,你前后执料去,我卧房里收拾去咱。(下)(丁都管云)下次小的每,仔细火烛,早早的收拾家私停当,歇息了罢。我丁都管,元是大夫人带过去的陪房。我通判相公又有个二夫人,与我有些不伶俐的匀当。他如今叫我有甚话说,且去问咱。(见搽旦云)小奶奶,叫我有甚事?(搽旦云)相公去了也。丁都管,我嫁你相公许多年,不知怎么说,我这两个眼里见不得他。我见你这小的,生的干净济楚,委的着人。我有心要和你吃几钟梯气酒儿?你心下如何?(丁都管云)小奶奶,可怜见,我正要吃几钟酒。吃便吃,则不要着大夫人知道。和你多吃几杯。我若忘了你的恩。就死了过路儿的。我和你慢慢的吃酒。呀!恰似有个甚么人来。(搽旦云)不妨事,你靠着坐,左右这里无有外人,咱两个慢慢的吃。(关胜在古道,云)卖狗肉。卖狗肉!这里也无人。某乃大刀关胜的便是。奉宋江哥哥的将令,每一个月差一个头领下山打探事情。那一个月肯分的差着我,离了梁山,来到这权家店支家口,染了一场病,险些儿丢了性命。甫能将息,



我这病好也，要回那梁山去，争奈手中无盘缠。昨日晚间偷了人家一只狗，煮得熟熟的，卖了三脚儿，则剩下一脚儿。我卖过这脚儿，便回我那梁山去了。来到这权家店，只见一个男子搭着个妇人，一坨儿坐着喝酒。我过去卖这狗肉去。（见科，云）官人、娘子，买些香喷喷的狗肉吃可好？（搽旦云）兀那厮，甚么官人、娘子！我是夫人。他是我的伴当。（关胜云）休斗我耍，那得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？（丁都管云）我坐不坐，干你甚么事？（关胜怒科，云）这厮好无礼也！我打这厮！（关胜做打，丁都管做死科）（关胜云）不中，我走了罢。（搽旦云）打死人也！（店小二上，云）拿住！拿住！（搽旦云）好也！你这厮白白的打死了我家伴当，更待干罢！我叫姐姐去。姐姐你出来，不知那里走将一个大汉来，打死了俺丁都管也。（正旦上，云）你叫我怎么？（搽旦云）姐姐，一个卖狗肉的大汉，打死了俺丁都管也。（正旦云）在那里？待我看咱。好一个壮士也！兀那汉子，你为甚么打死俺家的人？（关胜云）那壁娘子息怒。听小人分辩。恰才我道：官人、娘子，买些香喷喷的狗肉吃。那厮便道：我是伴当，他是娘子，你怎么赶着我叫官人？我便道：那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来？那厮不由分说将我乱打，被我可叉则一拳，丕的打倒在地。这也只是拳头无眼，过误打死了人。娘子怎生可怜见。（正旦云）你姓甚名谁？（关胜云）我不是歹人，我是梁山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一个头领大刀关胜的便是。（正旦云）你不是歹人，正是贼的阿公哩。（背云）这济州是贴近梁山泊的。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，只杀滥官污吏，并不杀孝子节妇，以此天下驰名，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。不争害他第十一



个头领，那三十五个就肯干罢？他那怕你是官是府，兴起兵来，怕不把我一门儿诛尽杀绝。不如做个计较，放了他回去，狭路相逢，安知没有报恩之处？（回云）兀那汉子，你多大年纪也？（关胜云）小人二十五岁。（正旦云）妾身比你却长一岁。兀那汉子，若不弃嫌，我认义你做个兄弟，你意下如何？（关胜云）休道是做兄弟，便笼驴把马。愿随鞭镫。（正旦云）兄弟，我是李千娇，嫁的官人就是济州通判赵士谦，有一双儿女金郎、玉姐。这个是俺相公的小夫人，唤做王腊梅。这厮是俺带过天的陪房，唤做丁都管。他会这闭气法，但做了亏心的事，他便使这闭气法诈死了。兄弟。你放心自去，有我在哩。兄弟也，无甚么与你，这一只金凤钗，与你权做压惊钱，休嫌轻意。（关胜云）多谢了姐姐，兀的不唬杀你兄弟也。（正旦云）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好斗打相争俺这厮，（关胜云）我不曾重打他，则一拳就打倒了。（正旦唱）但吃亏了肛儿他可早推诈死，（关胜云）倘若死了呵，怎了也？（正旦唱）遮莫他血泊内倘着横尸。（关胜云）他是官宦人家伴当，姐姐便放了我去，只怕他还要到官府里告我哩！（正旦唱）你安心波壮士，俺可也便怎肯容的到官司？（下）

（店小二云）呸！元来是夫人的兄弟也。要我费这一番力，误了我做豆腐的工夫。我自去也。（下）（关胜云）关胜，你好险也，若不是千娇姐姐呵，怎了？兀那厮你听着，有仇的是丁都管和王腊梅；有恩的是我那千娇姐姐，切切的记在心上。（诗云）正是虎着痛箭难舒爪，鱼遭丝网怎



番身。运去打杀无义汉，时来金赠有恩人。(下)(搽旦云) 呸!傻弟子孩儿。他每都去了，你还不起来做甚么?(丁都管做起身科，云)倒一觉好睡也，吃你打搅醒了我。(搽旦云)咱这里说话，也不是自在处，咱去稍房里说话去来。(丁都管云)小奶奶也说的是，我和你再喝一杯儿咱。(同下)

第一折

(徐宁薄蓝上，云)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某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个头领，金枪教头徐宁是也。俺宋江哥哥每一月差一个头领下山，去打探事情。头一个月差关胜下山，去了个月程期，不见上山。宋江哥哥又差某徐宁接应关胜去。到这权家店支家口，得了一场冻天行的证候，一卧不起，在那店小二哥家安下。房宿饭钱都欠了他的，将我赶将出未。白日里在那街市上讨饭吃，夜晚来在那大人家稍房里安下。天色晚了也，我掩上这门歇息咱。(做睡科)(丁都管同搽旦上)(丁都管云)小奶奶，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，俺去稍房里说话。小奶奶，休大惊小怪的，我有个口号儿亦、亦、赤。(搽旦云)好丁都管，你跟的我稍房里去来。赤、亦、赤。(徐宁云)这个好似俺梁山上宋江哥哥的暗号，则怕着人来接应我。(正旦上。云)这早晚王腊梅还不到房里歇息，多咱又和丁都管钩搭去了。那厮待瞒谁也呵!(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我这里着眼偷瞧，教人耻笑。(搽旦做扯净手、按脖子科，云)偌长的身子，则怕人看见。你低着腰，把那脚抬得轻着。这等的差法，也着人教你。



赤、赤、亦。(正旦唱)怎觑那乔躯老，屈脊低腰，款那步轻抬脚。

【混江龙】 有一日官人知道，将这一双儿泼男女怎耽饶。若知他暗行云雨，敢可也乱下风雹。那瓦罐儿少不的井上破，夜盆儿刷杀到头臊。妆体态。并娇娆，共伴当，做知交，将家长，厮瞒着。可正是阎王不在家，着这伙业鬼由他闹。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，水淹断了蓝桥。(下)

(搽旦云)来到了也，推开这门者。(做蓦过、徐宁绊倒科，云)是甚么绊我一脚？丁都管。你关了门，等我点个灯来。 擩下这窗户上纸来，做个纸捻儿点着。我试看咱。有贼也！拿住贼了、唤俺姐姐去。 姐姐，你快出来，稍房里拿住一个贼了。(丁都管云)正是贼，拿绳子来绑了。(正旦上，云)唤我做甚么？(搽旦云)姐姐，俺稍房里拿住一个才班脊梁不着的大汉，正是个贼。(正旦云)在那里？(见科云)是一个好大汉也！丁都管，你做甚么这等闹？(丁都管云)奶奶，您孩儿拿住个贼了。(正旦唱)

【油葫芦】 你晌午后先吃了人一顿拷，怎又将 他来扯拽着？(搽旦云)奶奶，你倒说的好，他是个贼，见了怎不拿住？(正旦唱)哎！你个贤妇也不索絮叨叨。则这一条大官道又不是梁山泊。则这一座小店儿又不是沙门岛。前面可也下着客人，后面是咱的老小。(丁都管云)您孩儿前后执料去，拿住这厮，正是个贼。(搽旦云)我现在稍房里拿住他，看他那贼鼻子，贼耳朵，贼脸贼骨头，可怎么还



不是贼哩?(上旦唱)似倾下一布袋野雀般喳喳的叫,大古里是您人怨语声高。

(丁都管云)嗨!拿住了贼,倒说不干我事。(搽旦云)我两个来这里收拾。一推开门。就拿住他,怎么不是贼?(丁都管云)这厮正是贼!(正旦云)且不问他是贼不是贼。我只是问你两个。(唱)

【天下乐】您做事可甚人不知鬼不觉?他把这房也波门房门可早关闭了,你可便走将来轻将这门扇敲。(云)你到这稍房儿里去做甚么?(搽旦云)我在这里拌草料喂马来。(正旦唱)这取又无他那盛料盆,又无那喂马槽,妹子也,你可甚空房中来和草?

(搽旦云)他在这里正是贼!(正旦云)你道他是贼,知他谁是贼!(唱)

【村里逐鼓】他又不曾杀人放火,他又不曾打家截道,他这般伏低也那做小,(搽旦云)姐姐,常言道:贼汉软如绵。休信他。(正旦唱)他可便紧叉手连忙陪笑。(搽旦云)他笑里有刀哩。正是贼,(正旦云)你道他是贼呵!(唱)他头顶又不、又不曾戴着红茜巾、白毡帽。他手里又不曾拿着粗檀棍、长朴刀,他身上又不穿着这香绵袖袄。

(搽旦云)丁都管,拿绳子来,绑了送到官府中去来。(丁都管云)拿绳子来,绑得紧紧儿的,休等他挣脱了去。



(正旦云)丁都管。你只放了他者。(唱)

【元和令】做甚道使绳子便绑缚?妹子也到官司要发落。(云)我心里待要救那壮士,则除是这般。兀那壮士,你姓甚名谁?(徐宁云)我不是歹人,我是徐宁。(搽旦云)哦,徐宁正是贼。(正旦云)你敢是徐胜?(徐宁云)呸!我是徐胜,是徐胜。(正旦唱)你那里没来由则把领头稍,哎!和人寻唱叫。则这徐宁、徐胜两个字相差较,妹子你莫耳朵背错听了。

(云)你近前来,我自认你咱!(唱)

【上马娇】我这里观了相貌,觑了眼脑,不由我忿气怎生消!甚风儿今夜吹来到?也是天对付,可教我和兄弟厮寻着。

【胜葫芦】兄弟,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娇,你见我怎生来不肯屈驴腰?(徐宁云)那壁厢是姐姐哩,受你兄弟两拜咱。(搽旦云)不中。他是徐宁哩!(正旦唱)喜得间别来身快乐,做甚买卖?度的昏朝,敢则是靠些赌官博。

(徐宁云)您兄弟争奈亦手空拳,不曾探望得姐姐,休怪您兄弟也!(正旦唱)

【么篇】你道赤手空拳本利少,怕见我面情薄,往日家私甚过的好。敢则是十年五载,四分五落,直这般踢



腾了些旧窝巢!

(徐宁云)早则不曾冲撞着姐姐,姐姐休怪,受您兄弟两拜咱。(做拜科)(正旦背云)你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(徐宁云)我是梁山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个头领,金枪教头徐宁。你兄弟不是歹人那!(正旦云)元来和关胜一伙,都是梁山泊上好汉。救人须救彻。我有心想救了关胜,怎好不救他。你今生多大年纪也?(徐宁云)我二十五岁。(正旦云)你二十五岁。我大你一岁,我认义你做个兄弟如何?(徐宁云)休道是做兄弟,便笼驴把马,愿随鞭镫。敢问姐姐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说与您兄弟知道波。(正旦回云)兄弟,你怎么忘了那?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娇,你姐夫是济州通判赵士谦,一双儿女金郎、玉姐,他是我相公的小夫人王腊梅,这是俺家里带过来的陪房丁都管。兄弟也,你怎么忘了?妹子,你和兄弟厮见咱。(搽旦云)我不认得,原来是你兄弟哩!你休怪,你休怪。你姊妹两个生得一般模样的,你看俺姐姐的鼻子和你的鼻子一般样的。(正旦云)丁都管,你来拜你舅舅咱。(丁都管云)不认得是舅舅,早是我不曾冲撞着舅舅,我着你老子放个辮头。(同搽旦虚下)(正旦云)兄弟也,路途上厮见,无甚么与你。这一只金钗儿,倒换些钱钞,做盘缠去。(徐宁云)恰才姐姐救了我的性命,又认我做兄弟,又与我一只金钗儿做盘缠。姐夫赵通判。姐姐李千娇,两个孩儿金郎、玉姐,便是印板儿也似印在我这心上。则愿得姐姐长命富贵,若有些儿好歹,我少不得报答姐姐之恩。可不道: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(正旦唱)



【赚煞尾】我与你这金钗儿做盘缠，你去那银铺里自回倒，休得嫌多道少。你姐夫那做官处和兄弟厮撞着，这赍发休想是薄。你姐夫虽然他便权豪，向亲眷行怎肯收么？你姐夫从来贫不忧愁富不骄。你可怜见我耽烦受恼，你可怜见我无依少靠。兄弟也你若是得工夫，频探望两三遭。（下）

（徐宁云）徐宁，你好险也。恰才不是千娇姐姐，那里得这性命来。我徐宁紧记着：有恩的是千娇姐姐，有仇的是丁都管、王腊梅。（诗云）离了权家店，还俺大虫窝。见他吴学究，说与宋江哥。↑赞得黄金盛，重将宝剑磨。金赠千娇姐，剑斩泼娇娥。（下）（搽旦同丁都管上）（搽旦云）好造化也！恰好两处都吃不成酒，只不如靠着壁上，做些勾当，也消遣了这场儿高兴。去来。赤、赤、赤。（同下）

第二折

（正旦同俵儿上）（正旦云）自从俺相公上任之后，差夫马到那权家店上迎取俺们到官。在这后花园中居住，好是幽静也呵！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我生长在大院深宅，便烧个灰骨儿断不了我这幽闲体态，尽着他放荡形骸。我可也万千事，不折证，则我这心儿里忍耐。遮莫他翻过天来，则你那动人情四般儿不爱。



【醉春风】我可也个殢洒，不贪财；我不争气，不放歹。那妮子闲言长语，我只做耳边风，那里也将他来睬，睬。且把那泼贱的休提，便聪明的无益，倒不如老实的常在。

(花荣慌上，云)休赶、休赶。一个来，一个死；两个来，一双亡。(跳墙科，云)我跳过这墙来，原来是一所花园。远远的一个撮角，亭子里点着明灯蜡烛，亭子下一块太湖石。我在这太湖石边掩映着，看是甚么人来？(正旦云)夜深也，孩儿每都睡了也。我烧香去咱。我开了这门，我掇过这香卓儿来。天也！李千娇头一炷香，愿天下太平；第二炷香，愿通判相公与一双孩儿身体安康；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。我烧罢香也，我回卧房中去。关上这门，自歇息咱。(下)(花荣云)嗨！好一个贤达的女子也！头两炷香可也不打紧，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。我是逃灾避难之人，他说这等吉利的话。我就要上梁山去，不知这娘子姓甚名谁？哦，则除是这般。我如今在房门外走的鞋底鸣，脚步响，料他必然出来。(做走科)(正旦上，云)这鞋底鸣，脚步响，必定是俺通判相公，来了！(唱)

【迎仙客】你不守着那小妮子，闲伴养这死尸骸。夜深的向我房里、我房里更做甚么来？你只恁的好不风流，只恁的不自在。(带云)我猜着你也。(唱)你则道我不肯将门开，多管是你壁听在这窗儿外。



(云)相公，你在我那门首鞋底鸣，脚步响，你则道我不开这门。相公，你则休躲了我，我自开开这门。(做开门科)(花荣入门科)(正旦云)可不说来，相公，你躲了我也。到天明你可休寻我的不是。我依旧关上这门者。(做见科，云)兀的不唬杀我也!(花荣云)娘子休惊莫怕，我不是歹人。(正旦云)壮士要的金珠财宝，你都将的去，则留着我的性命咱。(花荣云)娘子，我不是歹人。(正旦唱)

【红绣鞋】 唬的我战钦钦系不住我的裙带，慌张张兜不上我的罗鞋，身难整脚难那手难抬。见一个偌来大一条汉，直撞入我这卧房来。(云)壮士，你从哪里来?(花荣云)我越墙而来。(正旦唱)可兀的是侯门深似海。

(云)壮士饶命!(花荣云)我不是歹人。(正旦云)你既不是歹人，你通名显姓咱。(花荣云)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，弓手花荣。我不是歹人。(正旦背云)你不是歹人。可是贼哩!早梁山泊上好汉，遇着三个儿也。(花荣云)那壁娘子，也通一个姓名。(正旦云)妾身李千娇。敢问壮士多大年纪?(花荣云)小可今柴棊槃隍泉二十四岁。(正旦云)不是我要便宜，我长着你两岁，我有心认又你做个兄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?(花荣云)休说做兄弟，便笼驴把马，愿随鞭镫。(正旦云)兄弟，你牢记者。妾身是李千娇，夫主是济州通判赵士谦，一双儿女是金郎、玉姐，还有俺相公的小夫人王腊梅，伴当丁都管。他两个数次寻我的不是，则怕久后落在他勾中，你则是早些来救我。(花荣云)姐姐，你放心。李千娇的姓名，经板儿也似印在我这心上。姐



姐若无危难便罢了，若有危有难，我舍一腔热血，必来答救姐姐。(丁都管同搽旦上)(丁都管云)二奶奶，俺两个去花园中亭子上，吃几杯酒去来。(做听科，云)二奶奶，你听大奶奶房里有人说话哩，一定是奸夫。俺叫出相公来。(搽旦云)呀!夫人房里真个有人说话。(做唤科，云)相公，相公。(赵通判上，云)二夫人，你叫我做甚么?(搽旦云)你向的好夫人，他房里藏着奸夫说话哩，都像我肯做这等勾当。(赵通判云)你过来，待我听去。(做听科，云)是真个。我开这门。(赵通判做踏门科)(花荣做一刀科，云)兀的不有人来!不中，走、走、走。(下)(赵通判云)哎哟!好也罗。你背地里有奸夫，伤了我臂膊也。我和你是儿女夫妻，你这般做下的!(正旦云)天那!可怎生是好也?(搽旦云)你做好勾当，相公怎么歹看承你来?你藏着奸夫，将相公臂膊砍伤了。相公，你休要打他，这个是十恶大罪，律有明条，拿着见官去来。(正旦云)相公不要听他，没甚么奸夫来。(赵通判云)这事我自家不好问。二夫人，你做状头，拖他见官去。(正旦云)天那!兀的不害杀我也。(同下)(张千上，排衙科，云)在衙人马平安，抬书案。(外扮孤上，诗云)农事已随春雨办，科差犹比去年稀。矮窗睡足迟迟日，花落闲庭燕子飞。小官姓郑，双名公弼。自中甲第以来，屡蒙迁用，观为济州知府之职。今日升厅坐早衙。张千，喝擗箱，抬放告牌出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赵通判上，云)小官赵通判，衙门中告大夫人去夹。张千报复去，道有赵通判来见相公。(张千云)有赵通判宋见相公。(孤云)道有请。(张千云)请进。(赵通判做见跪科，云)相公，小官特来告状。(孤云)相公请起。有何事?(通



判起身科，云)小官有两个夫人。不想大夫人有奸夫在房中说话，小官踏开门，奸夫将刀子伤了我臂膊。相公与我做主咱，(孤云)相公差矣，你的大夫人是你儿女夫妻，岂有此理?便好道：家丑不可外扬。相公自己断了罢。(赵通判云)相公不断，我别处告去。(孤云)若别处去告，又不如在本府告。我问相公：谁是原告?(赵通判云)小夫人是原告。(孤云)既如此，相公请回，着家中嫡亲的人来首状。(赵通判云)多谢，多谢。小官就回家去，着亲人自来首状也。(下)(孤云)张千，拿过那一行人来。(张千做拿正旦、搽旦、俵儿上见科，云)当面。(搽旦云)大人，我是济州赵通判第二个夫人，这个是他大夫人。他房中藏着奸夫，俺相公踏开门来，那奸夫拿着刀要杀俺相公。不想杀不中，在相公臂膊上砍了一刀，现有伤痕。告大人与俺相公做主咱。(孤云)谁是李千娇?(正旦云)妾身便是李千娇。(孤云)噤声!那个和你排房那。兀那大夫人，你岂不知夫乃身之主?你怎生结构奸夫，伤了亲夫?有乖风化，其罪非轻。当日是多早晚时候，到于卧房中，做出这事?你从实说来，免受打拷。(正旦唱)

【石榴花】 昨宵个月明如水浸楼台，(孤云)你在那卧房中做甚么来?(正旦唱)妾身将这单枕倚翠屏挨。(孤云)初更时候，必是歹人，从实的说来。(正旦唱)只听得那履声款款步闲阶，(带云)其时我只道是通判相公。(唱)妾身可便起来忙把这门开。(孤云)开了门见甚么人来?(正旦唱)见一个碑亭般大汉将这门程来募，(孤云)你见他可是怕人也不怕?(正旦唱)唬的我魂飞在九霄云外。(孤云)



他可说甚么来?(正旦唱)他道是姐姐你便休惊怪,(孤云)通判相公怎生便知道来?(正旦唱)谁承望他将通判唤将来。

(孤云)他说是你结构的歹人哩。(正旦唱)

【斗鹤鹑】俺又不留弄月嘲风,怎揽下这场愁山闷海?(孤云)那贼汉怎生般中注模样?(正旦唱)我则见灯影下英雄,(孤云)他拿着些甚么?(正旦唱)谁知他手中有这器械,(孤云)他姓甚名谁?(正旦云)知他姓甚么那?(孤云)你不说他名姓,张千拣大棒子乐。将他打着者。(正旦云)等我想咱。我想起来了也。(唱)想起他弓手花荣是说来。(孤云)住、住、住,弓手花荣正早梁山上强盗,便与我拿住。(正旦云)他走了也、(孤云)我则问你要。(正旦唱)这公事怎百可划?(孤云)他走了更待干罢。便与我画影图形,拿捉将来。(正旦唱)他沿门儿画影图形,直着我面皮上可也无颜的这落色。

(孤云)俺这官府中则要你从实的取责,不要你当厅抵赖。你犯下十恶大罪,须饶不得你那。(正旦唱)

【上小楼】你待教我从实取责,我又不肯当厅抵赖。恰待分说,又道叫家不伏烧埋。(孤云)你不招呵,俺这里必不干罢。(正旦唱)我但有那勒喉咙,抹嗓子,裙力搂带,就在这受官厅自行残害。



(搽旦云)大人,这赖肉顽皮,不打不招。拿那大棒子着实的打上一千下,他才招了也。(孤云)张千,与我打着者。(张千做打科,云)快招!快招!(正旦唱)

【么篇】他、他、来如砍瓜,似劈柴。棒子着处,血忽淋刺。肉绽皮开。这般苦禁持,恶抢白,怎生宁奈,(孤云)这妇人的罪犯,情理太重也。(正旦唱)只索便一刀两段倒大来迭快。

(搽旦云)你招了罪,不强似你这般吃打?(孤云)张千,打着者。(张千打科,云)招了者,招了者!(正旦做死科)(张千云)相公,打死了也。(孤云)打死了也,将一碗水来喷醒他。(张千做拿水喷科)(搽旦云)相公,你则管打,打死了他,也不干我事。(正旦做醒科)(唱)

【快活三】昏惨惨云雾埋。疏刺刺的风雨筛。我一灵儿直到望乡台,猛听的招魂魄。

【朝天子】我这里便急待、急待要挣,这打拷实难捱。忽然将泪眼猛闪开,谁想道我这残生在。(孤云)张千,将他一双儿女推近前来,叫醒他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推孩儿科,云)你快叫。(孩儿云)奶奶,你苏醒着。(正旦唱)唤我的原来是痴小婴孩,(孤云)采起那厮头稍来者。(正旦唱)他把我揪头稍托下颏。(孤云)张千,打着那厮叫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打孩儿科,云)璘!你叫,你叫。(孩儿叫科,云)奶奶,奶奶。(做哭科)(正旦唱)是



谁人喳喳的叫奶奶，一齐的举哀？儿也，可不想便救我离了阴司界。

（孤云）兀那李千娇，你不招便待干罢。再打着者。（正旦云）大人可怜见！我是好人家女，好人家妇。我吃不过这打拷，我招了罢。相公，是我李千娇因奸杀丈夫来。（搽旦云）如何？你早招了也，不吃这般打拷。（孤云）既是招了，张千上了长枷，下在死囚牢里去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做上枷科，云）上了枷也。（搽旦云）好么，只说獐过鹿过，可不说麋过。每日则捏舌头说别人，今日可是你还不羞死了哩。毛、毛、毛。（正旦唱）

【耍孩儿】 罢、罢、罢，我这里声冤叫屈谁瞅睬？原来你小处官司利害。衙门从古向南开，怎禁那探爪儿官吏每贪财。这里又无那敢为敢做的尚书省，更有那无曲无私的御史台。我恰行出衙门外，那妮子舞旋旋摩拳擦掌，叫吡吡拽巷啰街。

（搽旦云）相公，这一双儿女，我领将家去罢。呸！不识羞的狗骨头。这个是你的儿，你的女，恼了我，搨你那贼弟子孩儿。（正旦云）这妮子说出来做出来。哎！儿也。则被你痛杀我也。（唱）

【二煞】 我可也堪恨这个泼短命，堪恨这个歹贱才，我恨不的一枷稍打碎那厮天灵盖。他将我那一双儿女拖将去，苦被那祇候公人把我拽过来。你后来要还我这脓血债！



倚仗着你那有官有势，忒欺负我无靠无挨。

（搽旦云）你这一双儿女，就抬举的成人长大，也是个不成器的。等到家我慢慢的结果他。（正旦唱）

【煞尾】那妮子又不知三年乳哺恩，那里晓怀耽十月胎。他将我这一双业种阴图害，可正是拾得孩儿落的摔。
（下）

（张千云）牢里收人。（搽旦云）相公，他大牢去了。我领着这两个小的回家中去也。（下）（孤云）张千，将那妇人下在牢中，到来日建起法场，拿出来杀坏了他者。（诗云）则为那李千娇私意传情，赵通判告到公庭。已问实别无冤枉，赴法场明正典刑。（同下）

第三折

（店小二卖稀粥上，诗云）我卖希粥真个稀，谁不与我做相知。由你连喝一百碗，吃了依然肚里饥。自家是个卖稀粥的，在这权家店支家口卖稀粥。但是南来北往，经商客旅，做买做卖，推车打担，赶不上城的，都在我这里买粥吃。土地老子保佑，则愿的买卖和合，百事大吉，利增百倍。今日清晨，熬下这一盆稀粥，看有甚么人来买吃？（关胜上，云）有粥么？（店小二云）老叔，有粥，有粥。（徐宁上，云）有稀粥么？（店小二云）老叔，有的是稀粥。（花荣上，云）有粥么？（店小二云）老叔，有粥，有粥。（关胜奠



粥科，云)青天可表，陆地方知。整粥落地，愿我那千娇姐姐早出罗网之灾。(徐宁云)一点粥落地，愿的俺千娇姐姐早脱罗网之灾。(店小二云)喏!报、报、报。(众云)怎的?(店小二云)大家耍子。(店小二做一手拿一碗，口里一碗，递科)(徐宁云)哥哥，怎生认的千娇姐姐来?(关胜云)你两个兄弟不知。前一月奉宋江哥哥的将令，下的山来，到权家店支家口，不幸染了一场病，不甫能将息的身子较好，要回梁山去。争奈手里没盘缠。你两个兄弟休笑，我偷了人家一只狗，煮的熟了。卖做盘缠。到的这权家店，只见一个男子汉一个妇人一坨儿坐着吃酒。我便道：官人、娘子，买些狗肉吃。那厮便道：他是娘子，我是伴当。我便道：那个伴当和娘子一坨儿坐着吃酒?那厮不由分说打将来，着我接住手，可叉则一拳打倒在地。我欲待走，被那王腊梅扯住，请的夫人来。两个兄弟不知，你说的是谁?原来是千娇姐姐。见我说了那项上事，他就与了我一只短金钗，认我做兄弟。我回到梁山上，禀知宋江哥哥。如今耳消耳息，打听的千娇姐姐有难。我在哥哥根前告了一个月假限，收拾一包袱金珠财宝，下山搭救他去。因此上认的千娇姐姐。不知您两个兄弟怎生认的他来?(徐宁云)哥哥，听您兄弟说，我怎生认的那千娇姐姐?前一月宋江哥哥差你下山，去了个月期程，不上山来。宋江哥哥道：徐宁，你怎生不接应您关胜去?以此又差某下山。某到的那权家店支家口，也得了一场冻天行的证候，在那店小二家安下。房宿饭钱都欠少了他的，他将我捻将出来。白日里在那街上讨饭吃，到晚来在那店家稍房里安下。哥也，你说那稍房可是谁家?(花荣云)是谁家?(徐宁云)就是那



千娇姐姐做下处的这家。您兄弟正歇息着，则听两个人道：赤、赤、赤。我说是梁山泊上的暗号，着人来接应我。我开了门，可是王腊梅、丁都管。他两个拿住我，说我是贼。叫将千娇姐姐来。那姐姐放了我去，又认我做兄弟，又与我一只金钗做盘缠。我问其故，他说恰才那个是丁都管、王腊梅，他两个有些不伶俐的勾当。姐夫是赵通判，姐姐是李千娇，一对儿女是金郎、玉姐。如今我打听千娇姐姐有难，您兄弟问哥哥告了半个月假限，背着些金珠财宝搭救他。因此上您兄弟认的那千娇姐姐来。（花荣云）哥，我的情节也差不多。当日宋江哥哥的将令，因为您两个违了期限，不上山来。又差我未接应哥。您兄弟下的山来，到那济州府城外酒店里，多饮了几杯酒。入的城来，被风刮起衣服，露见我这逼绰子。被那捕盗官军看见：兀的不是梁山上的好汉！赶的我至急，拚班的一枝苦墙柳树，被我跳过墙去。哥，您道你兄弟跳在那里？正跳在俺千娇姐姐花园里。我在那太湖石边躲着。天色晚了，不想姐姐出来烧香。头里两炷香都不打紧，第三炷香愿普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。哥，您兄弟逃灾躲难，听见姐姐说这等吉利之语。我就要上梁山告与宋江哥哥知道。争奈不知姐姐姓字。您兄弟在姐姐房门前鞋底鸣，脚步响。姐姐在房里听得。则道是他的通判相公来，开的房门，您兄弟蓦进门去。灯烛直下，见了您兄弟身材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教那姐姐可是怕也不怕？我便道：姐姐休惊莫怕，则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，弓手花荣。我正与姐姐所说向上事，被那丁都管和王腊梅搬调着通判，说姐姐房里有奸夫。您兄弟拿着逼绰子奔将出来，不想那逼绰子抹破了姐夫臂



膊。如今把姐姐拖到宫中，三推六问，屈打成招，早晚押上法场去。您兄弟在哥哥根前告了一个月假限。收拾了些金珠银宝，舍一腔热血，答救千娇姐姐。（关胜做拿刀科，怒云）我道千娇姐姐为谁来？原来是为你来。便好道：蒙人点水之恩，尚有仰泉之报。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（词云）不怕宋江将咱怪，今朝绝早离山寨。救得那千娇姐姐呵。和你欢欢喜喜无妨碍。若救不得呵，则我这大杆刀劈碎鸟男女天灵盖。（云）你两个兄弟慢来，我先去也。（店小二扯科，云）老叔，还稀粥钱去。（关胜云）改日来与你。（下）（徐宁云）兄弟，你听的关胜哥说么？他要大杆刀劈碎他天灵盖。兄弟徐宁也不是个善的，则我这点钢枪可搭棚透他那三思台。兄弟，你慢来，我先去也。（店小二云）老叔，稀粥钱。（徐宁云）有甚么稀粥钱？（下）（花荣云）两个哥为千娇姐姐打甚么不紧。（词云）关胜哥大杆刀劈桩天灵盖。徐宁哥点钢枪棚透三思台。休道银山铁瓮囚牢里，便是虎窟龙潭我也要救出来。（店小二做扯住，云）老叔，还我稀粥钱。（花荣云）我有紧要事去，你个弟子孩儿，百忙里讨甚么粥钱？（下）（店小二云）哎哟！你看我那造物。清早晨才开店，走将三个人来吃粥。他吃了粥，我问他讨粥钱，一个钱下曾与我，粥又吃了，连碗盏都打破了。难道我造物这等低？我如今也不卖粥了，只卖豆腐去来。（下）（刽子拿正旦、傣儿上）（刽子云）上了板搭，关了门户，打扫街道。看时辰到了，就好下手。（正旦云）好冤屈也呵！（唱）

【越调】【斗鹌鹑】 我可便项戴着沉枷，身缠着重



锁。锁押损我身躯，枷磨破我项窝。干着你六问三推，生将我千刀万剐。(刽子云)行动些，布下法场，时辰将次到也。(正旦唱)我只听的一下鼓，一下锣，撮枷稍的公吏搵搜，打道子的巡军每叶和。

【紫花儿序】 叫喳喳的大惊小怪，扑碌碌的后拥前推，恶狠狠的倒拽横拖。我实心儿怕死，我可也半步儿刚挪。知么，两下里一齐都簇合，可又早已时交过。坐马的将官道踏开，来看的将巷口搀夺。

(刽子做打科，云)璘!快行动些!(正旦唱)

【小桃红】 告哥哥休打谩评诉，权等待些儿个。负屈衔冤怎生过?不存活，这场烦恼天来大。那妮子把孩儿每厮才果，将女孩儿面皮搥破，你常是下的手狠伶俐。

(刽子云)你若不犯下罪，可也不遭这等刑宪。(王腊梅上，寻打傣儿科)(正旦唱)

【鬼三台】 往常我清闲坐，列鼎食重裯卧，今日在法场上结末。好事便多磨，我犯了个杀丈大的罪过。两下里看的直这般多，把个十字街挤的没一线儿阔。近了也闹市云阳，远的是兰堂也那画阁。

(关胜、徐宁、花荣冲上，劫法场科，云)梁山伯好汉全伙在此!(刽子做见、慌跑科)(王腊梅拖傣儿下)(花荣云)



那里走!(关胜背旦科)(正旦倒科)(花荣云)姐姐,苏醒者。
(徐宁云)千娇姐姐,苏醒者。(正旦唱)

【金蕉叶】我一灵儿悲风内喧喧聒聒,我一灵儿怨云里招招磨磨。(关胜云)姐姐,苏醒者。(正旦唱)是谁人唤姐姐不离了耳朵,(花荣云)千娇姐姐,苏醒者。(正旦唱)是谁人将我这小名儿口店题着唤我?

(花荣云)千娇姐姐,是您兄弟救你来。(正旦唱)

【调笑令】是谁将我来救活?原来是您三个呀!间别来兄弟每安乐波?你刀尖儿抹的他皮肤破,到官司百般摧挫。那妮子一尺水翻腾做一丈波,怎当他只留支刺信口开合。

【秃厮儿】如今这杀丈夫的这般结果,有奸夫的可怎生折磨?兄弟也,我吃了那无情棒可也图甚么?如今那做官的,那里是萧何,也波,真个。

【圣药王】我可也干不合,万不合,一时间做事忒多罗。没来由结识这个,认义那个。我正是识人多者是是非多,舌也罗,平地起风波。

(花荣云)姐姐,当初是您兄弟不是了也。(关胜云)兄弟,如今救了姐姐,可上梁山见我宋江哥哥去来。(正旦唱)



【收尾】 则被他送我一一场亡身祸，今日个将功劳折过。那一日卧房里撞着他，（带云）好兄弟也，（唱）今日个法场上救了我。（同下）

（赵通判引丁都管、王腊梅、傒儿上）（赵通判云）不好了！被梁山泊强盗劫了法场也。快走、快走。（搽旦云）不知怎么，这一会儿心惊肉战。这一双好小脚儿，再走也走不动了。丁都管，你来扶着我走。赤、赤、赤。（徐宁、花荣上）（花荣云）这不是丁都管、二夫人和赵通判一双儿女？都与我拿住，休少了一个。都解上山去，等宋江哥哥发落去来。（同下）

第四折

（关胜同正旦上）（关胜云）某关胜是也。我兄弟每直在法场上面，救得千娇姐姐，脱了今日这场灾难。卧番羊，窖下酒，做一个庆喜的筵席。姐姐，有请。（正旦云）谁想有今日也呵！（唱）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 俺只见飀西风这一面杏黄旗，小倭儻更狠如虎狼公吏。今日个宰肥羊斟糯酒，须不是长休饭永别杯。山寨崔嵬哎，煞强如那一坨惨田地。

（关胜云）将酒来。姐姐满饮一杯。（正旦云）我不吃这酒。（关胜云）姐姐，你为甚么不肯吃酒？（正旦云）不见我一双儿女，教我怎么吃的下？（唱）



【沉醉东风】只俺这一双小儿女如今那里？知他是死的还是活的？（关胜云）姐姐，今日这酒是庆喜的酒，专为姐姐置下的。（正旦唱）则俺这眼儿边一划的愁。心儿上着甚些喜？你道这酒呵是为咱而置。你便有玉液金波且莫题。其实下俺这喉咙不得。

（关胜云）姐姐休忧，俺着徐宁兄弟取你一双儿女去了，这早晚敢待来也。（徐宁引傣儿上，云）某徐宁引着这一双儿女。见姐姐去来。（做见科，云）姐姐，你欢喜咱。兀的不是你一双儿女也。（关胜云）姐姐你可喝一杯酒。（正旦云）我不吃这酒。（关胜云）姐姐为甚么又不吃酒？（正旦云）不见我的仇人，我不吃酒。（唱）

【乔牌儿】 这杯酒也非是俺故意的推，只为出不了的俺心头气。你若是拿的来那两个泼奴婢，我就甘心做醉死鬼。

（关胜云）姐姐你放心。有花荣兄弟拿住了丁都管、王腊梅并赵通判。这早晚敢待来也。（花荣拿丁都管、王腊梅同赵通判上）（花荣云）某花荣拿着这仇人，见姐姐去来。（做见科，云）姐姐，你欢喜咱。拿将你仇人来了也。（搽旦云）姐姐，我说你是个好入么。自从你下在牢里，我替你拜斗，直到如今。你饶了俺，我买饼好肉鲜，装了一卓素酒，请你吃。（赵通判云）夫人，这都是他去首状做下来的，须不干我事。（丁都管云）大奶奶一了是个好人。（正旦唱）



【雁儿落】我是粉鼻凹柳盗跖，偏爱吃人心肺。把这厮割的七事子，判了个十分罪。

【得胜令】呀！我则要乘兴两三杯，做一个家好筵席。休准备别茶饭，（关胜云）姐姐，你要甚么茶饭？（正旦唱）我则待烧一块人肉吃。（花荣云）姐姐看了俺弟兄的面皮，单饶了你姐夫一个罢。（正旦唱）您兄弟每今日待劝我回心意，自到官来当日，我便与他没面皮。

（花荣云）姐姐，您认了俺姐夫者。（正旦云）我至死也不认他。（花荣云）姐姐，你真个不认他，我将这两个小的，都丢在涧里去。（正旦唱）

【侧砖儿】只见他揎拳扞果袖，生情发意，将两个小业种领窝来提。我这里急慌忙那身起，大走到向他根底。

【竹枝歌】好说话将孩儿放了只，当不的他打瓮墩盆乔样势。我主意儿不认这负心贼，您三人直吓的，俺两个做夫妻。跷蹊，这关节儿到来的疾。

（花荣云）将小厮丢在涧里去。（正旦云）住、住、住。休摔杀孩儿，我认则便了也。（关胜）既姐姐认了姐夫，咱每见宋江哥去来。（同下）（宋江上，云）某宋江是也。（有关胜、徐宁、花荣三个兄弟，问某告了一个月假限，下山去搭救他的千娇姐姐回来了。今日忠义堂上，分付这一桩公事去来。（关胜同众上，云）喏！报哥哥得知，俺兄弟



每拿住丁都管、王腊梅也。(宋江云)众兄弟拿住丁都管、王腊梅，将他绑在花标树上，碎尸万段。您一行人听我下断者。(词云)您结义在患难之先，受苦楚有口难言。闹法场报恩答义，救千娇万古流传。将贼妇攒箭射死，丁都管梟首山前。赵通判并儿女发回乡土，四口儿宁家住夫妇团圆。(正旦、赵通判、傣儿拜谢科)(正旦唱)

【随尾】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，救了咱重生在世。若不是您好弟兄再三央，怎能勾我歹夫妻依旧美？

题目 屈受罪千娇赴法

正名 争报恩三虎下山



鲁智深喜赏黄花峪

第一折

(冲末扮宋江同吴学究引小倭儻上，云)自小为司吏，结识英雄辈。姓宋本名江。绰名顺天呼保义。某姓宋名江，字公明，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。因带酒杀了阎婆惜，官军捉拿甚紧，自首到官，脊杖了八十，迭配江州牢城营。因打梁山过，遇着哥哥晁盖，打开了枷锁，救某上梁山，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。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，众兄弟拜某为头领。我聚三十六大伙，七十二小伙，威镇于梁山。俺这梁山，寨名水浒，泊号梁山，纵横河阔一千条，四下方圆八百里。东连大海，西接咸阳，南通钜野金乡，北靠青济兖郛。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，数百只战艘艨艟；三十六座宴台，聚百万军粮马草。声传宇宙，五千铁骑敢争先；名播华夷，三十六员英雄将。俺这梁山，一年喜的是两个节令：清明三月三，重阳九月九。时遇重阳节令，放众兄弟每下山，去赏红叶黄花。三日之后，都要来全，若有违禁莫的将令的，必当斩首。小倭儻，你去传了我的将令。学究哥，俺无事，后山中饮酒去也。宋公明武艺堪夸，吴学统又无争差。众头领都离寨栅，下去赏红叶黄花。(下)(扮店小二上，云)曲律杆头悬草禾享，绿杨影里拨琵琶。高阳公子休空过，不比寻常卖酒家。小人是这草桥店卖酒的便是。今日清晨早间，挑起草禾享儿，烧的



旋锅热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刘庆甫同旦上，云)黄卷青灯一腐儒，九经三史腹中居。学而第一须当记，养子休教不读书。小生姓刘，名庆甫，济州人氏，嫡亲的两口儿家属，浑家李幼奴。小生学成满腹文章，未曾进取功名。争奈许了泰安神州烧香三年，今年是第三年也。烧香已回，到这草桥店上。大嫂，俺去那酒务儿里吃几杯酒，慢慢的行。兀那卖酒的，有酒末?(店小二云)官人请家里来，这个阁子干净。(庆甫云)打二百文长钱酒来。(店小二云)有、有、有，我筛的这热。官人，兀的酒。我再看些甚么好菜蔬来。(庆甫云)卖酒的，休放闲杂人过来，俺慢慢的饮几杯。(店小二云)官人，您则管饮酒，无甚闲杂的人来。(净扮蔡衙内引张千上，云)花花太岁为第一，浪子丧门世无对。阶下小民闻吾怕，则我是势力并行蔡衙内。自家蔡衙内的便是，表字蔡疙瘩。我是那权豪势要的人，嫌官小做不的，马瘦骑不的，打死人不偿命，长在兵马司里坐牢。我打死人如在房上揭一片瓦相似，不到半年，把瓦都揭净了。一声下雨，我可在露天地里住。时遇重阳九月九，张千架着小鹞子，郊外踏青赏玩去，可早来到也。兀的不是个小酒务儿。卖酒的，你有干净阁子儿?(店小二云)有、有、有，这阁子干净。大人请坐。(蔡净云)筛酒来我吃。(店小二云)不是热酒来了，大人请自在饮酒。(蔡净云)多时也。(吕钟。(庆甫云)大嫂，我央及你唱一个小曲儿。(旦云)我不会唱。(庆甫云)你好歹唱一个曲儿，我吃不的闷酒。(旦做递酒科，云)庆甫，你饮这一杯酒，我唱个曲儿你听。(唱)

【南驻云飞】 盏落归台，小觉的两朵桃花上脸来。



深谢君相待，多谢君相爱。哈，擎尊奉多才，量如沧海。满饮一杯，暂把愁怀解，正是乐意忘忧须放怀。

(庆甫云)好、好、好，我吃一钟。大嫂，你也吃一钟。
 (蔡净云)兀那卖酒的，隔壁是甚么人唱？(店小二云)官人，俺这里无唱的。(蔡净云)弟子孩儿，他那里吃酒唱哩。(店小二云)哦，是个秀才，引着他浑家，在此饮酒唱哩。(蔡净云)你道无唱的！你问那秀才，借他浑家来，与我递三杯酒，叫我三声义男儿，我便上马。哑不哑刺步就走。(店小二云)着谁去？(蔡净云)着你去。(打科)(店小二云)我去便了。(庆甫云)卖酒的。你夫有甚么话说？(店小二云)不干小人事。那蔡衙内听的你唱。问秀才借嫂子。兵他递三钟酒，叫三声义男儿。便上马哑不也(天甫打店小二科，云)他姑娘寄叫我三声义男儿未？(店小二云)不干我事也。(蔡净云)他寄借未？(店小二云)不肯。我吃他打了几下，他说你的姑娘，肯叫他三声义男儿未？(蔡净云)我有姑娘，肯受他的气？(做见科，云)你借与我递三钟酒。叫我三声义男儿，又不坏了你的，(庆甫云)他人妻，良人妇，没这等道理。(蔡净云)你不认的我，我是蔡疙瘩。你怎敢骂我？将绳子来。吊起他来。(旦云)似此怎了！大人饶过他者。(蔡净做打科。云)姐姐休管他，你放心。我直打死他。(庆甫云)天也，着谁人救我也！(正末扮杨雄上，云)某宋江手下第十七个头领病关索场雄是也。俺这梁山，一年两个节令，是清明三月三，重阳九月九。宋江哥放俺三日假限，是好秋景也呵。(唱)

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九月重阳，暮秋霜降，闲云住。
满目山光，对景堪游赏。

【混江龙】 猛然观望，见宾鸿摆列两三行。枯 茶减翠，衰柳添黄。我则红叶满目滴溜溜枝上舞，可这黄菊可都喷鼻香。端的是堪写在围屏上，看了这秋天景致，怎不教宋玉悲伤。

(云)那里这般响，我猜着了也。(唱)

【油葫芦】 是这涧水潺潺波浪响，我这里便听了半晌，元来是这水声山色趁秋光，则听啾啾唧唧聒耳山禽唱，唬的那呆呆邓邓的麋鹿赤留出律的撞。见人呵急张张屈屈的走，更那堪惊惊颤颤的慌。我这里手分开芦苇吸溜疏刺的挡，(云)惊起一件好物也，(唱)惊起那沙暖宿鸳鸯。

(云)报，报喏，金鞭指路，圣手遮拦。(唱)

【天下乐】 见一座摧塌了山神古庙堂，我这里思也波量，端的着谁上香？你看那拖拖沓沓乔供养。(云)贪看山神庙，误了我行路也。(唱)我这里登峻岭，蓦浅岗，见一道放牛羊小径荒。

(云)远远的一个小酒务儿，好是凄惨人也呵。(唱)

【醉中天】 我见一个小店儿凄凉象，野犬吠汪汪。



破芦席搭在旧水床，将一张无尾的题头放。醉仙几尊画在石灰壁上，草禾享滴溜溜斜挑在墙头上。

(云)行说着话。可早来到也。(做入店见科，云)小二哥，有干净阁子末?(店小二云)官人请坐。(正末云)打二百文长钱酒来，我不这般干吃你的。来、来，我与你些碎金银做本钱。(店小二做揣入怀里科，云)不要也罢。(正末云)这厮口道不要，可揣在怀里。将酒来。(店小二与酒科)(正末吃酒科，云)小二哥，时遇九月九节令，家家正好欢喜饮酒，那里这般啼哭?(店小二云)官人，那厢两口儿吃酒。这厢个官人，要那秀才的浑家，替他递三杯酒，因他不肯，将那秀才吊着打，因此上那秀才啼哭。(正末云)你不好劝他一劝。(店小二云)我劝他来，连我打的不着忙。他是个权豪势要的人，我不敢劝他。(正末云)我将这酒寄在这里，等我劝他去。(店小二云)哥，你休去。(正末做采店小二跌科，云)不干你事，我劝去。(做采蔡净科)(蔡净瞅店小二科)(正末做解刘庆甫科)(做扳蔡净三科了，云)喏，客官。(蔡净云)走到土地庙里来了，怎主喏喏?(正末云)官人，我是个过路的，这个人是你的伴当?那侵你使数的?你为何吊着他打?拐带了你多少银两?你若说的是呵，我与你行究。(蔡净云)一个好聪明人也。我说起这厮的罪过来，大似狗蚤。这厮和他浑家唱着吃酒，我着卖酒的与他说去，着他浑家替我递三杯酒，叫我三声义男儿，我便上马回去。这厮说着我姑娘与他递三杯酒，叫他三声义男儿，才着他浑家来。我若有姑娘呵，肯着他浑家递酒?你说可是我的是，可是他的是?(正末做指蔡净



科，云)恁的呵，是你的不是。(蔡净做怒科)谁道我的不是来?这厮无礼，怎生敢道我的不是?(正末唱)

【醉扶归】 你这厮无道理荒淫相，你怎生迤逗人家女红妆。他别人行路夫妻在旅店上，你是个大胆的行凶党。(云)兀那厮，我和你有小比喻。(蔡净云)喻将何比?(正末唱)假若是你媳妇者波我止将来挨、挨枪，(云)你若不见呵，万事都休，你若见了呵。(唱)你恨不的一跳三千丈。

(蔡净做跌科，云)哎哟，哎哟。正跌着我这哈口散儿骨头。我敢打你也。(正末云)你这厮打来。(蔡将做打正末科)(正末做打净倒科)(唱)

【金盏儿】 我从来性儿刚，我可也不索商量。那里去则我这拳着处扑的尘埃中躺，打这厮鼻凹眼曠抹着处伤。我见他碜可可唇齿绽，血模糊打塌鼻梁。怎禁我搜搜的拳去打，(蔡净云)不中，我与了你，走、走、走。(下)(正末云)这厮走了也。(唱)急走里摸摸的脚尖仰。

(做解刘庆甫科)(庆甫云)恰才多亏了哥，救了小生性命。(正末云)兀那秀才，你那里人氏?姓甚名谁?你慢慢的说一遍者。(庆甫云)小生济州人氏，姓刘，双名庆甫，浑家李幼奴。因泰安神州烧香已回，来到这草桥店上饮酒。撞见这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，强要我浑家把盏儿。我不肯，他吊起小生来。若不是哥来呵，那得我性命来。敢问哥姓甚名谁?(正末云)我不是歹人。(庆甫云)谁敢说哥是歹



人?(三科了)(正末云)则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七个头领病关索杨雄的便是。哥,俺不是歹人。(庆甫云)你是贼的阿公哩。小生则怕到前面又撞见他,怎了?(正末云)兀那秀才,你到前面,无事便罢,若有事呵,你上梁山来告俺哥,我与你做主。(庆甫云)谢了哥哥,小生到梁山上告谁?(正末云)

【尾声】你告俺哥哥宋公明,(庆甫云)他是哥哥的谁?(正末唱)他是我亲兄长,(庆甫云)哥哥姓甚名谁?(正末唱)则我是病关索一身姓杨。(庆甫云)你生牢记者。(正末唱)着我心中自暗想,(庆甫云)若不是哥哥呵,那的那性命来。(正末唱)俺端的志气昂昂,(庆甫云)多谢了哥哥。(正末唱)我从来本高强。不是我说短论长,他若欺负你来梁山告俺宋江。(庆甫云)则怕又撞见他怎了也?(正末唱)那厮更十分不良,将平人屈漾,(庆甫云)则怕宋江哥哥不肯与我作主末?(正末云)投到你去呵。(唱)我与你待先说话衷肠。

(庆甫云)大嫂,俺休往大路上去,咱往小路上去,则怕撞见蔡衙内,怎了?(旦云)你也说的是。则怕撞见那贼汉,强夺的我去了,不能与你相见。我这里有个枣木梳儿,与你做信物,久以后见了这梳儿,便和见我一般。(庆甫云)我收了这梳儿,久以后见了这梳儿,便是信物。俺休离了。大嫂,俺走、走、走。(下)(店小二云)走将这几个人来,酒也卖不成,整嚷了这一日。收了铺儿,往钟鼓司学行金斗去来。(下)(刘庆甫同旦做慌上,云)走、走、



走。(蔡做冲上,拦住科)好也,那里去?打的我好也。我将他浑家驼在马上,我拐他去十八层水南寨里去也。走、走、走。(下)(庆甫云)天也,谁想正撞着蔡衙内,将我浑家夺在马上去了。我别处告,近不的他,直往梁山上告宋江哥哥走一遭去。大嫂,则被你疼杀我也。(下)

第二折

(宋江同吴学究引小倭傠上,云)绿树重重映碧天,远溪一派水流寒。观看此景真堪羨,独占人间第一山。某乃宋江是也。三日前放众兄弟每下山去赏红叶黄花去了,今日是第三日也。小倭傠,聚将鼓响,众头领来时,报复我知道。(小倭傠云)得令。(关胜同李俊、燕青、花荣、雷横、卢俊义、武松、王矮虎、呼延灼、张顺、徐宁上,云)梁山泊出名显姓,杀官军无人敢近。三十六结拜为兄,祖辈传大刀关胜。某大刀关胜是也。俺众头领下山,赏红叶黄花,今日是第三日,俺上山见哥哥去来。可早来到也,小倭傠报复去,道俺众头领来了也。(小倭傠云)喏!报的得知,有众头领来了也。(宋江云)都着过来。(小倭傠云)着过来。(众做见科)(关胜云)宋江哥喏,学究哥喏,俺众头领都来了也。(宋江云)您都来了。小倭傠,门首觑着,看有甚么人来?(刘庆甫上,云)小生刘庆甫是也。被蔡衙内将我浑家夺将去了,上梁山告宋江太保去,可早来到也。休放冷箭。(小倭傠云)你是那里来的?(庆甫云)小生是个秀才,敬来告状。(小倭傠云)喏!山下有个秀才来告状。(宋江云)着他过来。(小倭傠云)下了吊桥。兀那秀才,着



你过去。(见科)(宋江云)秀才，你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你有甚么负屈的事？你说一遍。(庆甫云)太保，小生济州人氏，姓刘，双名庆甫，浑家李幼奴。因往泰安神州烧香以回，来到草桥店饮酒，遇着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，将我浑家强夺的十八层水南寨去了。小生一径的上山来告太保。说兀的做甚。柔软莫过溪涧水，不平地上也高声。怀揣万古千秋镜，照察衙冤负屈人。(宋江云)兀那秀才，你且一壁有者。学究哥，此事也不可点差，着小倭倭问三声，谁敢去十八层水南寨打探事情去。(小倭倭云)兀那三十六人，那个好男子汉，敢去十八层水南寨打探事情去。(三科了)(正末上，云)有、有、有，我敢去。(唱)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俺哥哥传将令三四番，可怎生无一个承头的？这一个燕青将面劈，那一个杨志头低。那里也大胆姜维，问着呵一个个缄口无人言对，你可便怕相持对垒。(云)似恁的呵。(唱)你可便枉住在梁山，兀的不辱没杀俺哥哥保义。

【梁州】听的道揲水寨多凶少吉，呀，来、来、来，不是这李山儿囊里盛锥。(云)可早来到也，小倭倭报伏去，道有山儿李来了也。(小倭锣云)理会的。报、报喏，有山儿李逵来了也。(宋江云)学究哥，山儿李逵来了也。此人性如烈火，直似弓弦，等他来时，左使机关，看他说甚么。小倭倭着他过来。(小倭倭云)着你过去。(正末做见宋江科，云)宋江哥，学究哥，喏，众兄弟每喏。(宋江云)兄弟也，咱弟兄每都不义了也。(正末云)哥，怎生不义了



也?(宋江云)我唤着你,怎生来迟?(正末唱)咱虽然不结义在桃园内,(云)俺哥哥做学几个古人?(宋江云)你做学那几个人?(正末唱)俺仿学那关、张和刘备。(宋江云)你可似谁?(正末唱)您兄弟一似个张飞。(宋江云)有衣呵呢?(正末唱)有衣呵同穿着,(宋江云)有饭呵呢?(正末唱)有饭呵同吃,(宋江云)有马呵呢?(正末唱)有马呵不刺刺大家同骑。(宋江云)兄弟也,我使唤你,可肯去末?(正末唱)哥哥你使唤着我怎敢不依随?(宋江云)你可敢往那里去?(正末唱)者末去那西天西大象口敲牙,者末待入南山寨子路,我与你活拔下虎尾。(宋江云)更有呢?(正末唱)可者末待遇敌军独自个相持,(宋江云)兄弟,则要你道的应的者。(正末唱)我道得、应得,(宋江云)你会甚么武艺?(正末唱)十八般武艺咱都会。(宋江云)少卖弄精细。(正末唱)不是我卖弄精细,(宋江云)再有甚么本事?(正末唱)舞剑轮枪并骗马,则消的我步走如飞。

(宋江云)兄弟也,山下有一个人,好生英雄,你可敢近他末?(正末云)哥也,他比这两个古人若何?(宋江云)可是那两个古人?(正末唱)

【哭皇天】莫不是再生下张车骑?(宋江云)张车骑是张飞,这个人义利害似他。(正末唱)莫不是重生下胡敬德?(宋江云)尉迟敬德也不如他。(正末云)哥也,张飞比他如何?(宋江云)张飞不如他。(正末云)敬德比他如何?(宋江云)也不如他。(正末云)哥,您兄弟比他如何?(宋江云)你也不如他。(正末唱)阿,恼的我磕叉叉斧砍人,(宋



江云)俺这里敲牛宰马，做个庆喜的筵席。(正末唱)你则待稳拍做筵席。(宋江云)山儿，你怎生强嘴也那?(正末唱)不是李山儿便强嘴，(云)哥也，您兄弟有功劳来也。(宋江云)你有甚么功劳?(正末唱)小可如我郢州东平府带着枷披着锁，我跳三层家那死囚牢，比那时节更省我些气力。(宋江云)你三日不杀人呵呢?(正末云)我三日不杀人呵。(唱)我浑身上下拘系，(宋江云)三日不放火呢?(正末云)我三日不放火呵。(唱)倚着那石墙下呵盹睡。

(宋江云)我哄他者。山儿，我着你杀人。(正末唱)

【乌夜啼】算也，听的道杀人放火偏精细，(宋江云)怎生杀人放火?你说一遍者。(正末唱)显出我些英勇神威。轻轻的展放猿猱臂，若是那无知，恰便似小鬼儿见钟馗。若恼犯放火杀人贼，那去，我可便各支支拗的腰截碎。(宋江云)说你强，夸他会。(正末唱)说我强，夸他会，男儿志气，显尽我雄威。

(宋江云)小倭倭，唤将那秀才来，与他相见者。(刘庆甫上)(做见正末科，云)哥哥，他是人也是鬼也?(宋江云)兀那秀才，你不要怕，他是十三太保山儿李逵。你将那上项事，对山儿说，他便与你做主。(庆甫云)哥，我济州人氏，姓刘，双名庆甫，浑家李幼奴。来到草桥店上饮酒，被个权豪势要的蔡衙内，将我浑家夺的十八层水南寨里去了。哥哥，与小生做主者。(正末云)兀那秀才，你有甚么信物?(庆甫云)有这张枣木梳儿是信物。我那浑家若



见了呵，他便认的也。(正末云)你放心，我知道也。(庆甫云)谢了太保。(宋江云)山儿，我问你，这一件事，你若到于山下，你怎生打那厮拿那厮?你说一遍，我试听者。(正末云)哥也，您兄弟怎生拿他?怎生打他?我敷演一遍，哥哥试听者。(宋江云)你试说，我试听者。(正末唱)

【牧羊关】则我这拳着处滴溜扑着那厮身占土，(宋江云)那厮挣起来呵呢?(正末唱)急起来着那厮嘴搵地。(宋江云)那厮若走了呵呢?(正末云)那厮欲待走，走那去?(唱)我这里破步撩衣，指东画西，说南也道北。此一只脚将那厮跳，两只手将那厮腿艇提。我腕头齐着力，那去，我叫便搥无徒在这两下里。

(宋江云)兄弟，你去不的。(正末云)哥，您兄弟怎生去不的?(宋江云)看你那茜红巾、红纳袄、干红搭膊、服绷护膝、八答鞋，你便似那烟薰的子路，墨洒的金刚，休道是白日里，夜晚间扑着你，也不是恰好的人。你可怎生打扮了去?(正末云)哥也，休道是白日里，晚夕揣模着你兄弟也不是个恰好的人。我更改了这衣服，打扮了货郎儿去。(宋江云)可那里得这衣服鼓儿来?(正末云)有，有，山寨在那官道傍边，躲在一壁等着，那做买卖的货郎儿过来。兀那货郎儿，借与我鼓儿使一使。说个借时呵，万事罢论，若说个不借，一只手揪住那厮衣领，一只手掐住脚碗，滴溜扑摔个一字交，阔脚跚住那厮胸脯，举我这夹钢板斧来，觑着那厮嘴缝鼻凹里磕叉，我恰待要砍，哥也，休道是鼓儿，他连担儿也与了您兄弟。(宋江云)兄弟也，



你好问他要。你下山去，则要你忍事饶人。（正末云）哥也，假似别人骂您兄弟呵呢？（宋江云）忍了。（正末云）打您兄弟呵呢？（宋江云）忍了。（正末云）哥也，他则管里打呵呢？（宋江云）那个则管里打，你少还他些儿。（正末云）哥也，我还他这些儿。（宋江云）忒少。（正末云）我还他这些儿。（宋江云）也少。（正末云）哥也，我还到这里，怕做甚么。（宋江云）呵，打杀人也，则要你轻着些。兄弟也，你到的水南寨，见了那妇人，怎生说话？你试说一遍我听者。（正末云）哥也，不嫌絮繁，听我说一遍者。（唱）

【絮蛤蟆】我打扮做个货郎儿，担着些零碎去寻那个艳质，他来买我些东西。（宋江云）可是甚么物件那？（正末唱）也有挑线领戏，也有钗环头篦。他若问我是谁，我索将他支对。那厮将我骂毁，我不邓邓火起。我见揪住头梢，挽住衣袖，滴溜扑摔下那厮阶基。拳捶心窝里，使靴尖踢，打这厮无道理，无见识，羊披着虎皮，打这厮狐假虎威。

（宋江云）兄弟，你休避驱驰，则今日便索长行也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你放心也。（唱）

【尾声】我与你沿村转疃亲寻觅，四大神州捉逆贼。我若还撞着你，揪住头梢，才咎住领戏，我将那厮滴溜扑摔下那厮阶基。我将那厮死羊儿般，到拖将来俺这个山寨里。（下）



(宋江云)山儿去了也，我便差鲁智深接应将去。学究哥，无甚事，后山中饮酒去来。众小校听咱分付，今日个该您题捕。伏路处俏语底言，不许您结笑喧呼。人人要擐甲披袍，个个要开弓蹬弩。若违了某的将令，斩首级决无轻恕。(众下)

第三折

(净扮蔡衙内同旦上，云)自从拐的这妇女人，来到这水南寨里，谁来的到这里？今日我吃酒去也。浑家，你则在家里，你可休出门去，我便来也。我把这地下筛下灰，不许你行动。拿筛过来，着上些灰，我筛下灰者。(做筛科)(做看科，云)嗨！不曾出门，可早跚下脚印。(外做打科，云)得也么，就来。(蔡净云)呸！是我跚的。(又做筛科，云)你便走动，我便知道。灰也筛了，我与你一个马子，投到我来家，要这一马子湿湿。你可不要把来汤茶搀在里头。我着个干净盏儿舀出来尝，我若尝出来，把你那两条腿还打做两条腿。(下)(旦云)闷似三江水，涓涓不断流。有如秋夜雨，一点一声愁。自家李幼奴的便是。自从被这贼汉，将我拐到这水南寨里来，不知我那丈夫刘庆甫，在于何处，音信皆无，我心中好是烦恼！那贼汉出去了也，我在这闲坐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正末上，云)自家黑旋风是也。奉着俺宋江哥哥将令，去水南寨里打探事情，寻到刘庆甫浑家唤做李幼奴。须索走一遭走。(唱)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 绕村坊，寻门户，一径的打探



个实虚。恰便似竹林寺有影无寻处，我问那蔡衙内在何方住？

【滚绣球】 希壤忽浓泥义滑，失流疏刺水渲的渠，赤留出律惊起些野鸭鸥鹭，我这里急煎煎整顿了衣服。急周各支荡散了枪竿篓，急彪各邦踏折了剑菖蒲，见一道小路儿荒疏。

【倘秀才】 我则见水围着人家一簇，中间里叠成一道旱路，则听，则听的狗儿咬各邦捣碓处。我这里担着零碎，践程途，我与你觅去。

(云)买来，买来，卖的是调搽宫粉，麝香胭脂，柏油灯草，破铁也换。(旦上，云)惭愧也！今日可怎生有个货郎儿在于门首？我开开门，我试看。(旦做见正末科，云)是个货郎儿，哥哥万福。(正末云)不敢，不敢也。(唱)

【倘秀才】 我这里见姐姐忙道好处，(云)好人家，好家法，恶人家，恶举动，他也不慌不忙。(唱)他那里掩着袂，货郎儿万福。他那里荒唤个万福，我这里问姐姐商量你可也买甚么物。(旦云)你卖的是那几件儿物件？你数与我听。(正末唱)我这里一一说，从头初，听货郎儿细数。

(旦云)你试数，我试听者。(正末唱)

【滚绣球】 铜钗儿是鹦鹉，(旦云)再有甚么？(正末



唱)鑷鬃儿是金镀，(旦云)可再有呢？(正末唱)缕带儿是串香新做，(旦云)再有甚么希奇的物件？(正末唱)有这个锦裙襴法墨玢梳。更有这绣领戏绒线铺，翠绒花是金缕，符牌儿剪成人物，这个锦鹤袖砌的双鱼。更有那良工打就的纯刚剪，(旦云)可再有甚么物件？(正末唱)有、有，更有那巧匠做成枣木梳，除此外别无。

(旦云)将来我试看者。(做接梳哭科。云)便好道：见鞍思骏马，视物想情人。这梳儿是我与刘庆甫的，可怎生到这货郎手里来？我试问他者。哥哥，恰才从那里来？你路上可撞见甚么人来？这梳儿是甚么人与你来？哥哥，你试说者。(正末云)我见来，我见来。我在那官道傍绕坡子，一壁见一个秀才，捶胸跌脚，啼天哭地。他问道：兀那货郎儿，你往那里做买卖去？我便道去水南寨做买卖去，他便道你替我寄个信。我便道你写，他写不得，与了这个木梳儿，权当一个信物，教我寻他那浑家。我那里寻的是？(旦云)哥哥，那人氏姓甚名谁？他浑家可姓甚么？动劳哥哥说一遍者。(正末唱)

【倘秀才】那秀才济州人氏，姓刘，名甚么庆甫？(旦云)他媳妇是谁？(正末唱)他媳妇姓李，(旦云)哥哥，是李甚么？(正末云)我把来忘了，我试想者。(唱)小名唤做甚么幼奴？(旦云)他正是我的丈夫。(正末云)你好爱便宜，赶着货郎叫丈夫。(旦云)那秀才是我的丈夫。(正末唱)兀那秀才原来是你的丈夫，(旦云)阿，好烦恼人也呵！(正末唱)你可道莫烦恼莫啼哭，我与你做主。



(旦云)是真个好惭愧也！谢了哥哥。(正末云)姐姐，那贼汉那里去了？(旦云)那贼汉不知那里吃酒去了。(正末云)姐姐，你收拾下，那贼汉这早晚敢待来也。(蔡衙内冲上，云)弟兄每少罪也。五瓶酒酸了三瓶，漉了两瓶，吃了些酒脚儿，醉了也。(做见正末云)这厮是甚么人？在俺家门口？村弟子孩儿，精驴禽兽。(正末唱)

【叨叨令】他走将来无高低骂到我三十句，(蔡净云)我打这厮。(做打正末科)(正末唱)哎哟，哎哟。他飏飏飒飒的这棍棒如风雨。(蔡净云)这个是甚么拗折了？(正末唱)急周各支拗折我些红匙箸，(蔡净云)这鼓子要他怎么，跚破了。(正末唱)坏了买卖也，他则一脚踢破我蛇皮鼓。(云)俺哥哥说来着，我忍事饶人。(唱)哎，我其实可便忍不的也波哥，忍不的也波哥，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。

(云)兀那厮，你敢打末？(蔡净云)我敢打你这厮。(正末做打净科)(唱)

【鲍老儿】打这厮好模样歹做处，你是个强夺人家女娇娥，一只手便把领窝捽，粗指头掐双目。是个越岭拔山啸风虎，岂怕你个趁霜兔。打这厮将无做有，说长道短，胆大心粗。

(净云)打的我好辣也！我近不的他，走、走、走。
(下)(正末云)这厮走了也，姐姐，你随我去来。(唱)



【尾声】我今日寻着你个李幼奴，分付与你刘庆甫。你两口儿欢喜重圆聚，我直要拿住无徒报了您那苦。（同旦下）

第四折

（净扮小和尚上，云）老老禅僧不下阶，蛾眉八字似刀裁。有人问我年多少，两个耳朵一个歪。贫僧是这云岩寺里一个小和尚，这寺是蔡衙内家佛堂，我今日打扫的僧房干净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蔡净走上，云）白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自家蔡衙内的便是。我这两日有些眼跳，着这梁山泊伙人搅的我不自在。十八层水南寨里住不了，我如今往云岩寺里躲避他去。这寺是俺家佛堂，谁敢来打搅。说话中间，可早来到也。小和尚那里？兀那小和尚，有干净僧房末？你打扫一间，我要住哩。（和尚云）大人，有。则这头一间僧房干净也，不必打扫，大人就在这里面安下。（蔡净云）兀那小和尚，打扫我的僧房干净，我如今吃酒去也。我就来也。我若回来，你与我买下些好酒儿好羊头，退的干净，煮的烂着，鸭蛋买下些，我来便要吃酒。若无呵，我去你秃头上直打五十个栗爆。我去了便来也。（下）（和尚云）理会的。老子也，好性儿分付不许多，早是我认下些卖肉的主顾。徒弟连忙打扫，铺下床，安上帐子，摆上桌凳，安排下酒肉。没奈何，俺正是：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煮肥羊肉，我也要口困他些骨头哩。衙内去了也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正末扮鲁智深上，云）众兄弟每，得罪，得罪，改日还席。（唱）



【黄钟】【醉花阴】 酒不醒贫僧怕见走，云岩寺权为宿头。且时住，暂停留，混践您些儿改日为友。常言道措大谒儒流，自古道客僧投寺宿。

(云)天色昏晚了也，寻一个宵宿去处。来到这云岩寺门首，我试唤门者：小和尚开门来。(和尚做应科，云)来也，来也。我开开这门，(做见科)(正末云)问讯，天色已晚，特来借一个宵宿，(和尚云)师父，则有头一间房干净，可有蔡大人在里宵宿，吃酒去了，你快休惹他，他利害。他便来也，则怕不中。(正末云)不访事，我不连累你，自歇息去，(和尚云)嗨，可怎了！你仔细着，快休惹他。天色晚了，我跳墙去来。(下)(蔡净醉科，上，云)好酒也，好酒也，云岩寺里歇息去。和尚每睡了也，这的是我的僧房，推开门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灯也无有。(做摸着正末头科，云)这和和尚无礼也。我分付着，把羊头退的干净，上面是毛尾。(正末做打蔡净科)(蔡净又摸科)(正末又打科)(三科了)(蔡净云)这手脚应了。我点起灯来，我看一看。(做点灯看科，云)阿狗头上红，面上黑，带着红，一个黑红和尚。蔡衙内哎！(正末做争科，云)是我的僧房。(蔡净做叉正末科，云)这个和尚，钉子定住了，你敢争我的僧房？(正末云)且休说你的僧房，就是你的僧房，咱两个赌厮打，打的过便要僧房。(蔡净云)我这一对拳剪鞭哩，你着我单火轮。(正末云)你打多少好汉？(蔡净云)我打五十条好汉。(做轮臂膊科，云)右火轮也打五十条好汉。看双火轮。(做双火轮科)(正末云)则不如单火轮倒好，打将来。(蔡净做打正末科)(正末唱)



【喜迁莺】这一个无徒禽兽，(蔡净云)扯了衣服。(正末唱)将偏衫袖乱扯胡揪。(蔡净云)我搵搜也不是善的。(正末唱)卖弄你搵搜，气冲牛斗，烦恼似长江不断流，打这厮出尽丑。(蔡净云)老子也，怎末撞见他？(正末唱)不索你憔悴个敞个敞，不索你闷闷愁愁。

(蔡净云)我是玲珑剔透的人，倒怕你？(正末唱)

【出队子】卖弄你玲珑剔透，美也，撞见爱厮打的都领袖。(云)我打三颗头。(蔡净云)我还你六条臂那三颗头。(正末唱)打你个软的欺硬的怕镰枪头，你是个无道理无仁义酒魔头。打你个强夺人家良人妇，你是个吃剑头。

(蔡净云)这厮利害，一对拳剪鞭相似。我可怎末了。(正末唱)

【刮地风】你性命当风秉蜡烛，俺似水上浮沤。病羊儿落在屠家手，咱两个怎肯平休？这厮更胡寻歹斗，故来承头。(蔡净云)打杀我也！寺里和尚，都来救我。(正末唱)怕有那寺院中埋伏着，您都来答救。我着这莽拳头，向这厮嘴缝上丢。泼水难收，则一拳打你个翻筋斗，来叫爹爹的呵休。

(蔡净云)我着这莽拳头，往这厮嘴上丢。泼水难收，则一拳打你个翻筋斗，来叫爹爹有甚么羞。哎哟，这秃弟子孩儿，打杀我也。我拐了他浑家，谁和你说来？(正末



唱)

【四门子】黑旋风与我先说透，(蔡净云)干你甚么事？(正末唱)你是个强夺人家女艳羞。不索你忧，不索你愁，泼贱货性命不过九。不索忧，不索愁，打这厮将没作有。

【古水仙子】那那女艳羞，你拆散了他鸾交和凤友。待飞来难飞，待走来怎走？身躯似不缆舟，炎腾腾水上浇油。一只手便把衣领揪，一只手捂住衣和袖，滴溜扑摔翻一个肉春牛。

(众头领上，做拿住蔡净科)(正末云)拿住了蔡衙内也，拿着见宋江哥哥去来。(唱)

【尾声】叵奈无徒歹禽兽，摘心肝扭下这驴头，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。

(宋江冲上，云)拿住蔡衙内也，与我拿出去，杀坏了者。您一行人听我下断：则为你蔡衙内倚势挟权，李幼奴守志心坚。强夺了良人妇女，坏风俗不怕青天。虽落草替天行道，明罪犯斩首街前。黑旋风拔刀相助，刘庆甫夫妇团圆。

题目 李山儿打探水南寨

正名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

